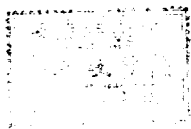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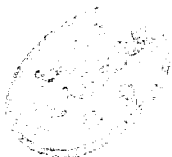


河南先生文集





河南先生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春岑閣鈔本

尹師魯河南集序

高平范仲淹

子觀克異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弱造變代無窮乎惟柳木揚木去鄧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德以降寔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奄之冕俊幸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剗辭鍊意有希髮鬚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過於用登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流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遂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流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中振學科從事于西都將洛守王文正所公登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寔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略判官屢史遷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潯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于時佐謀者不以情復貶漢東

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子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昇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荅子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雅主歐陽永叔連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養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是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復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机而卒故人諸生來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夫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雅主為之表表此不備載也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河南先生文集總目

卷一

皇雅

律詩

卷二

雜擬

卷三

雜文

卷四

記

卷五

序

卷六

書啟

卷七

書啟

卷八

書啟

卷九

書啟

卷十

書啟

卷十一

書啟

卷十二

行狀碑

卷十三

表碣述誌銘

卷十四

誌銘

卷十五

誌銘

卷十六

誌銘

卷十七

誌銘祭文

卷十八

表疏

卷十九

劄子

卷二十

奏狀

卷二十一

奏狀

卷二十二

奏狀

卷二十三

奏議

卷二十四

申狀

卷二十五

申狀

卷二十六

五代春秋

卷二十七

五代春秋

卷二十八

附錄

河南先生文集總目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皇雅十篇

天監 西師 耆武 憲古

大南 帝籍 庶工 帝制

皇治 太平

律詩七首

贈三鄉浮園智惠一首

和人過韓柱國廟一首

過興平突歇諫議袁呈經略副使韓密學一

首

舟次壽州寄涿州江少卿一首

和河東都轉運施待制二首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一首

皇雅十首

天監受命也自梁至于周兵難不息 宋受命統

一萬方焉

天監下民亂靡有定甚武且仁莊威莫聖仁實據

德武以執競匪虔匪劉拯我大命自昔外禪月經

日警今以挾制政以陰傾 帝初治兵志勦于征

奮受神靈匪謀而成淮潞弗度辛汗叛速戎格戎

展皇威有赫彼寇註民吾勇其百珍厥梁魁貨其

反制 帝朝法宮左右宗公仗大碑士以權以容

爾眉角空爾工爾農既息既養惟天子功

天監四章章八句

西師征蜀也

主用西師岷梁弗賓匪曰負困實交晉人子訓于

誓合我將臣正厥有罪無庸傷民矯矯虎士兼摧

其壁于壘五侯亦果其策迎師而降秦抗鋒鎬並

獨身謀完是宗國蜀都既平將臣失律此來驛騎

彼氏危懷富塗呼歎合萬為一匪懷則威 帝心

是恤 帝曰將臣于美乃庸廢命害民爾弗有終

邦典用鼓惟罪惟功廢極而削禍于厥中 帝曰

玉侯受封于楚未旂璋戈備物異數俾霄族烟及

乃文武服在王庭靡不有序蜀民呼歌天子威靈

保我者封暴我者刑匪功是和匪弱是陵天子惠

民疇敢不承

西師六章章八句

耆武受俘也命將伐南海平金陵俘二王以獻

耆武定功時惟二方淮服其義海南遂荒執壽而

韜執暴而獨自底不諂乃終滅亡 帝戎二俘同

即爾誅于惟民無辜休息是圖特其輯矣幸威獨
大 帝嗟汙邦久運于兵威暴下以征或數虐以
刑于命中央協于國經民服德音室家以享

晉武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憲古令守正也刑其附庸以強帝室焉

帝懷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守臣惟有惟翰在昔難
難弗患訓典跨都連城高牙以建有土有民肆乃
征繕以息以容終焉叛換凡令帥臣扭成聞見匪
革亂原易清多難 帝告庶邦式是典義元侯顯
父戒臣宗支正乃封圻予一人是毗凡曰附城同
爾仰之萬兵爭賦集爾得私母高而國作禍作威
天子有命嗜欲不祇子孫承承唯萬世規

憲古二章章十六句

大商王師討晉罪也

冀州之疆考惟大商俗怯而專地扼而固偏比幽
都蕩搖邊圉三垂既克克氣弗沮 帝御六師百
萬號虎勞其附庸于城下鋒錫始交排衝如舞
臺爾羣王請附降虜我士奮揚顯允晉武 皇帝
曰吁念彼黎庶匪棘匪杞復為王士晉却既平九
區以寧陳功太廟告假威靈在晉武王于南觀兵

推我 藝祖亦勅于征匪貸晉罪俟厥貢益聖作
空推蕤藜相承皇矣 二右功業與京

大商二章一章二十二句一章十四句

帝籍修故典也躬耕以勸農焉

帝籍于郊典禮具陳稽農以訓供祀以勤祀在于
誠匪勅于人訓農以實匪訓以文 帝謹二物乃
躬乃親公侯卿士暨厥庶民千旬有制飭哉惟實
帝齊高年式安且喜種種黃髮族丘而讓我生歟
難暴亂以獲年租金鼓日押戎虜皇其我圖親講
農事有子有孫力田本悌鼓舞至仁蒸焉如醉

帝籍二章章十四句

庶工任賢也

帝咨庶工嗜其輔于俊又以登厥勞乃圖匪忘焉
勳非賢勿俞蕤蕤衰台盛德以居任賢伊何昌言
是庸勉告爾歆罔恤迺躬蓋無 辭拂于予衷于
不爾死爾無而從始特從官 容揚揚今 帝左
右備冠埋埋朝廷以尊文物典章得入之盛矣世
重光

庶工三章章八句

帝制北方諸盟也

帝制萬邦同有弗賓變夷戎狄弱而勿臣威格三方稽顙獻珍單于奉心願交使人 帝謀公卿列侯庶拔威曰彼心暴戾陰狡既擾我疆復利吾寶無若屬共襲其運道 皇曰有衆于賁念茲戰無必勝切其歸師借曰大獲嗜能盡之盜俾除醜毒吾朔陞乃衆其盟北州以經在漢世宗抗威北戎晏農寧尚控用弗充中士震發漢南始空降及後世猶稱厥功切得 聖孝德無與偕匪勤于兵北人遂來遠是三紀遺俗以懷生民休息嗚呼仁哉 帝制五章四章八句一章十句

皇治恤刑也 帝仁于用刑在位者以寬恤為治焉

皇庶其治欽哉惟刑在疑而宥國察為明愛怒弗肆執為重輕毋一弗辜惟典之平前世理官倚法以刻匪彼為仇益曰任職命之嚴獄務正其弊鑒于前人繫我仁德皇德在仁寔而成風公侯卿士靡非幸徒奔卯萌生成保厥終不鄙不天樂哉

皇治三章章八句
太平封祀告成功也

意太平無象今世烏得而知維盛德可達今其封祀之儀東宮宗今而汾醴禮上帝今賁地祇 皇有征今吾民以嬉 皇有新今吾民是私天數佑兮俾 皇之釐永世德寧今無疆之基

太平一章章八句

律詩

贈三鄉浮園智德一首

伊昔相逢日于今二十年師隨安樂住我豈利名牽自笑真徒爾何如養浩然而門女几路未得賦歸田
和人過韓拉國廟一首

隋氏一字內三將皆勇大質公治以累擢素此有珠寶說韓拉國身與功名俱廟食垂後世祀典誠有諸荒忽臨終言遂此惡者惡

過興平哭狀傳諫議喪呈程略韓密學

去年使旂而征日一見稱君胆氣豪始信推心待周士能令視死如鴻毛從來拔筆輕文吏自此操尸賁爾曹槐里今朝逢特旆依然舊館一長號

舟次香州寄濠州江鈞少卿

雨漲灘頭沙已空一枕而上快清風誰知去鄉遠

逐意猶逐淮波日夜東

和河東旋待制二首

已成沈約難并恨且奉陶公有限五感事傷春多
少意星星漸入髮中來

又一首

千里觀風使節未百城舒慘禁行盡感嚴少寡猶
知幸誰信芳樽鎮日開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

神號渴死迫無蹤焉委柱日逐虛空九衢權非尚
故處一日忽在終南半附勢趨權徒授生歌尤
哭何息息人間萬事既能了莫教聲譽過關東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

雜擬九篇

敘燕 息戎 述幸 審斷

原刑 教學 瑯察 考績

廣諫

敘燕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扶虜蔑能自用以
公孫伯珪之種卒制於袁氏獨慕容末石虎亂乃
并趙魏勝敗異術大禁論其強弱燕不能如趙趙
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街百餘年虜未嘗越
燕侵趙魏足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
大顯德世雖復三閩尚未盡燕南地固切虜與并
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倚禦師伐蜀伐吳秦然不
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冠阨乎悉
天下銳身力於虜不能據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
駐趙魏訖敵速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宋負
域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垂矣故不戰木
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壘于埽地持
再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參聞矢擊無不勝矣豈
兵不分有六弊使敵奇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

我東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變何今以中才蓋主之三也大眾僅北彼逆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跋扈復命責臣監督進皆田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益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奔之符堅說水冢舒輪潼關是也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並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備帥挂糊它衆尚奮証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戰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反其都守關之固也陳勝項梁舉衆東之衆朝歎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徵幸於一戰者非急哉兵久弭士大夫謂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誤然兵果廢則已僅後世復用之弊此少以悟世主故

述其勝敗云

息戎

國家創秦朔方而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徹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垂授即將轉定然屯戍責亦

已甚矣而戎為危遠自用世而漢先零東漢晚當晉武先唐亮髮歷朝侵軼為國劇患與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勞滅殆盡今西北涇原朔寧秦鳳鄜延四帥戎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千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歲給之數思實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乎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 國家學利募商入東傾四方之資然無水漕之運所稅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集有常給項卒亦嘗稍置矣僕其來我薦饑我必濟師饋饋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北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其賦無它馬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

獨其難備民幸於此宗樂然拜籍農隙講事登材
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間常若寇至以關內河
東勁兵傳之盡罷亦節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率
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屬堅於守備習
其形勢積衆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
備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
之策乎

述幸

宗廟世數先儒論之甚詳歷朝頭以七世爲九此
不復議然郡國史廟及陵寢之制可得祭來自漢
世郡國始立祖宗廟及從叔孫議增建原廟則京
師祖廟有二若夫陵寢之制則自秦代而寢憂之
古不遷祭祭王辰旌漢上時漢以正月享寫上
元禮知獨顯祭遠制無起庶左故飛捕得之曰顯
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禮武惠陵依漢
之制自是以國邑復故禮也唐氏陵寢獨循漢制
望上會昭陵祭故事唯景龍世特置祀廟龍
一守博士以諸陵田祭非古謂能陵則田莫不
也陵武高朝每四季月不使忘忌日連向使諸陵外
正數至於西節行幸並建太室四時俱享自不遜廟

者紛爲人寺廟二而不容其與時享之日以悅
春而無主焉而幸則朝聖者奉漢唐之典
迹其制度大率主於隆而不主於殺也豈非篤孝
思之意與親親之恩乎然觀夫先王之致孝也極
乎配天盛乎禘祫致精明之德躬裸獻之禮垂之
懼之蓋夫至誠而已若乃益日祭於園寢委時享
於下園雖美物備致而至誠不篤與夫周頌所稱
不其美哉

審斷

漢史書元帝優游不斷爲表世之成夫聖御臣之
柄以強主威執不由斷哉然斷者或審之以昌或
任之以亡周公忍親親之誅尼父行偶辨之戮漢
祖從純幹之說審于己者聖審于人者明也尚辛
酷忠貞之刑拒靈極靈錮之獄任于己者暴任於
人者昏也是故天下咸之我行之審于己也我或
之正人莊士言而從之審于人也天下賈之我戮
之任于己也我威之要幸近習言而聽之任于人
也與其斷而不審不若優游之愈也嗚呼聖或所
不能暴或所不爲若昏與明較立其鑿哉

原刊

刑罰世輕世重其來尚矣降三代稱治莫盛有唐
唐之憲令大較施于今不甚異而正觀中天下斷
死刑止數十其治主矣正觀四年天下斷死刑二十九人國家兩
河罷兵三十年民力不罷仍歲豐稔而斷死刑歲
過二千武元元年至三年歲二千七百聖君慈仁未
嘗以威怒肆一不辜其請傳死者率用恩貸嘗帝
元以尚此然斷獄煩簡何異遼哉夫今之罪麗于
死者貧十居九非貧不忌法益其自愛不寫也夫
南畝之民備一歲之備者十鮮一二其次擅錢富
室出倍稱之息其次買產入租交為人傭下乃轉
徙他郡壯者隸兵弱者旬食不幸為盜賊窮矣今
歲殺盜千數而為盜者十不一尤足天下盜常數
萬也遠為徐樂憂天下之患可為減或至若山澤
之利古未擅者復盡網之矣故民輕於犯禁徂於
變詐勢使然也國家盡地力籠物貨非以自奉顧
用度廣爾今天下有承平之名而不免兵興之費
雖欲輕斂弛禁亦未克也故正觀世西夷非素弱
也警急非無備也文物制度非曾削也何德而反
此亦御之有術而已今欲師正觀之省刑莫若究
其源其源在謹兵藉制經用而已夫兵食不浮國

用不充然後賦斂可輕山澤可弛人人自愛而重
犯法也如不完其源雖日下欽恤之詔察大小之
獄欲犯法者不究則庶矣期于刑省不其難哉

教學

今大學生徒博士授經發明章句充極義訓亦志
于祿仕而已及其與鄰國所貢士並校其術顧所
得經義訖不一施反不若閭里誦習者則師道之
不行宜矣若俾隸業 大學者異其科試唯以明
經馬上第則承學之士孰不從于師氏哉議者欲
郡設學校誠甚高論然天下業經以萬數而傳師
學者有不一二不澄其源雖置之無益也又卿大
夫家階賞與得任者其年及程止校以章句為中
格急用補吏非志學者不能自勉故門選益表世
德罕嗣廢學故也周官設大學教國子益公卿大
夫子也今祭酒實其任謂由門調者空籍于師氏
策以經義始得補吏優其高第易其未至則學者
益勤仕者能世其家矣

講察

國朝規唐制設登聞鼓檢廣言事之路而憲防未
著非以愆艾誣訟教勵忠諫也若乃譏切人主違

明時政固上之所欲聞也至于抉捷隱過年敘細
利害有補于政哉夫黜陟非以蔽聰外异非以蔽
明益任視聽不足盡乎聰明也前世居國者或善
聞外事任察為明有陳閭里之事者嘉其無隱以
為傾壘至其垢汙忠賢害莫甚焉是以鈞黨之錮
發于近習告密之獄起于貴總綱鑿前事豈不根
于微萌哉謂可申嚴著令凡人之隱惡非律所得
言者罪之謀利而違民者報罷則昌言日進而險
誠微幸者少微矣

考績

國朝考績之制自三品以下悉自上功狀有可程
殿最覆奏以陞退之所以既年勞而重祿賞也夫
以庸制祿天朝之典也難進易退人臣之常也故
上推其寬下鏡于謙官唯其才衆無說心然後廉
恥興行風俗敦學也今臣下自紀績故以于賞典
是則銜署者披祿沈默者稱逸奔競之風靡然成
俗得不矯其弊哉按唐正觀故事門下置員員以
次補庶官未嘗人人自薦以希進用也建中三年
中書上言正觀故事常察官外官五品以上每省
除科中書門下皆主簿書謂之員員取其年課以

為選授此國之大經也今諸刺史四考節中
侍御史各兩考餘官各三考與轉餘並雜故事空
揭其制申命有司自五品而下註其官簿取歲月
當遷者籍其治行于朝而命之有司失舉與自上
功狀者鈞其罰無于爵賞之柄出于天朝貪冒之
源少以懲艾豈非崇讓一端乎

廣諫

昔舜命禹曰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
王受又曰小人怨詈汝則皇自恭德是則君臣道
隆得達而已矣然禮有五缺聖人從諷者蓋為人
臣言之也若為人君言之雖聞惡言亦將自微不
無益也或曰禹周公美不諷曰申戒于未然雖教
猶諷也陳事于已兆雖諷猶辨也大禹周公之為
臣也欲其君克終厥戒但後世不見其遺舉德美
充乎無窮與夫達而弼之異矣嗟乎後世以禹周
公之道事君者庸非忠乎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三

魏文九篇

河南府請解投贊南北正統論一首

攻守策頭問狀傳一首

洞志 辯証 兵制 退說

好惡解二篇

河南府請解投贊南北正統論一首

論曰天地有常位運曆有常數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故夫王者位配於天地數協于運曆主其社稷庇其民人示天下無知之尊也無二其稱也故易曰大寶史曰神靈苟社稷有三而借其稱號則其名曰盜其位曰竊示萬民可得而誅後世可得而貶千古不易之道也自晉室不綱五胡猾夏元帝艱難西運奄有東南景命未融不失舊物迄於恭帝百有四年宋祖有代德而受外禪復六十年而禪齊齊二十六年而禪梁梁五十年為侯景所篡梁元帝據茂狄而篡舊位遷都江陵三年為西魏所滅則東南之運絕矣始後魏道武以晉太元二十一年即位鄴代後六代孝文遷都維揚後復六代孝武遵高歡之難遷都長安是為西魏而

魏三代恭帝二年始平江陵江陵平一年禪于周周二十五年而禪于隋隋三十八年而禪于唐推而言之則東南承襲之運至江陵殆沒當傳于魏魏傳于周周傳于隋隋傳于唐唐得其質而江陵之陷陳霸先立梁元之子方智為帝復不能綱而代其位是為陳蕭督據一州之旅稱帝三世是為後梁魏孝武之西遷也高歡立清河王子善見為帝稱東魏魏而高歡于洋墓其位是為北齊而前史列宋魏後梁並號為帝號北齊陳氏各有國書遂順不分稱謂紛拏若以蕭督為中興之主霸先是曰元兗霸先為受命之君隋氏當為叛國晉蜀先主以宗室之貴據有全蜀為魏所滅遂熱其帝吳孫權以三州之眾傳反回世為晉所得兗斥其名以義則蕭督未反漢中以地則霸先並借珠氏東魏之立不異于望公益于北齊之借有同乎劉聰石勒但後梁東魏有國之後可正以王名陳氏北齊竊號之臣空斥為叛寇或曰予以魏平江陵始為正統則道武而下亦不可以稱帝列紀相北齊後周俱承魏禪豈獨帝周而虜齊耶子曰不然夫魏武晉室未享於皇極陳齊于寶各據其帝號彼為得

理此復何嫌况魏氏孝文已來文物太盛三分天下有其二至于末世竟字江表在晉恭爲列國太史公尚爲立紀者蓋以其後世能成帝業也此則秦帝而上不猶愈于莊襄前耶但統而言之平定南土方爲正統非謂道貳而下不可稱帝列紀也且孝武避狄于秦安定公披草萊建宮室垂廷魏祚論十二紀而受其禪魏傳其靈齊爲其虜梁爲其臣隋承其運非帝而何噫周之吳楚太伯鬻熊之後也怙恃其衆借號稱王仲尼修春秋而夷狄之聖人之旨垂戒于方采所以亂臣賊子懼也惜哉唐太宗世修五代史益執筆史官多齊陳之人或其黜列之後是以各夸本國並列正史失之一時誤及千古至使亂臣賊子謂方面可據位號可竊焉下莫得而誅後世莫得而貶不其惑哉不其惑哉

攻守策頭問狀傳一首

問而師之興幾一歲矣爲守計則師無遲期坐耗度衆又遠稅所入不虞當有轉輸之勞若未之以饑凶民困于內兵失於外非策之善也遠惟前世流入之利近鑿五道之役豈謀今者不可參以古

事將勝敗不繫于人耶然則攻與守必有一術焉爲今計者當如何所論守之害與計勝之說然則若云抑李族擊其前大特繼而來之似未得空何者二族壤土相遠雖俾促進其戰地戰日不能預制是有促進之名其實不合勢也彼若置一能旅之衆繼之流入獨與一旅之共關則衆寡相絕勝勢在彼矣彼既勝則流入者益孤吾之六軍復何來哉古有攻其所必救者虜之以救何地耶所謂吐蕃迎鶴者正合以夷狄攻夷狄義然今之噴嘶頓得吐蕃故地猶見命於朝迎鶴有君長通于京師此二國駭觀之使其自爲攻計恐不能得其液効徒市虜自利耳若循唐至德故事使天將領之又虜且不從凡此皆當詳極其說

憫忠

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好水川魏襄陽城外蜀平涼而去羊諸將以力戰此明白不可欺得諸將尸骨堆壘或者咎其失計且不與其死也趨利以達節度其失計信然然則前使使公行乎通報通遠城公已繫魏武軍先業勇士總等一千八百餘人皆任相益控諸將合力以討之于是都監桑輝爲先鋒討幹家觀魏之武業又文之任福居後其夕宵三川賊已遁遠來而去

之兵種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軍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校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臣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處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運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嚴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濇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濇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軍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夫策何謂戰爲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時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

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夫所以爲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退說

子家洛陽汝罪洛爲迫九邊汝而館昭禪師居者三十年矣今年敗官漢東道汝復館焉因言禪師始見子進于文已而益進以名遂以仕禪師視子之爲進久矣山林樂也盍退乎以休吾動禪師曰退與進均有爲也不若兩忘焉子竦然愧其說之勝然子之所謂退者豈以進爲不偶退爲高邪直以不才于退適空耳樂之不爲適也既而自欲曰予之不才于退適空者非今而始自知也聞天子命之治民又命之治兵不於是時日退今以罪熱乃曰樂退退之樂與否非所得而言也禪師之說旨哉於是作退說以自傲

好惡解二篇

甚矣世人毀譽之亟也觀人之色辭則是非紛焉其色之莊也譽之則曰重而有守毀之則曰狠而自恃其色之和也譽之則曰易而兼容毀之則曰誦而求合其辭之直也譽之則曰慎而謙善毀之則曰險而何迎其辭之博也譽之則曰通而適理毀之則曰夸而尚勝爲是說者皆好惡之爲也好惡發乎其人非性之所好惡也噫色與辭烏足以盡其中邪吾將一之以經觀其色不曰重則曰易而已聽其辭不曰慎則曰通而已與其失于譽不猶愈夫于毀也若夫察其中也必考乎古聖人之道由之者貴之度之者賤之資者爲君子賤者爲小人貴賤者君子小人之分非吾所得而貴賤也何好惡之爲訊或曰子之謂好惡發乎其人非其性之所好惡爲譏者姤惡爲夫介者好拘通者好放縱者好默察者好辨反是則其所惡皆性之備因者也乃若罔其人可好則好之可惡則惡之亦廣哉子釋之曰吾疾夫世人毀譽之亟也視其外而不考其中摘其末而不究其原故舉色辭而言蓋淺之爲好惡非其人有可好可惡之實也是

以一之於恕而已則性之備固者不猶覺哉果其可好惡乎固曰君子小人之分矣詩曰好是正直傳曰惡夫佞雖聖人不無好惡庸何疑哉或者復曰好惡發乎其人與性之所好惡異以異邪人之性莫不有好惡者也其施于人同者好焉異者惡焉是好惡皆發于己何從而發于人邪子應之曰吾友有愛直者其議論古今必以直爲愛也然有所不善者考其人慤士也子質焉答曰惡其邪也是則惡者是而所惡者非也或者遂解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十二首

襄州峴山亭記

莘縣孔子廟記

伊闕縣萊堤記

志古堂記

張氏會隱園記

王氏題名記

秦州初築東西城記

潞州題名記

岳州亭記

書高廟碑陰

題楊少師書後

題祥符縣尉廳壁

襄州峴山亭記

至哉仁之施于政其感人深切而無窮已也羊公之治襄陽及今幾千載襄陽士人與民之有知者望峴山則惻然而思羊公其仁矣乎自漢而下郡縣吏以循名者雖參用威術以臨其民垂其歸皆一於治當其時莫不有聽訟燕息之所于今皆微

民無足道焉者若是羊公之思惡乎王哉其由不用威術而純乎仁者所大感者強人以爲治所者使人不見其所以爲治強人者人勿怨則以不見其形以爲治者有見焉則人不思若純乎仁者不必身被其犯後之人聞其風則咨嗟吁歎空乎思之而不忘久之而益彰也燕公之來襄陽時與傑往游峴山山故有亭壞甚公易而新之者所謂墜淚碑者果劉之遺唐李景讓再易之矣今存唯景讓所易者公命工錫其字之刻缺者使人可辨議焉嗚呼羊公之仁不係乎山若碑之存然後爲不朽而燕公勤勤遺迹者徇其民之思若周人之愛棠樹也然則公之政其仁矣乎未有愛其迹而不思其人者也若夫亭之嘉愷與登覽之勝則公會賦詩在焉

莘縣孔子廟記

宋興八十載天下久承平天子端拱率祖宗法度講禮文登萬賢欲一以聲教格民於太和爲吏者循上化其治大繁務寬乎和以持法刺奸取能名專用厚風俗嚮廉讓爲林故郡府立學校專先聖廟十六七河南爲天子而都建國子學稱號與

東都傳其屬邑曰鞏距府百里居大道之衝河洛所會舟車之競民以富強先是縣之先聖廟奉為水壤村止地行不復興矣凡釋奠行禮書令署中且十年大理寺丞李若惟章既蒞邑爭額曰地要而民富禮教所宜先今聖廟圯而弗謀亦非所以稱畿縣之制甚為鄉老吏民羞其易而許之於是相縣署之西偏以營焉且上其狀于府得民施它眾以尊學有舍齊有次踰時而成邑民林之相與議曰茲廟之興既營既勤皆由吾李君不忘不刻無以享君之化遂以文來請某按著令縣皆立先聖廟釋奠以春秋唐釋文公所謂郡縣通祀孔子與社稷者也自五代亂祠官所須在郡邑者頗廢墜不舉間或增祀率誇妄不經獨孔子社稷其奠祭器幣莫之能損益與所謂通祀哉今朝廷尚儒術而郡吏學官聚生員為即國倡始葺為而禮剝縣尊先聖以厲學者則他邑之興學從善又當自肇而始且不失著令通祀之典李君之舉其賢而法哉年月日記

伊闕縣築堤記

寶元元年春伊闕築隄于縣之東延袤五百步高一丈凡三十日隄成總庸至障伊水也伊水自縣西南乘南流而東靡迤北下前此一歲夏大雨水暴侵東郭壞民廬已而水稍故流知縣事張君承範請于府空隄隄以為後度府憲之乃有是役大捍災不忘今事也今而書之有以嘉焉嘗聞古之名已能蓋密其生殖謹其禍災而已慮民之流者若是今之為令者其慮已也流與一物更一政必思曰詢與答將反焉誠不及猶曰吾無改焉尚可俟後人後之人亦視前之政曰吾獨何如焉積日以幸他邊苟自簡而已也其慮已之流若是嗚呼為今者豈當然哉誠能忘己之私唯行之空雖請若答勇且不顧美古人之遠哉今伊水既循故流不十數年一大暴漲君能預備而為之防此慮民之一術也故從而為之說年月日記

志古堂記

河南劉伯奇宰新館之二年作堂於縣署既成之謂予曰我官事已則休于是早夜以思益有數焉數乎功名之不可期文章之不世傳我思古人力

之而後已遂名堂曰志古余嘉其有是志從而為之辭曰夫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稱之曰文章蓋其用也行事諱當時以利後世世傳焉從而為功名其處也立言場當時以法後世世傳焉從而為文章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俱焉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為功名欲文章之傳忘其所以為文章故雖得其欲而矣於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莫達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可以立言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純極於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志古人之所志也志乎志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伯壽嘉子言刻之于堂以自儆

孫氏會隱園記

河南張君清臣制園于某坊其兄上黨使君名曰會應清臣因隱矣其曰會者使君亦有志于隱歟夫馳世利者心勞而體拘唯隱者能外放而內適故兩得焉有志者雖體未得休而心無他營不猶

賢乎哉張氏世卿大夫清臣獨以衣冠為身汚窮洗奮去目不賦勢人洛陽城風物之嘉有以助其趣者必雷連志歸始得氏家園治而新之水竹樹石亭閣橋徑局向迴護高敞蔭蔚窳極乎與曠極乎遠無一不稱者日與方外之士傲然其間樂乎黃隱居之勝也予既美清臣能享其樂又嘉使君之有志于是也故為之作記凡池亭使令以名附之于後云

王氏題名記

陝郡開元寺建初院有進士登科題名二記在焉其一題云天復四年左丞楊涉下進士二十六人實唐昭宗遷洛改元天祐歲駐蹕于陝楊涉丞相所放進士掄第十四人王公諱辦之嗣子工部進書也工部諱某開寶二年佐說摹作文以記其事後十一年工部從子璽鐵推官守中奉使過陝又誌名于記末其一題云咸平元年翰林學士楊瑀下進士五十一人第九人劉公燁所刻也劉公父太常卿告前天復掄中第十一人劉公嘗官于陝故以東都咸平掄之其第二十三人王公諱某即天復掄第十四人王公之曾孫某官某官贈某

官慶魯元年贈官嗣子魯先公贈官戴方公按荆
陝右觀建初一記則高祖先公登科二名暨曾祖
伯祖異跡俱存慨然感慕命余次其年世前後鳴
吟天祐甲子距今百三十有九年公家四世到名
佛合公今又繼而書之世德之厚者其將顯乎

秦州新築東西城記

城武備之一器于兵爲器之大者也古聖王擇惠
底民弓矢甲冑與城郭溝池交相爲用以利後世
世人不推究古始以爲王者專任德教不必城守
爲固果如是武庫甲兵將安用邪聖人以不教誡
爲衆民兵不可得而廢猶城之不可廢嗚呼世人
未之思也 上之十六年始用而仲達將增壘
寢爲守備又二年虜犯靈震動却延之師自潼關
以而諸州悉城郡議靡然無復立異者然而事畢
起屢期辦甚者制制度苟謀蓋成既而不免改作
重傷民力比之乎特預爲之圖勞費過乎矣秦州
自昔爲用武地域壘粗完數十年戎落內屬並東
物貨交會間并日繁民頗附城而居韓公作鎮之
初年籍城外居民營屯營幾萬家公司是以資
寇也乃上其事以益城爲請 詔從之公擇村吏

授之規模東西廣城四千一百步高三丈五尺基
宇皆稱是以與舊城達廟合爲一城自十月至正
月以畢事開掘工三百萬秦人北之是歲盡冬元
善宗行者聲謙以致其樂焉先是柳有龍谷水自
北山而下公尊之使西塞故道以致城泉頗爲疑
明年夏大雨水稍新隄絕不爲城害衆乃報服或
者以虜數款中關今作城祇以自守非制虜術此
大不然今之所患邊壘未能盡固耳果盡固雖虜
至吾兵得專力于外勝勢多矣知虜以吾城守既
備息其闕遣之謀則兵志所謂無智名無勇功善
之善者也公忠國愛人之心其在茲乎自始事公
室竊慰勞無日不主旣成由諸校而上 天子文
第其勞加賜焉春秋列國興作皆以書城之四月
某得以州事佐公故詳其實而書之凡董役之長
暨勤事之吏皆刻名于石陰慶曆二年八月十五
日記

岳州學記

三代何從而治哉其教人一于學而已自漢而下
風化日陵政之寬暴民之勞逸皆緣于吏治吏之
治大抵尚戒罰嚴期會殺人奔走其令其鼓之

若是之臣也。又安觀先之以教育漸之以德。義者乎。故雖稱循良而能以學校教人者十不一二。去聖蓋遠。至有持律令主簿領恩。慮不出凡案。以謂為治之具。蓋在于是。顧崇儒術。奉王者為闕珠。不切于世。噫。其甚哉。滕公。凡為郡。必興學。見諸生。以為為政先。慶曆四年。守已陵。以郡學備于通道。地也。制卑。講肆無所容。乃度牙城之東。得形勝。以遷焉。會京師倡學。詔諸郡置學官。慶生員。公承詔。忤曰。天子有意三代之治。守臣述上德。虜風教。空無大于此。庸敢不虔。于是大其制度。以營之。願儀既成。乃建閣。以聚書。開堂。以授經。兩序列。祭。以休諸生。掌事司儀。差以等制。饋糈。泔洗。悉嚴其所。小學。實次。皆列于外。大總作室之數。為楹八十有九。祭。跪行。具稱于禮。資于用。罔有不備。已陵之服儒者。畢登于學。公。延見。必禮。獎其勤。以勵其游。尚其能以勉其未。至。雖新。進。不。宰。者。皆。羊。頭。為。恭。磨。純。為。良。出入。里。間。務。自。修。飭。郡。人。由。是。知。孝。悌。禮。義。皆。本。于。學。也。公。之。樹。教。及。人。豈。不。切。于。近。邇。於。久。乎。先是。公。領。鄆。寧。環。慶。兵。行。戎。為。帥。臣。守。已。陵。乃。下。違。凡。由。大。而。通。小。必。易。其。治。或。陰。憤。陽。慍。事。死。

官廢下不勝弊者有之。或慎微慮危。務舊保常。無所設施者有之。若夫用捨不殊。勇其所樹。立不以險夷自疑。于時如公心之所存。非愛君之液信。道之篤焉。及是。既今年錄其事。來告。且曰。子嘗守王山。兵興安定。皆立學。其作記。必時聞人。于其次之。某始愧不稱。然安定之文伯氏。實承公命。小子莫敢以辭。慶曆六年八月日記。

書高廟碑陰

唐劉公修高廟碑。題云。補闕崔巨擘。及李晟。書。臣他文。猶見五季。展無聞者。為劉公領財賦。有大功。其所與。皆天下善士。巨擘。必當時之知名者。今鴈部。員外郎。周君。越。書。為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委本傳。京師。周君。以書名于世。故季展。書。大為人愛。重。四方。競。購。之。傳。本。既。多。字。寔。缺。落。今。發。運。判。官。也。曰。員外郎。左君。堯。命。工。指。刻。于。陀。石。且。構。宇。以。寔。書。碑。又。病。固。為。左。君。嘗。謂。子。言。忠。州。之。功。巨。之。文。季。展。之。書。皆。當。永。其。傳。不。獨。其。書。為。可。寶。也。子。蓋。左。君。真。好。事。者。錄。其。言。附。之。新。碑。之。末。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記。

題楊少師書後

周太子少師揚公凝式墨蹟多在洛城佛寺中今
存者虞夏長壽天宮甘露與教凡六處皆題于壁
馮如前所與共在延禧坊又集賢坊也公在洛
郭伊微善詩多百十餘字甘露題之
或與人為銘記皆不自書公之書無刻于石者論
書者以公之筆其駉騎日肆益得于己意刻之其
似可盡其得意不可盡其然哉予非善書者莫
能知己公所題壁距今踰八十年字頗缺落不可
辨者十有三四天王院僧繼明慮公之書久遠無
傳命僧某擇字之嚴完者得長壽甘露兩壁總八
十七摸刻於石寶元二年月日尹某記

題祥符縣尉廳壁

夏侯之批馬祥符尉尹某嘗至其治舍觀其決事
慮精而氣果凡事可否當在已無細大必行行之
未嘗報往縣治部門外所部多貴臣家尉小官能
指置一如志且有治稱難乎哉前世亦縣治京師
不以城內外為限制事廣而勢任亦重尉主大盜
又于縣為刺官今京城中禁軍大將領兵徵巡衛
市之民不復知有赤縣此乃因循儀制豈前世法
哉予既美之純之政且歎其不得委其官之所掌
故書之于壁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五

序十首

鄆州送路綸寺丞一首并詩

送李侍禁一首

送浮圖奉堅一首

送王啓之贊善一首

浮圖秘演詩集序

送隨縣尉李康虞一首

送浮圖迥光一首

送光化縣尉連厚一首

送供奉曹測一首

送丘霽卿一首

送路綸寺丞序

決之寺丞自鄆中有南陽之行治舟之日郡守廣
平公張宴白雪樓命賓屬以饒之酒數行為引尚
刻羽之曲坐客凄然有離索之嘆友人尹某因道
古人送言之意將有以序其行夫古之送言必以
已之所得規彼之未得今決之才美而甚晤內方
而外和惟晤與和某當節 之方得決之以自規
其敢有獻于決之哉獨報索之恨不能忘已既辭

且泣以詩繼之

感事并傷別平時淚滿巾今朝鄧樓上更送北歸

人

又

平生愛問江南事喜見人從江上來今日江頭送

歸客葦花深處祖筵開

送李侍禁序

新泰楊叔武嘗為予言其友人李君之為人篤行君子然樂于佛氏之說予他日得見則以叔武之言說之君曰誠有是非取其所謂報施因果樂其博愛而已予應之曰是仁之實也古有五氏書為仁義之說君之樂宜近焉君子儻書為汎適自子言于孟氏益加勤異日大說曰孟氏說與吾素所向無大異遂主孟氏學予又曰自孟而下千載能專孟氏者唯唐韓文公君由是復通韓氏文且曰今而後知博乎愛者在行之宜耳與子游二年其言非孟即韓君之性真資于仁者歟始讀佛氏書以其愛之博也樂之及觀孟氏韓氏書推而廣之則有所至焉嗚呼卒其志則聖人之道無不至者于其別叙其初以勉之

送浮園季堅一首

浮園季堅師訪予出所述三昧儀求為之贊予應之曰師為浮園學能廣其所傳以導人欲贊其說當求之淡其學者不然名公大人其能取信于世者予嘗固未能了師之說且言不足為世重易為求哉而師之請益堅觀師之心是不欲使一人不通其說者若是其固和嚙世之儻者有能自信其傳如師之固藏于其行作序以紀之

送王勝之贊善一首

天下久安衣冠子弟持身能自修護或作辭章能備科試者為其父母必目之曰令子弟為其朋友必推之曰良士為國家擇人必舉之曰美材於是上下交稱其賢贊者若是其已乎河南王勝之宰相子年二十五常日為文三千言三千言人多能之勝之之文其論程義頗斥遠傳解眾說直究聖人指歸大為建明使泥文據著者不能排其言其策特事則貫穿古今流切著明于俗易通于時易行冬較原覆其說無窮大抵摯而不流則而不害詞厲而淳氣出而長黎君謨常稱之曰歐陽永叔之流永叔君謨皆予之所長也君謨未嘗片言

假人如是稱之信矣又假僕宏遠派仁義義莫勉
傑人而不屑細故與時疎聞由是論學文至忠諫
何為哉然前所謂持身能自修謹其文章足備科
試者語其賢或末至求其諷用無有也使其人效
勝之試且不能勝之兼取之如其所為何難乎太
乎聖朝方以文法治天下顧無略子言

浮圖祕演詩集序

浮圖號文惠師祕演者過我道歐陽永叔為其作
詩序蘇子美貼之詩永叔悲演老且衰子美有惜
或不憐被佛縛不罵短絃為名卿之句予識演二
十年當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明後人罕能
與之合獨善演演善詩復辨博好論天下事自謂
浮圖其服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冠衣而振
起之必學學取奇節今老且窮其為佛得証得已
邪伯長小州參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演之再
來京師不飲酒不與人劇談頗自持謹與世名浮
圖者不甚異演之心豈與年俱衰乎永叔固石曼
卿始以知演見其表而聞其壯所為是以為之悲
然演始健于詩老而愈壯不知年之衰于聞詩發
于中寧相成邪蓋演老益更事且不預世故遂汨

汨頹流俗其外若素其中挺然獨于詩乃發之邪
演詩既多為人所重演亦不自愛之數客外方頌
逸去錄之凡三百餘篇云河南尹某序

送隨縣尉李康夫一首

自予貶官有兄顧者袁子之窮惻然見於色辭其
人未必相知特哀吾窮耳子愧其意重其為人何
哉見人之窮惻然而哀之是亦情發乎仁者也李
君亦見我急書幾千言皆張大仁義之說無一語
哀予之窮者豈以身之窮不足累於心乎夫自處
不卑者期人則演于善李君知我而嘉其自處之
高也重其別姑贈以言

送浮圖迎光一首

子聞廢放之臣為其身之窮乃趨浮圖氏之說齊
其身之榮等窮通然後能平其心吁其惑哉屈原
賁生為放逐之辭皇皇馬切以演所不忘者君也
故豈以身之榮爭能累其心邪先聖稱顏子簞食
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蓋天樂古聖人
之道者未始有憂也尚何樂爭窮通之有子于詩
隨之一日光師來相遇持其師之說以警子光師
明達人也于其行故告說以為別

送光化縣尉連拜一首

自西師之興金帛種糗之積凡資于兵者其費益
廣纖革幹羽之用凡須于兵者其取益夥費之廣
則吏之聚斂者進焉取之夥則吏之幹力者進焉
上任其能下收其功自監司所部及于郡縣由初
仕至于久吏甯官莫不以是爲吏之優焉政之先
于是吏之強者益肆弱者亦趨甚者不恤用窮不
察有無殫利以夸精嚴期以名勳有以治體焉言
者必詆之曰方事之艱當求所以富國強兵之要
烏體之爲哉故吏益材而民益愁焉吏者寧當然
邪連君君子人也其仕五歲矣于贊其爲吏之術
大槩本于仁而達下之情其于民也知利之與寬
之而已戰事無廢也期會無失也考千古之爲吏
者當以良稱而于今未得以材名也噫沿古未嘗
無兵也 國家仁育天下幾百年今一方兵興其
資于民役于民者必視其貨力與之約束豈重擾
哉而下之愁歎者吏爲之也吏豈喜擾邪亦欲以
材自名而利其進也是故獎材吏則士益偷貨良
吏則民遂其生惟君子不可以利回故樂與連君
盡其說

送供奉曹測一首

于憲武當之一月曹君蒞淮陽兵氛抵郡下一
日見過盡出淮陽送行詩示子且以詩爲請子自
得罪不欲以文辭發聞于人雖朋游素厚者未嘗
先爲吾問非以自愛慮爲朋游累也今始見君而
遽相稱道懼流俗之善說者并以毀君矣用是取
辭而君之請益堅噫流俗之毀譽固流俗之所惜
也侗儻之士則不然毀也譽也必審於己而已矣
流俗之爲哉君生勲德之族少年志學而趨向
如此其個儻之士乎詩不能盡于意作序以別

送丘壽郎一首

天子臨軒策賢良之法何爲哉得非贊今事考古
諛使足施于世邪然未聞某事某所建也某事某
所廢也豈朝廷不亟行其言徒試其才識而取異
日用邪將爲賢良者務高其說而不切于行邪收
其異日之用則今登科者益用于朝爲朝廷言主
手得人猶不係乎掛策之始行與否也如不切于
所行務高其說以取重于名者始非試策之本意
丘君仲謀敬瞻通古今其才識辯論于賢良無愧
異日應諮詢役爲國者汲汲于所陳而易於亟行

聞其對者惟恐不大施于時茲有望于賢良也實
元二年上元夕沐謹序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五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七首

上葉道卿舍人薦李之才書一首

上陝倅尚屯田書一首

答黃秘丞書一首

上京兆杜侍郎啟一首

上呂相公書二首

上陝西招討使臧宣徽小啟一首

上葉道卿舍人薦李之才書

某再拜八月初作書託鄭開封附去浙中後十有
餘日聞有西掖之召中外企望爲日已久雖有此
拜固未足爲賀也恭惟甫至 部下尊體休勝某
輒有私悃仰布左右惶恐惶恐孟州司法參軍李
之才年三十九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能爲古文
章語直意寔不諱不窳固足踰及前輩非某所敢
品目其爲人敦朴真率不自矯厲安于卑位頗無
仕進意故世人罕能知之 京師諸君有石曼卿
者與之游曼卿獨善其不及汲榮利與已合耳之
才母老無餘貲曼卿嘗勸之隱去使其無所歸于
知似未盡也之才又達世務使少用于世其才過

人遠甚今幸其貧無資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
共成之也近制吏部選人有保任者及五人得上
其課之才未嘗干人在上者或薦之今已四人
十二月又當罷去念非明公無以成之者明公雖
素未知其人然某被選最流由知其而後知之可
也之才在 朝廷無近親若其持身謹廉帝吏皆
能之故略其言事遠羽激周遊詆訶倘夢番意亦
俄運教不任懇切

上陝倅尚書回書

某再拜某幸與執事同年得進士第又常得請見
左右雖未熟接語論盡朋友之分然不為無著執
事立言樹教以古聖賢為師法某雖淺陋未能窺
執事吟域然素有志于是亦得為同道挾故舊契
加之道同陝與洛相去不三百里而未嘗作書者
非敢自疎誠以罪然之迹禮他人見議以為附同
年之居高位者為倖也近夢役官為令無邑去陝
益迫自今或時拜者兼有近著文俟到縣中寫一
通上呈今偶趨都曾見過云遽行謹奉手書少道
寓一望恕簡率

答黃祕丞書

某再拜春初得所惠書以駁事未克裁答尋承有
延安之行秋中始還道塗登頓良苦自西師之興
議者交語以為執事 在邊帥懷府某獨謂近將
上將猶不能專軍之命令懷府足定客足下才邦
近聞承詔當至都下一吐奇論盡發胸中所蘊使
識者聞之知處置得夫與軍之勝敗盡係于人猶
然無疑今不即用猶足警異時豈不壯哉願無辭
此舉以慰朋執之望中間所稱河間民誠義烈士
書中所錄自足傳信增之文辭非為益也但當訪
其名氏相見期不遠餘俟而敘

上京兆杜侍郎啟

嚮者伏聞京兆之拜知者皆見慶以為必應得著
之選頃之人有見語者曰公奉一不從且再上矣
既而皆然恭惟明公更中外劇任將二十年門下
吏被聽使者百千人一日當辟士章未上人皆以
某必應其選某豈賢於百千人哉誠由明公見受
之流數數稱道布聞於人故及此再奉草謝記紳
復中罷擢蓋章明公見私之恩非所以承贊拔之
意也今或聞兩奏皆寢始得修問左右區區之心
豈敢忘於大府哉惟祈早膺擢用以九天之下望

使籍紳衆品皆被旣淑不特門下舊吏由常學思感歎所深實繫於此

上呂相公書

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簽署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判官公事騎都尉尹某再拜獻言僕射相國中公閣下某謬爲 朝廷罷使預參西方軍事向一至京師得以違寄陳於 上前退又以所陳白於執事非以夸辭而求合黨事之五行耳會閣下以舊德入輔某以既辭天子不當久留都下臣區之說獨未聞於左右今輒條次所陳之要以書自啟惶懼惶懼某以西夏用兵之害莫甚于大將兵少與法制不立此二事耳請先以大將兵少之害言之今涇州乃涇原大將治兵之所戰士才數千假使虜衆數萬寇關堡則邑落誰撫出戰則鎮守孤危且衆寡不敵必召屬城之兵以爲自助之勢大將旣已先擾外軍復無統一此必敗之理也大凡大將救屬城則易屬城救大將則難何以謂之易若虜劫寇吾境大將當以重兵守險或設伏要路或斷其首尾又號令諸城使之合勢以速待勞此大將救屬城之易也何以謂之難虜

入吾境大將旣召屬城之兵以爲己援若兵在百里之內再日而至則吾之險阻已與虜共之矣若待數百里之外兵至則虜已据吾要害休其士衆待吾兵至逆而擊之援兵雖多其統不一此屬城救大將之難也雖戰守隨機大槩論屬城之兵主於守大將之兵主於戰唯能使之戰然後死其屬城保其險固也今大將之兵與屬城均于自守虜虜至然後呼果屯戍迫以期會戰地戰日皆非策定此則自救不暇豈能決勝哉如果所計請增大將所治兵滿三萬騎五千屯戍不預其數可以戰可以禦可以守也或者引前世用兵之法能以寡擊衆者此非通論其所計者數千之敵數萬十倍之衆耳凡臨事機應變出奇雖百倍之衆尚有以制之然未有預以寡少之兵而必十倍之勝也夫三千之衆三萬與三萬之衆三十萬其勢甚易三十萬之衆未必一其力三萬之衆敵不能見其形不一其力故將多者難爲辨不見其形故善用者能張其勢如此則勝負未分也三千之衆三萬則異乎此合而陳之則見其前形彼亂吞之一也多爲奇兵則懼于勢分二也離去城壁以据要險則

慮其攻襲三也此三者雖善將者無如之何故云以寡擊衆未爲通論是大將之步卒必以三萬騎將兵而未聞盡奉行也某知京師某兵不當益出故獻養兵之法知養兵必以財故獻需幣之論此大將兵少之害可得而制也其次請以法制不立之害言之古者大將出師其下皆備裨部由莫不稟命於大將者也今諸路都監而上皆與大將均其所統雖名品至異然皆署事而同論非古制也不獨非古只以國朝殿前侍衛司軍制言之亦異夫今殿前侍衛都虞候乃都指揮使之貳其名品不甚相遠至于署事皆不得預並非戎事尚一其下正當衆命和令則不然凡臨事機得聯署者皆得預議議一而後可行請借論之若保安軍謀者言當有冠至邪帥臣若專爲保安之備則其下卒從若帥臣有奸敵者言賊聲言保安不必專爲之備又使某將備鄆州路又使環慶謹守備其下必有爭議者曰環慶隸我當遠召之以爲己援余何使之自守且謀言冠保安不當備鄆州以分吾兵雖爲大將者亦自計曰異日賊從鄆州路又非環

慶吾猶與諸將罪均若果從保安一蹉跌不勝則吾違諸將言獨做罪矣此不獨彼令不行於下亦既衆人議之則自信者寡矣是則軍中之政有異見者當獻議而已不當必大將之從己也今同署而交議議一而後可行此法制不立之害也以某計之諸路大將外止置副貳者一員余署軍政副置主軍大將八員四員外守城鎮四員專隸麾下皆聽命于大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敢不從此法制不立之害可得而準也其募兵需幣與主軍大將名帳皆別具咨日條陳某疎遠不識朝廷大體然竊思之今日之軍政非大吏置之莫能成功望上憂勤兆民艱難伏惟閣下上副陛下倚注慰中外之望則天下幸甚于責成重伏後嚴謹某再拜

又一首

四月日朝奉郎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新差通判濠州軍州事騎都尉賜緡魚袋尹某謹再拜獻書于昭文僕射相國中公園下自羌虜犯邊某嘗獻書論事又得陳說左右今年虜寇平涼山外地王師控劔某念前所論說其已驗者三其不效者

一某謂大將之兵必以步卒三萬騎五千然後可以戰可以禦今任福所集諸將之兵始以萬一千人並以王珪趙律常鼎別乞之衆縱使合而統之才滿二萬是大將兵少且不得素撫其衆衆以挫一驗也某謂兵家之制在乎統一欲使部曲分明以致奔覆二驗也日者朝廷既擇用攻策相公復詢虜酋先至何以禦之某遠巡仰對以既欲進攻不若養勇以觀之是果探今之勢不見可禦之術故為此對今禦之而卒敗三驗也相公又訪虜所當乘某雖泥言臨近高平穴相雜山外沃野居民富腴然最可備者保安胡繼諤故耳今繼諤凡宮星某不能料虜之所先不故也自山外之敗謀者歸咎諸將不能持重以取敗亡此知其不未究其本也諸將獨不用辯輕略言分而趨利此一舉可責耳假使合而為一持重不戰其全師不過如王仲寶豈能制虜之俘掠以取勝哉仲寶豈去賊不十里賊去不能追然朝廷不加罪者以任福輩戰敗耳倘福輩不進仲寶雖欲不戰不能也戰亦不免于敗矣何者彼逸我勞彼整我亂彼人

人自趨利我畏死有過心又加以數倍之衆豈有不敗哉不獨向時之役是乃虜常勝而我常敗也難者必曰虜何得常逸我何得常勞夫虜之將衆廣為屯營使我疑其所向必多方以備之及其既來我大將之兵不滿萬人急召某將若干人又召某將若干人如是散召之以至三將五將有先期者後期者合而統之亦必起三萬必三百而後集則虜已據我要地休息其衆分擇精銳以鈔居民既用我控復所費機稍有餘遂戰則亂並緩連則逐去或曰俟其歸而擊之賊又有彙駝以載其重我多步兵又益器械輕捷之勇以之遠躡利害遠或者必謂俟其歸者非躡其後也既其路而已且虜騎堅勁峻坂窮谷無所不馳無所不通其來也未嘗一路而至其去也何從而匿哉是以彼嘗逸我嘗勞也然則彼何得嘗整我何得嘗亂夫賊蹤今既一部分既定在塗而訓入境而誅此其整也不過頃刻教旗分陳之法施于倉卒此其亂也何謂彼則人人趨利我則畏死而有過心夫賊得言一卒季其衣裝足以自資此利近而易趨我衆力

戰者多死先道者或免而無誅惡死而樂生人情之常凡此數者賊必勝之理其章均如此某所謂未見禦之之策也又若內虜之戶為虜所取者固為虜用矣其未取者虜一擾之則我疑之我疑之雖未為虜用已失之矣何者外為虜所擾內為我所疑必持兩端以自固此與虜用等也今未為虜擾者獨環慶諸族與保安胡繼諤耳不單固之又將為其所擾矣某前謂當謹備繼諤而虜不望者非繼諤之強能自支虜而莫敢犯也某自定州萬安鎮抵其部族以及慶州之平氏凡數百里居民殆絕但有種落耳是虜取繼諤與侵延州之境不若取山外之境此特所利先後耳非可恃其不來也夫事四夷非王者事今天子仁聖誠使虜不敢犯返復何求於虜哉此策之上也然未知何從而致此若如某前歲所陳大將可屯得以步卒三萬騎五千部曲分置各有定制此則有以待其來而制之亦策之次也不然驟集他路之兵備一月之餉嚴其部分明其金鼓輔之以虜戶破其種落擾之困之有以俟其款伏此又策之次也捨是上用品日備禦之策但慮虜戶居民大罹其害被

邊諸城盡為孤壘內地遑餘日蓋愁怨且虜以利舉奇外無所掠必將攻城日殷月削塞邊遂悉當是時益兵之多調發之勞恐不止今日而已顧相公慮慮之某向欲以此陳盡聞于上聽令以伏塞無狀彼命南去地侵事簡於身甚幸苟苟然無所建明則異時公議恐難獨免然某今日言之必以為妄顧雷置几按向味以暨來歲幸復視之必將數驗不然者則我之天幸有二虜長死一幸虜長不自恃使他人分其兵采我駝將或能禦之二幸非此二幸或有成功則某不知也急激辭直不避忌諱維相公與二三同德以天下大計雷意親省察其至誠幸甚幸甚

上陝西招討使夏金徽小啟

某才到慶州聞任福兵敗徑赴鎮戎軍有不曾果候二日命身執事仗已具公狀中益事出倉卒所謂失火之家不暇白大人而救火以此加罪誠不敢辭伏望大對原其初心少賜寬假則終始幸甚非久當詣夢府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六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啓

答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與范純佑監簿書一首

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在永寧寨答秦鳳路招討使韓觀察議出軍

討賊利害書一首

與儀州曹顯叔致丞書一首

賀參政范總議啟一首

賀樞密富諫議啟一首

答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

某自建去門館若非有事陳啟未嘗通記左右近者再采關中伏聞軍政甚治雖欲作短牋胸中了無可說事用是輒罷並啟辭也嘗賜手教至懇至作慕承益地建柙却敵取勝益明公策慮素定濟之英果不然而為虜矣矣自國家分命儲臣統制方面未有親總帥律蹈履既境如明公者誠懦夫所增氣也去并再議與鄰廷合進若虜與鄰廷兵邊則環慶為奇兵應之與環慶邊則鄰廷兵亦然足乃首尾相應也今新柙既成當使狄青駐德靖

為奇兵以相助亦一術也又虜異日之卒不盈二萬之衆亦當有以待之又當使種道易致幸戎易處援路易通羈馮之戶易以安輯然後有萬全之安書中令其暫到邠上去半習春教到涇州當以苟事自守某浪賦此訓今到才一月奉大府筭庫簿書尚未省又復走道塗徒以自愧求若軍事期會則不敢辭如其博采論議則某之所陳不過前數事耳幸賜昭亮

與范純佑監簿書

久不作書想惟榮侍萬福前累得專文書讓官事極善然朝廷必更有教詔猶當委向上陳自效恐大過況韓公亦議必別有措置此事某嘗與識者論以內別外其體甚坐則廉卑之勢不若學士也然韓公受之無疑其亦愛其專於國事而忘其身之厄遂貧而美之某近得旨預聞軍事韓公既當行陣之責某豈能自必無軍行耶是某亦愛韓公而忘其身之老八九為人佐者豈不欲其主人賢且用而預享其利耶其誠急欲在儲館幾十年一旦主人為武帥則從軍之行未易可期豈以此為利哉其始以徇國不謀其身為賢改善韓公之

不讓及見尊文之讓謀身所以利國家則又喜
尊文之讓尊文知師臣當以恭頌爲體而不以招
討使爲方面之寄此一舉某所未論

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

近聞統蕃漢之衆親至涇州關輔人心頓然帖息
探明公始謀揮賊豈自意不與敵遇那以身許國
史冊所載雖舊勳而將百無一二況道德若公忠
憤敢決乃至於此甚善甚善定川之役雖連戰可
咎然當其未敗時果與韓公料其必敗蓋以事勢
得之則似不獨主將罪也兵興五年我師之敗數
矣能窮我之所敗則知彼之所以勝焉敵所誘而
取覆者得一舉耳願明公深思其已然以爲將來
之策特歸奇教幸甚幸甚

谷秦鳳路招討使韓觀察議討賊利害書

適嘗手教并示及慶州書前歲太尉欲爲此計當
時慮雖敏劉石尚有疑大固心又此志未形固
家當專力以天下之勢臨之必要之以盟則同際
者自寢其謀所謂工運不如拙速某是以下取異
議今四路分統以本道言之力役未休新兵未練
部分初立營落方集以此而探他路雖不盡同大

衆恐不異此若未成用之即未爲視此逆達各有
時也然范公欲破其合比之勢此憂國之深則不
可不熟思公云無大利亦無大害范公此說亦盡
之至於中使來督倉皇入界諸公當共顧大計固
守所議豈得衆命爲志餘俟面啟

與儀州曹顯叔數丞書

近者高軒過鄆珠虧主禮別來未暇作書先季子
誨益認春韻之季種落略漢人誠未當以常法繩
之然漢人得婦反以盜罪加以洩憲此尤可憫落
蕃者甚有竊其馬以婦者豈可罪耶幸白帥府果
季兩輕之此甚平允

買參政范諫議啟

某再拜伏承入參大政天下幸甚參政諫議居外
日久士大夫廷類以時德舉之入今願樞柄不一
月遂二宰政 聖君之任賢大賢之得君無讓前
古士大夫頓耳拭目冀有所聞見然專以聲譽爲
所聞事遂爲所見者殆庸者之耳目也必使君進
日隆民心日厚然後參政諫議之事業與 國家
同休於無窮識者觀聽實在於此某被命代違但
修完守具謹奉前降預議從容幸慶幸無他憂然

即未如何去虜勳果在何遂虜數未嘗以季秋整仲春又因月盛時且不甚攻城異時來恐或及此何者我嘗送典之戰今欲以不戰獲之安知其不能就我而戰而為計耶觀今之為備不遺以故意待之是自許以知變而不知虜之能應變也茲事未易可言唯參政諫議終始蓄意參決之取伏惟為國自重

賀樞密副使富諫議啟

再拜伏承入贊機政天下幸甚 明公前此兩辭柄任士大夫以 國朝以來有二府初拜建能因讓者故有舊讓何者養為違權介者之所守經國成務英賢之通議與其追蹤於獨行不若專利於當世方今北有驕虜西有叛羌王師屢殲士氣不振疎賤之人階級感憤況明公得君之流致位之尊論議易行謀慮易信當此之際天下不高明公之讓明公立特以讓為高哉 聖上奮然英斷中舉前命四方聞者無不感忭忝惟 聖上倚注之意四方屬望之心待與變契用呂為伴並特勞觀姚宋而上表臣區區未安足為志某嘗學舊史頗得私紀盛烈以備 國書之闕不任祝頌之至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啟

渭州謝宣撫密韓諫議書一首

議而夏臣伏試偽書一首

議脩堡塞書一首

議斬首級賞罰書一首

上陝西都轉運孫待制書一首

上樞密杜太尉啟一首

與鄆州通判劉九太博書一首

上四路招討使鄭侍郎議築賊書一首

謝宣撫密韓諫議書

某承乏造州述此逾月上梁前降頌議下與諸將協和脩完器備謹守條約臣區區自免庶無敗事然於保邊之術經遠之略則又在城府必當體先多謀而審權尚法而不思此性之弊自知甚明並意見私之流速茲焚伐性受任過其重即玷恩館其請誠惻非而啟莫益

議而夏臣伏試偽書

某頃首樞密諫議今日樞密承已及德順軍諭反子輿自虜來歸言其臣伏事此虜計之得也抑其

虛名以示陽尊於我備足以驕我心而急之備況
得重賂以實其幣豈非得計耶且虜之臣伏衆能
事其得恃之心賊其車服名號盡如臣禮服徒以
所上章奏以臣自名耶就使盡如臣禮亦不可信
況於其兩車服名號一無有通徒以數幅之奏易
萬金之路彼之誠類雖甚昏愚較計利害主能易
此哉大君臣名號中固所以辨名分別上下也固
家統臨萬國垂九十年變夷戎狄拾七律氏則昏
辭命而羈余之有不臣者中固駟馬而土之役由
是而興夷狄則異於此唯其利而已且彼於中國
非素敵也其祖其父皆臣也夷恥而不為臣哉今
虜之醜類必背曰我戰數勝又能取賂於彼我其
強也雖吾士大夫之有識者亦曰彼戰數勝矣而
反屈於我且得重賂以畜其衆是其能保其強者
也如是則彼之臣伏衆於我為得耶於彼為得也
或者必曰向者悉其不臣今既臣之復以馬患則
反覆無所據且自古夷狄之於中國始相撫而終
馴伏者多矣吳獨此之為異哉其必應之曰不然
中國固當鞭笞回老而臣屬之也但辨其衆臣者
誠與偽耳然則誠者有畏者也偽者有謀者也今

果有畏也有謀所謂之有畏則吾衆未嘗有勝也
吾兵未嘗有攻也彼何從而畏哉謂之有謀則國
家之患或基於此矣譬人疾之攻於外也朝夕命
醫者視其脈之進退一動一息必加意焉又起居
飲食之慎醫者必決之曰脈止是而不能變也疾
者亦自審曰疾止是而不能加也於是日冀其有
瘳焉當其疾或瘳於外而猶報於中未能去也疾
者吾釋其苦良醫雖戒之日益息焉飲食起居雖
自曰慎之日益肆焉於是疾乘隙而發則已痼於
中而至於外也雖醫之良殆難為計矣自虜乘犯
邊師徒喪敗至於今日知所以為敗者多矣九一
堡一障之疎吾皆營而固之知所以為備者多
矣知所以為敗可以不敗知所以為備可以待之
此禦戎之常也今既重賂以結之為虜之備必異
於此違聖雖未即登當增而後者必休其役戍卒
雖未即罷當聚而練者必散而處擊是而推之則
上下之情無有不懈也是亦有疾者雖瘳於外而
根於中當其伺隙而發則已痼於中而亟於外雖
良醫難為計矣所謂 國家之患或基於此矣者
以是也難者必曰景德中北方講和自是三十矣

天下無事庸未可以不信待之也夫必應之曰此時事之異也景德中虜人吾地流而大衆卒不與戰至今言之者猶曰當是時我不許其盟則虜衆熾矣是強弱之勢未分我未有餘力也虜既旣鑿其入地流而無所克知中國之未易輕於是有講和之事自是無少憂焉反羌種外叛遂有益地之積亦信於前而不信於今蓋利之所在也然則信不足固其心賂不足塞其欲較然可見矣今王師數劬於外又加以北方之陳則強弱之勢豈得引景德中事爲比耶且北方之地爲請旣以賂解之西方以賂爲請又以賂解之二虜知我終不能以地與賂觀之也將合謀必以地與賂焉假或不以地與賂而佯求焉當此時我以兵拒之耶以賂繼之耶以兵拒之則不若今日之兵有備且練也且重賂不資於敵而以供士費也以賂繼之則中國之貨有極二虜之請無窮焉今之謀當以 國家之患必基於此捕人之病將痛於中而至於外朝夕念之唯危亡之爲憂則庶幾乎少安矣某識慮昏淺不能先事以言夢見詢采不敢不盡伏惟 明公位專任重與 周同體類漢需意

議條堡茶考

近奉 朝旨依張忠所相度山外條建堡子十五處計功四十萬某以爲堡數太多又不於羅李家條城恐志未得仔細已令蓋國至今未得窺見虜寨入寨皆以戰勝有所克復是以不致力於堡寨今旣依預降回守虜寨不得戰此等城堡身小若盡銳拔之肆其慘酷則諸堡皆震懼不矣有劉璠之失往特樞密議建譏虜劉璠定川屯東得某欲乞急弓箭子所居如的去城寨二千里外方建堡子仍須堅完縱虜大至須爲可守之計如此不過修運得三五處一有二費不免爲虜陷三得弓箭子且在城寨防守如允所陳乞賜指揮

議斬首級賞罰書

近觀牒命凡得賊首級一切見賞格支錢更不在轉遞酬獎之例此恐有所未盡大槩不欲以首級酬獎者蓋慮壞亂行陣及爭奪不明故也今秋成之際賊之游兵屢來抄劫堡寨弓箭子或有殺獲例無酬獎則難以激勵凡百十騎交鋒非力戰或窟迫即不能取首級非乞別條指揮應敘理曾獲大陣得首級者只依賞格處分如只是尋常賊馬

出來抄劫能殺獲首級者申取上司指揮

上陝西都轉運孫待制書

十月二十七日劄奉 師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安撫都審司公事上駙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尹某再拜獻書於按察待制閣下竊以州郡之於監司奉教約遵憲度而已反此雖無害於治不得為無過某向以糴多事不待報下輒專以行明公不以輒行為責方條問其利害是明公不以監司為威重但裁事之可否空手各重於天下也某竊自思向者明公責其執行則然然伏罪者詢其利病則將以盡其說於左右恐懼恐懼恭惟明公所治東瞻陝西接梁漢南武關北塞上即列城數百里某所領者有徑略數郡之名耳不尊其任又都統在涇軍政一以某之是其所治獨以平涼涇原二縣地不過百里明公以列城數百地數千里之大其於思慮則明公以度某以專其於事實則明公以傳聞某以目睹其謂思慮之夷不若專事之傳聞不若目睹稽矣竊稽整洞矩為隱然大梁論之鮮有異者是以事之利病委餘於公蹟中伏惟察其至誠者其任愚幸甚

上樞密杜太尉啟

某出入門下幾三十年至於才識短長最為淺澆自知甚明況在英鑿平涼用武之地乎特郡守皆舊臣宿將今艱難中當盡其退及以急備處之但懼上損 國威仰累 恩館前此拜章懇辭又以近日授官無有遂其讓者以是亟詣官所未嘗某官徒采其虛名試任之邪果謂可任而任之耶若試任之則違妻事重固不當試也如果謂可任則望終始保庇無幾有所樹立某言此者誠以冠錮在境師兵在七九百指遣未有一事不繫於樞府者則某官見死之淚不獨移於某是亦需惠於邊事也

與邠州通判劉九太博書

得伯奇書忻慰無量伯奇志於古聖人之道有年矣日來年益加於道固益遠某聞定於道者於世事泊如也功名未立其如何幸伯奇安之

上四路招討使鄭侍郎議築賊書

昨日兩得指揮那移狄部署下兩將軍馬於鎮戎軍儀州守把似恐太遠見石輪回奉傳專意如賊

有寇須且持重觀其形勢此最得策今未事空雖
息然未見的實入寇去處惟望鎮並以待之此中
行下沁邊文字至潯州並不令下往諸寨整近粟
城寨不當使預有驚疑故也但齊整兵甲伺賊出
行城中並不令知覺合具上聞

又一首

今早又領標命欲令沁邊州軍拔城作硬寨以遏
滾入之勢竊以本道見在兵馬除城寨屯守外其
戰兵只可在一處枝梧何者賊衆若衆不下十萬
今若鎮或德順兩軍作寨不過四五千人接戰則
不敵葉勢又不足儘爲所來則城以搆矣據兵共
八千八百九十八德順通越
五元兵共八千八百三十五人若只令狄青領大
軍在瓦亭觀其形勢欲求戰則我懸懸不與之較
彼前進則懼我制其後俟其有隙而乘之此計之
得也且賊大衆入寇不過德順與鎮或兩路至於
原明上險非賊大寇之路也萬一賊自鎮或合九
亭路直趨原州則有彭陽一軍在前元亭重兵在
後後亦非彼利也今之所憂者但憂秋之兵少不
能勝虜耳孫明王德發黃州家三船通御者手隊
兵共五千四百三人嗚呼者不過
真兵運耶可得萬五千人然不憂秋敗也秋不敗

虜萬萬無滾入之理望侍郎愈益狄兵專委以制
虜之事所謂益狄兵者候狄往元亭郡即乞使發
涇州兵赴元亭令受狄節制大抵賊入境之後疑
師思慮實專欲令責一鎮或德順二軍兵既寡少
若營於野豈可保其不戰既患其兵少又憂其或
戰兵少則欲濟師爲擾憂戰則欲其還望如此則
慮不得專令不得一也且涇原諸將練事而可倚
任者莫若狄青涇原地形可守而爲要害者莫若
瓦亭此侍郎熟慮之矣以可任之時守要害之
地而濟之以兵則思慮不得不專既令不得不
此先勝之術也某自受任晚夕計慮比於平日似
有所得恐未能上副尊榮則乞令幕府一官到州
諭旨或召某令暫詣下聽命更取裁旨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八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啟

答秦鳳路招討使文龍圖書二首

與四路招討司權府李鳳田葉元積中書

二首

與水洛城董士廉第三書

與權史石格李仲昌書一首

答諫官歐陽舍人論城水洛書一首

答秦鳳路招討使文龍圖書二首

知受命即拜手啟以是不敢更具謝札伏承誨翰乃有頓首不任悚荷之至虜今秋亦聞無集近報舉數萬衆乃取虜戶數百遊罷去未料其意所在也虜數動常以季秋及中春又因月盛時且不甚攻城異時也來未可必其如此何者我嘗送典之戰今之爲謀大抵欲以不戰疲之安知其不能就我不戰而爲計哉觀今之爲備不遇以故意行之是自新以知變而不知虜之能應變之伏聞明公軍政甚治士氣亦振守禦人家必有多籌敢冀指授庶奪專敵

又一首

某頓首再拜承賜手教詢劉進被繫始末城水洛利害早蒙責以不言某以元師主其事是時防邊方嚴懼於軍政處置並相度所害不細獨欲選番以緩其事故默然無所發其實畏避誠足愧愧適會中旨罷其役雖愧亦頗自幸既而二月十九日得元帥牒云彼 朝旨驟來此役於是抗章條其利害伏部署亦自劾奏語尤切至二十二日見詔書罷回路是夕得 旨令具與修利害條上於是知 朝廷前未有 旨令舉此此役乃亟召許遷等運此劉進昔獨以所將兵與其役始以文論之不答差指使召之不若又命見端都監張忠代將其兵亦不受命其與伏議此而容之是節制不復行於下於是放假以巡邊至山外命散其部兵然後進執拘進樂功名有勝要亦可惜然運處如此無以貸也同年董士廉者老因可哀某以書三諭之令其婦癩卒不見從遂同被繫然進等所執文符皆鄭公罷後所發不知何謂也其平居好論議至於起獄以取直豈某心耶世路風波殊可駭畏亂身山林閉目氣埃無路可致耳今聞 朝廷命使定城水洛利害拓地處案亦古人之常但探

己之才略度今之兵力若既城之後分兵而守糧粟以濟緩急冠來又當遣救懼以敗事耳如朝廷果以城之爲利某當乞移許都必有賢才見代城之而不保其利終不給力較電髮以取勝也未嘗尊董如何願早賜教答幸甚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綱田棗元積中書二

荀

某啟某初到郡得前政所占民田不遺直自今納稅一事其決欲行之自念狹窄恐有司詰問益滋久不使於民是以白於鄭公公大以爲然幸出榜諭民給其直且免其稅此一舉諸君盡知之及韓公來某臨郡已兩月所得民間不便事益多見許尤不便者必告之曰韓公且來汝自訴之及韓公來以事自陳者千餘人韓公必盡覽之究其事理覆其根源或見詢於某或命他官參定然後行之其於事固已精且詳矣某益私於此方之民哉亦由前日白鄭公給民直一事蓋以公家之事苟利於民則韓公鄭公與其行之皆一也何必分彼此哉不意好事者以某附韓公爲事多所更置未嘗言者以某附韓公爲善耶爲不善也若以所更

事爲善則不當謂之附也若以所更事爲不善則某前在涇州鄭公朝夕見延其於邊事無不詢也無不應也獨欲事不與聞他則無細大皆往覆究極於議論未嘗有隱未鄭公相顧之意始終若一是則某之論議有可采者也於是事有所得者也苟一以不善贊鄭公則公必怒而絕之何能終始相顧如是也是果不以不善贊鄭公者也不以不善贊鄭公而專以不善贊韓公是學於鄭而薄於韓則以好事者之言爲不通也若以前日在涇爲智今日在渭爲愚又於有識之謀爲不通也此勇固已久疑之不甚信近日益有端緒然不知鄭公果如馬信否鄭公爲元帥某預掌一路兵寧若好事者言行則聞隙日生苟有戎事某無所逃誅矣平涼去年經虜寇殘破之後朝廷不以某不才擢爲此任亦思有以自報朝夕勤事非公掌不遺聲故受署治今五月斷獄不過十數人皆歷歷可訊其營田獲案盡於事者韓公盡以削去之今欲訟蓋簡止以練兵爲事爾諸君家某心主上於禁官哉子發相知尚淹士規益之旨日見某講官當時字有歎於心耶古者判文長明守有授勅解

印授者某重去此一官哉幸諸君爲某辨於鄭公公果不聽某立當解去且以終鄭公前意又不使地日戎事之際使某憂疑自危措置頓失雖被大戮或欺濶事類諸君雷意見答

又一首

得劉伯青錄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封送始文政等以罪配隸字城保寧爲兵會釋公來以舊獄訪於公公今覆其罪苟不至流切則移藉於廣銳蕃路文政等皆在汪於是中上帥府呼此二人懷府不俾二人者來反今取其共獄就逆視之既而帥命二人者來止云封弱射之十弓箭不滿兩握其共獄則詳之矣於是衆議曰其獄往而二人乃來此必審其初罪不爲流切矣其言封弱射不中程者慮以廣銳處之也蕃路舊等才五尺三寸近制短指者亦聽候命二蕃卒方之不少損又命以射管九十弓箭不滿二指在舊卒下等之上汪內地不知蕃路所用皆短箭故是標相遠若必以長箭程之雖積功至入校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蕃路中有犯姦若盜如此比隸軍者甚衆決不復疑但喜得厥兵者二人遂易其藉附府乃詢云

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爲流切然後乃知帥府之意不欲釋此二人於蕃路既已藉之無如之何乃答曰其罪不至極於惡蓋晚其辭所以恭上命也不獨又命劉伯青覆其獄凡汪人之相尊者皆見責曰何乃不稟帥命某聞之甚駭其言若他事則不敢知如此一事則非所以爲不稟也何者始本路索此二人於汪帥既不違復命取其獄視之若果以爲巨惡則當下令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違理獨歸其共獄則某必審視其罪雖其可貸猶當奉承帥旨矣必改籍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此二人其獄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共軍與不易皆繫於本路之不易不足爲行意易之不足爲迎合且本路軍與民整蕃苗以事自許以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罪於本路且命詳之共以事自許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理應格者十一二蕃苗所陳其可行者十不一二皆不以先入之言爲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宜以此一事爲遠慮耶此事拙微而某懇懇爲言者誠以官於體爲甚大也昨日徑略司行某事其於法少礙而事當然者大吏持以前日王文政等無礙於法尚爾今此

恐見詰索何某比去之某謂狄侯曰異日此曹有言必請熟之雖異日熟之徒能割一吏如將校何將校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能使我君畏哉吾獨知畏元帥耳此甚足爲元帥憂也自某臨本路原州鎮戎軍決罪有不至此而特此者有當兵而隸其刑者某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蓋知其守將可任以事當申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將其主校邊夫者某詰之曰若主校與汝共爲隱隱汝懼果以言或主校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汝理有罪者今汝自有罪當罰主校若實汝則遇終不聞是使主校皆畏過美敢若其卒者此軍之大弊也狄侯整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且大將與主卒非人人能督察撫循之也必有主校馬使軍中皆畏其主校則將無所事矣夫士卒不畏其主校則飲博自恣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窮卒至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爲主校者豈使反畏或下哉故爲將者必察學校之貪虐者自去之無使其下能持馬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入將者不使士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校又不使屬部之兵獨畏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也某秩雖

卑然於本路言之與狄侯皆大將之任也責任既重朝夕於邊事無不憂者聞士卒不畏其主校則小以爲憂聞屬部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爲憂今將使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故某所謂於事雖小而於體甚大者正以此某得以諫名官凡事之由直措當於天子廷辨之今乃不能自辯於元帥及露囂於懷府豈畏權耶蓋元帥之體不當以事詰於部將是某凡辯論事可取直於天子不可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與水洛城董士廉第三書

近兩府書皆計上達殊不覺體處何所守之堅也水洛修與不修亦所見之異耳李文純牛忠獻守維州事是非至今有不同者亦何必不修爲是修者爲非但某與狄侯以才略之不廣兵衆之寡少不能遠爲守備故建不修之議適會鄭公罷去遂嘗中肯從水路之議行簡奮忠周之謀必以修之爲便當辨之於 朝廷衆 詔者而來則本路從之亦有名矣幸行簡少思之水洛地果曷何路曷若治他人門內之事豈不爲使耶是行簡可以己其事本路不當變前議也行簡因蹟累年聞改官

朋友所共忻故前走書亦報誠亦私心所善一官雖不足爲行簡言然於夫人之心豈不爲慰哉此事難極某輩爲守職行簡爲使官何不思之甚也試使某今日却以修之爲使行簡以某爲何人那况仗侯強毅有守雖某言之亦必不從前書減裂故未嘗省察是以喋喋頓熟慮之

與懷文石韓李仲昌書

承從鄰署已至德順軍所番劉滄董士廉文字蓋只留往諸處取索及往長安文字不緣重奏既捕之卽是罪人安得妄上文字欺惑朝廷耶必若其言吾輩隱匿卽當徵上不可需也况沉沉矣日飾非但白却署且封起勿毀去卽無害已行文字却取去不便兼且有迹反使不知者將謂不當番其文字唯存其人使委辭於獄自免閉塞之議二君熟思之

答諫官歐陽舍人論城水洛書

某十九日王解州聞永叔舍人其日抵陝郡以數年之別相去才數十里不得一相遇慨然以爲不幸然某方爲奸人所擠去虛百端舉朝莫與爲辨若見永叔必極論是非其不知者將以某祈恩求

援於永叔此不獨重爲某累又且以累知已故不得相見未爲不幸也自天休見優未嘗作京師者用此亦不敢修問左右若專違脚力致手誨何朋友之顧厚也仍以某近喪長子爲慰某始三男中男往歲多病棄城道中物故者也幼子三歲美惠可念三月中在渭夫之長男壯大與姪植皆門戶所倚者一旦同逝人生孤苦至此處世復何聊相永叔見哀之流誠知吾者然謂吾慶不常爲意似未見亮永叔尚爾况他人解水洛事未易可言然事之利害人人各異見不必液咎今既城之則其日自辨不足復論但天休既罷兵任若以城之爲利害論於朝廷不當督涇原部將擅爲此役彼劉堯者爲涇原部將苟知城之爲利害當與天休合論於朝不當數事耳幸賜培亮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九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啟

答河東宣撫參政范諫議啟一首

答樞密韓諫議書一首

賀兗州杜相公啟一首

答河北都轉運政陽永叔龍圖書二首

答鎮州田元均龍圖書一首

與鄆州孫之翰司諫書二首

上鄆州范資政啟一首

答揚州韓資政書一首

答福州蔡正言書一首

答張固太博書一首

答河東宣撫參政范諫議啟

迎捧教書所啟事皆掌旋行不任戴荷之極近聞

蔡石管外補又緣飲會事多斥善士去年 聖上

奮然英斷登用明公登降密諸公天下翹首以望

太平今明公未去位端士頗復見外世人用意如

此言之可爲於邑明公縱以邊事未還當公詎空

久雷於外耶又況北虜四十年休息若一旦舉事

其勢不小嚮將所傳與西賊相攻卒無實驗此謀

豈可測也自古夷狄之得志中國無若元魏元魏始從雲中得代郡太原然後取河北顧明公遠思根本爲 國家謀長久之策一墜一障不足以擇聖無或罔指異時負天下之望某受過幸異直布所懷不避忤犯等慮公罪公罪

答樞密韓諫議書

自使節還都不敢輒上稟記伏事波賜體亮將降手教兼以某兒姪喪亡由加存慰不勝感涕柱植勇朴便爲門戶所託朴又嘗以文贊左右蒙 國士之顧不謂此兒終爲門下之用何則不幸一至於此果在泰所生一兒亦前此夫之年將五十未有繼嗣未嘗不中夜撫心對客吁歎若使憂能傷人亦恐不復再來顧躬矣樞筮事重伏望善調症膳以副禱頌

賀兗州杜相公書啟

伏承相公亟解台司出鎮東土拜恩虔恭即日上下道推懷素志同無少歉然士大夫之有知者相與切議 以相公居位日淺法劄判澤木大施于下用是於邑某之鄙心更所未盡若於 朝廷於生民而言則不異衆說若以進退論之竝爲全美伏

惟相公孫初仕以至顯重無一事不爲人紀無一行不爲人式天下之望唯恐不作宰相蓋獨私於相公誠以有益於斯民也夫宰相之任道行則久處而無嫌道熱則亟當去位然高位大權人所願藉於是故將孫保寵之譏謗阿諛頌旨之議不獨今世前代名公所不能免忝惟識進退之體保初終之節全天下之望考於今日可謂無愧若以歲月則平時所履懼將大損某出入門下垂三十年臣臣之誠實在於此敢持此說爲賀

荅河北都轉運政陽永叔龍圖書

自承河朔之行意竊有疑何者王人在朝天下多福今雖總制一道然所施置不過千里在於重輕立同日而道歲以是不敢爲賀近日得郡下信君謙守道悉以外補又以會飲微過多斥善士聖上慈明永叔以忠亮被過不當以外內易慮忘懷本朝也范公旣鎮兩極則未能幸運當公何得久番於外耶見河東使運所奏罷下等科率一事不謂番意文素乃得詳委至是昔郴州見韓文公所作毛穎傳數稱不已韓之文無不尚者頗怪柳何獨如此烏異見永叔所作秦記把玩嘖嘖者累日益

非意之所期乃爾蓋知柳言爲過相別累年輒此稱道諒後見味也

又一首

十一月申寫下手書會論奏部下事遂不欲通於左右今尋書承所復甚休兼其知某向所陳事某之心愛賢過于嫉惡不獨永叔知他人亦見信豈有心之所愛幸而共世不與之親且學耶今之相知者多見成曰當避形跡見珠者則相日以朋黨果如是類子不幸得罪須盜跖乃可言不然學聖人者皆類氏黨也世態殊可憎然不足卹至于勤事持身亦不敢懈凡詢晉路少時所游之樂今權憲都臺不惟年物之異直畏事耳嘗憶往年送王勝之序云 聖朝方以文法治天下子其慎之當日亦偶爲此言不謂遠發聞草叢唯欲據人細過不可不慮也人還遠意殊不盡

荅鎮州田元均龍圖書

向聞處置保塞第何事其精也兵久驕遂至殺守將若又貸之則無復法制矣明公行此一事使主威復立雖曰喪之人功無以易此甚善甚善近聞京師以微過多斥善士蔡居謙石守道相次外

補未知其終百年來 朝廷凡所更置亦有所存
雖高而事不下接者自非聖人未能無過至于進
用皆天下賢士大夫抵治平之漸也 聖上聰明
任人不疑而奸人忌前隴正務快已意其下思如
此今勢尚微恐其漸熾所斥不止於蔡石之某豈
私於數君哉所慮者隸勝賢絀則 國家憂患豈
止於四夷哉方今言焉 上所信且重者無如元
均頗流番意蓋珠連之珠謀雖陳懼其不見聽也
范公旣而撫之行當公何故久番于外耶某久不
作京師書亦不善執議時事數日聞此憤悒不已
會得明公書因以委道所懷幸賜體亮

與鄧州孫之翰司諫書

與之翰別久未嘗一日不未思並以德度服人企
仰之心不能暫忘耳今幸會而復別重以顯卿之
意笑語之樂中懷悒鬱不啻向時乃知仰高之心
與捨離之情各是一事古語作惡數日此最得之
到隨當別作書

又一首

與之翰別十年所與游處波相知者不數人其間
不以疎近爲間毀譽爲疑自不爲黨其不爲嫌如

言之翰者益難其此向觀之翰所論朋游其觀若
學如其此者亦復無幾驟此相別以某未思之心
揆之翰相念之意詎有已耶

上鄧州范資政啟

某自謫官惟作報書當世公卿素相厚者未嘗親
上啟故今明公鎮鄧鄧距隨不遠而李丞者專來
相過時歸于鄧某又與李俱出門下若遂無又孰
以承左右則何以逃簡慢之責某居此土風之善
食物之同真情懷與樂否李皆悉之不暇一談
也恭惟解邊刺就安速尊體甚休而陽舊邦春物
向盛不得陪高宴傾談有用是爲恨

答揚州韓資政書

鄧州附到七月三日所賜書不勝感忭某久不上
記亦如尊論到隨感傷多患瘡疾盡得平愈食物
甚賤私用雖窘而不乏讀經書益有味體力亦無
疲耗不煩賜念平日與人異同遂至爭論不息蓋
國家事今旣廢故若復云云乃是懷私忿耳不惟
絕之于口亦不萌之於心用是益以自適但恨地
遠不得拜伏門下接倚之心冀能具陳惟望善保
台候以慰傾頌之懇

荅福州蔡正言書

自君讓在朝廷爲言事之臣遂不作書逾三年矣
忽辱手誨以家兄亡殯爲慙感流涕無已因念家
兄平日常以遠事見教而朋友之說多異于此某
所亦以爲家兄說受當然朋友相成以義者之家
兄沒兩月某卒得罪使高尚存聞某託獄其亦受
而成疾矣故自謫官而來不以廢故自悼惟以君
教爲恨君讓於某兄弟皆厚故道此意漢東土風
不惡寓家城東佛寺私用雖窘而不乏讀書日益
有味不煩審意君讓侍親多憂同人或急問以慰
思湯

荅張田太博書

頃年在忝嘗見家兄稱道閣下之道人及來安定
會軒車東還遊郡始得訪見則仰高之心有所從
矣暨至平涼同僚議邊事有石若乘者數數論閣
下之所施置無不得空者蓋所敷伏迎見孫之翰
撥閣下之德德懿行足以虛今世故某奉接未數
而仰聞盛美爲日久而且詳也謫官來止作報書
雖欲通記左右顧不能致今季吾存却至厚感愧
無已又承別拜恩命即未知何日再接高論不勝

區區之意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啟

答許用章祕丞書一首

答汝州王仲儀待制書二首

答鄆州通判韓宗彥寺丞書二首

答環慶經略使施待制書一首

與鄆州丁憂李仲昌寺丞書一首

答李伯昂祕校書一首

答張子立郎中書一首

答謝景平監簿書一首

答江休復學士書一首

與京西轉運觀察院薦獎景書一首

答范化軍致仕李康伯宰府書一首

別南京致政杜少師啟一首

答許用章祕丞書

數日中連得兩書旨意甚厚兼以曾見聊文過賜
得通閣下在某為前輩於文高于道淳者也空有
以指其疵取易其未至以成朋友切劘之益今乃
由為題品豈德隆者專譽人之長以誘其進耶不
然何許與人之過也感愧感愧請來介云已有嘉

州之命不知信否閣下以志獲罪其為雷滯亦久
矣造物者得無蓄意入違革革奉此為謝意殊不
周

答汝州王仲儀待制書

郡校來夢賜手教具舉專體字格兼以通解為奇
意高理詣誠所欽伏然閣下謂進與退繫乎道之
所在雖聖門達者無以為異也若論大才與不才
猶有遜焉益才者容有小人而不才者不害為君
子君子而才不至其進也於世不甚益亦不甚損
小人才而進雖樹功立事其盡益渡閣下試思之
以為何如

又一首

辱賜書教承自至汝陽政簡訟稀尊體安適某到
隨州城東得一僧居竹樹甚美頗有隱者之趣所
愧者以罪未耳

答鄆州通判韓宗彥寺丞書

某被罪放逐於時之士大夫空見損棄不與為齒
閣下無一日之雅忽然見過閒懷論議與平居交
游之書者無少異閣下真為於義者顧某無以承
厚意唯欲仰令德而已

又一首

傳書曾述及鄙文今錄近所作四篇附李丞適呈
皆有為而成非立憲如古文事之為也閣下方以
才名為士林推重當世名卿鉅儒凡與游者其作
為文章莫不遵道聖功揚德音如觀樂於宗廟和
平嘽捷無不得其宜若夫廢故之人其心思以流
故其言或宕或迂或激或哀異此則非本于情踴
為之也學請急弦促紛烏足雷大雅之聽哉惟閣
下亮之幸甚

答環慶經略使旆待制書

某向傾州得在部下官事未嘗相檢察笑語未嘗
見疎外此閣下于某甚厚及某盛夏就微閣下相
視有不忍之色親視賸屬不啻骨肉逮及詢官盡
室獲歸無少失所此又於某甚厚自見放逐平日
遺書早有以及紙見問者閣下方領兵責重乃能
數千里惠者勤勤見如此又於某甚厚某接熟左
右固未久然西骨頓通空何以為報惟祈益樹德
業早登公輔得為擊詩以道盛美此其望也

與鄧州丁曼李仲昌手丞書

向者足下說南陽孫守言人之才皆有分定雖強

之不能有所益若德者在人勉之而已足下賢於
僕德果可勉耶僕就足下為走而親曰母矜己無
委法無報然足下以為德矣足下樂哉說語僕云
願請此以自儆此三者非於足下有所見也汎論
為史者當然耳足下乃能如是真好德者也既相
別因思足下之所未至者輒復來規足下讀孝觀
古人之所為其好賢惡不肖甚明然於行己似有
小異足下於今世所與游者賢不肖悉有之賢者
果能親己足下固親而學之矣賢而適與己親不
肖而適與己親足下雖能辨其賢不肖之異而皆
用其親疎而親疎之立以人學已棄之不詳不已
親而強附之為佞耶君子之親賢非以發其祿仕
振其名譽蓋將以立身而至於道者也故與君子
處斯君子矣與小人處斯小人矣為長者折技尚
無愧焉有親賢而為佞乎若不肖者素與之學不
當絕之母自昵焉可也世復有以附己者為賢異
己者為不肖不獨置親疎其間又從而反其賢不
肖之實此所謂朋黨者也幸足下不繆於此且勉
於道放縱以盡言唯勉之又勉之未見其已

答李伯昂秘校書

近令弟某等示長後以揚水博奉薦為謝足下以名臣子在選部二十年能廉幹任職監司自當以進賢塞公議豈必別游為先客耶不敢當不敢當

答張子立郎中書

連得兩書皆以先文誌文事某於鄉里士人銘其先世者多矣其人於世不顯要共一事可傳即為誌之況先文以宰相子致位三品樹立事功始終灼然為人稱道者耶敢不承命

答謝景手監簿書

勸者過鄧承見訪以足下尚少語不及他止奉詢宗門而已今得所惠書辭辱而意厚感歎不已始某季先公頗遂與二昆接熟今又得足下何其昆弟多賢使某盡從而游也足下力文樹德古之交友得忘年者獨有某焉

答江休復學士書

逸中兩得書并詩所云牙校附者苦訪之不獲用是答不敢作書當見亮也自河南內之喪便有平涼之行亟更就撤窳治百病端平無恙髮自潤之巧遂得在外聽旨只用不合貨與部賄錢控款不改正惟收徒流三千里私罪當造二官逐命漢東

之命至此聚族不至矣所雖未得運腳自使然亦無悅日讀書詩一篇了無仕宦念必素處也

與京西轉運劉察院為樊景書

某頃守鄜嘗薦士其取之初不甚精以謂天下下負甚衆官苟小大各有所任按十得三四亦不為失人又其異日無狀已必預其罪以是無所愧負若薦人於朋友則必慎之重之益不如所稱則為誣同苟以貪墨取罪則已無所損預獨朋友坐之其為愧負萬萬於已得罪竊見州學教授樊景年三十歲學二年進士始家江南大父以策蓋為閩寶功臣家兼今無仕於朝者景幼孤養於外祖萬公慎交高公高深尚名檢景淡存外氏風某論官與之比者為學未見其已其志篤於道者也所作文辭與今之名能者不相上下為學官通作對三年矣今將以八月罷去近制鄜據與縣主簿糾三考用二人薦為縣令景始一人幸閣下成之某嘗與景論為政景以取吏寬氏為先是敏於政者然某見其志與行而未見其為政故詳其所見而略其所言使其為政不必後其志與行也某日見廢黜不善道當世人過惡獨見人之善美不克有所

得參誠知向亦用此取罪然似發于天性雖重得罪不能自己累雖從葉游今之所稱皆其行實於累無錫鉢如重是雖私啟其實公論閣下雖不識景果用某言是亦公薦之也異時果得見門下閣下自觀其才實將復薦之又薦之恐不止於茲一薦也則某不獨爲某求知閣下亦於閣下知人之明不爲無助立止於無愧而已

荅元化軍致仕李康伯李府書

與閣下別久然心未始忘也某泊於風波自取放逐閣下齒髮未衰遺榮養高同交茲世其識慮相去何寧壤之異也何期未賜素絕四致榮尚稚意動密至榻至牀某雷鄧侯房州叔父過當請鄧待闕拜見不晚請悃非而序莫盡

別南京致政杜少師啟

某自初春卧病聞拜新命卻侯稍安即修賀啟無何所恙沈綿迄今未獲生理固不可期若遂不能建誠左右則抱恨無己自念受恩門下三十年每聞相公一笑爭則咨嗟稱道爲門生之光今手備七十確然去位德全道隆終始無玷權折忭躍異於當日某得罪本不更不復論及仇人殺以賊見

巧竊理百端卒無亮髮自謂自謂無愧于人然於相公不得言無愧嘗說頃年相公在監司怒次主吏月朔預取俸錢者俸錢尚不可預給況私用奉錢耶蓋向久去左右減裂教誨止知康身不能堪事故自譎官未嘗他尤但自咎而已惟於有位者不敢先作書問今相公致政選第方敢少露悃悃某雖伏枕累旬醫言據勝可療萬一有參庶幾再得請見門下不任依戀激切之至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行狀碑

故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上柱國陳

番縣開國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謝

公行狀

故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同州華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上柱國陳西縣開國伯食邑五百

戶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故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金紫光

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檢校太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

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贈太保中

書令文康王公神道碑銘

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上柱國陳番

縣開國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

行狀

曾祖廷徵國子司業越州觀察判官

祖懿文祕書郎杭州鹽官縣令

父榮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

侍兼贈戶部侍郎

本貫杭州富陽縣章邑鄉赤松里謝濤字濟
之年七十四

謝氏承譜自公七代祖已下官諱吳存始居河南
之緄氏至四代祖終衢州刺史葬嘉興因家江東
及鹽官葬富陽縣遂為富陽人富錢氏朝吳起故
散騎而上三世不為朝廷官公始十一歲嘗與父
客談散騎私觀之見其辨對有成人風大為歎異
學舍有說左氏春秋公十四歲從之學歸與同
輩仲其養必盡其師之所傳既冠寓居吳郡會洽
晉平郡國嘗表賀吳士為秦者文體弱吏數人皆
不能如郡將意公私草之為人持去郡將大稱懼
吳中先生亦自愧不及故王黃州羅拾遺處約並
為吳之屬縣長公與其游羅嘗與王書云濟之揚
推夫人盜吾曹之敵其為名流推重如此淳化三
年來進士上第除梓州權鹽院判官明年登登益
部公以梓近益為大郡畏益強適且利以自資攻
之必亟益大為守且時近郊多林木乃白郡守悉
取之以完柵柵且為薪蒸之備既而被圍百日焦
柵路絕城中賴馬公參陳謀議公益整暨及圍解
於僚吏為最力既遷梓州觀察推官明年權知益

州之芋陽蜀民流散之後田產荒廢詔寄凡入租
占田有能倍入者斷以新籍於是東右慶尉上四
貢民場者多上其素產公曰此權時之制 或說
葉耳勞利其倍租而使下民失業豈經制哉乃令
盡還舊土所施行與 詔書吳至道二年召場授
著作佐郎 太宗而諭令通判大藩即通判青州
遷秘書丞又通判筠州知興國軍 真宗考籍有
五年無過者特遷得改太常博士一日內中出朝
士治績者凡二十四人名付中書門下令召見
即以景德二年冬對長春殿賜五品服令通事舍
人焦守節送學士院試試之明日會選奏書急降
詔北任是時曹獲盜起又虜者公趨齊鄆來土頌
騷 朝廷慎擇郡守 真宗而論宰相非日京東
關人秦曹州關人謝清可轉官知曹州遂除也田
員外郎曹之征賦著分送雅陽舍公至郡會霖潦
兵軍在道者不克進公曰自曹及宋陸行數百里
平歲致之不為易今泥淖益困吾民且江淮漕運
日至駐揚城下曹有虞濟漕亦通宋師使曹賦得
增送京師雖陽自取江淮來未以直曹賦豈非便
耶乃開康盡收屬縣賦且上其利狀遂與轉運使

交奏 朝廷從公奏降 詔集美未幾召還丞
詔新而萬安詞舉兩湖因言岳瀆有請禱而無報
謝惠義或為闕 真宗是之因 詔自今修報如
禮是年西南有大星見占在蜀分 詔公巡撫益
州西路入別受 詔與並州張公詠同議鑄大鐵
錢利官於是考鐵價與舊錢更相均准故下不得
盜用而物價長平蜀人至今使之使回舉三十餘
人宰府疑其多公而陳諸吏幹狀類署運坐以實
必行承使舉吏運坐自此始後所舉多踴躍者不
調者猶為郡守四年授三司度支判官大中祥符
初出知秦州又知歙州改度支司封員外郎坐三
司判官日舉擅茶官被罪奪司封五年復為度支
通判河南府馮魏公罷居守為公于朝召試授兵
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惠由司出為兩浙
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元禧五年
兼侍御史知雜事乾興元年遷戶部郎中承定陵
駕將發少府治明聖象物甚侈大山陵使奉 詔
自京至陵凡城門民舍罕隘者壞之公上章言先
帝封祀儀大物備尚不聞廢壞所造城舍今遺制
務儉薄反以象物壞民居非先帝意願下有司裁

損車說不報物議是之是年以疾求免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天聖中代選遷太常少卿判官太府寺登聞檢院以步復鞫奏求西京等司御史臺鞫年改秘書監臺任滿就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戊疾薨二年八月嗣子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絳奉公之喪自京西歸葬于雷陽公生平不知家事然及受世萬宗門有孤者收養嫁娶如己子在 朝廷見貴勢無所降屈士子進見雖少賤對之肅然及交言則開懷無少隱故人皆憚其高而愛其誠況治郡部吏有一善必孜孜稱薦或犯法雖甚惡之直其罪而已未嘗有故刑故終身無二嫌怨者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黃叔才嘗作揚允恭墓銘甚負其文類公可能損益一字者我當辨之公削去二十一字叔才歎服不已而京被疾人有贊文者必讀之終篇或摘其詞之工者得道之共愛贊士類如此初兩浙轉運使還朝議將以掌誥命會得疾逾旬不能無事遂寢素好修煉藥術善與方士談視藥利泊如七本朝圖書之府惟昭文史館集賢秘閣公與兵部同時分帖四職太府等實父子相代攝

种崇之見于衣冠盛第婦夫人崔氏連封博陵郡太君夫人許氏封晉陵郡君初載騎五子皆以五行定名公次第皆有文稱終公安令館今為天台今果從方外教號安隱師坦左侍禁子三人長即兵部次約特作監主簿少以才敏知名季特太廟齋郎約特皆早亡女四人長適同出身周盛次適德興令 克臣次適延陵封博望次適吳縣封楊士彥孫三人景初特作監主簿景溫太廟室長景平試校書郎女孫四人並幼公才位德美常列國史敢直紀行實以備史官之錄謹狀

景祐元年十一月日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朝承郎試大理評事兼察院御史充館閣校勘尹某狀

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同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柱國龍圖閣直學士伯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曾祖諱 皇不仕

祖諱某皇不仕

父繼又皇任殿中丞果贈尚書戶部侍郎本貫懷州武德縣待賢鄉德業里李九及字

某年七十六

公之先三世傳春秋學至戶部始以明經取科第
公亦世其學端拱二年及第授解州安邑尉居官
有能績秩滿再調京師廷見曰太宗省其勞狀嘉
之禮大理評事知解州三水縣將室貳用師轉賦
兼以餉軍再至積石管在朔先遷光祿寺丞通判
雅州會孟據成都不逞者詳言以驚動旁郡公詰
孟謹備郡境角然事寧 別著集論遷大理寺丞
通判寧州卒都進者謀亂事覺公懼避北者不能
自明猜意辨析全貸者宋移通判邠州遷太子中
舍殿中丞為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未幾出為利
州路轉運使先是戶部合老京師嘗墜馬大衢中
人亟以告公朝服即步出府門趨其所頃之導從
者皆至戶部魚他傷肩輿以歸或以事聞者及奉
使入辭 眞宗問曰卿父墜馬無傷耶因賜三品
服是時臺郎御使史出預使任尚宰賜金紫公秩
卑初被退用措紳祭之至部會歲數奏賑饑之章
未報出倉粟數萬石散之民無轉徙者處固子博
士入尚書省由主客金部司勳五遷至金部郎中
歷三司鹽鐵判官京西京東淮南河東河北五路

轉運使京東淮南皆再主前在淮南開漕渠通廣
陵市或有異議者罷知泉州使由淮南入為三司
度支副使授光祿寺卿知荅州水行政太常少卿
兼江南安撫使遷光祿卿允淮南制置發運使時
東上大饑自淮轉粟五十萬濟青徐兵餒授右諫
議大夫知揚州使知潞州代選授給事中知同州
景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於州公為政平
易務為靜治不喜作為聰明部吏或犯法須其自
辜然後置于理其用心寧失有罪不忍欺自己發
故所至有長者稱掌內外有三十年金粟羨盈累
千萬供德用度無一敗事不獨精敏故人以異聞
見詳熟他吏難與比者樂為士保任百餘人多至
通顯母曰氏追封某縣太君妻安氏仁壽郡君子
五人熙載同學究出身早止熙古進士第為屯田
員外郎熙積衛尉等丞熙朝大理寺評事女四人
長適屯田員外郎何曰次適天章閣待制楊摺侍
御史程穀屯田員外郎夏安期自適楊氏而下俱
止諸孫七人嗣子奉公之喪即以某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葬河 內某鄉某里先公之墓次前葬錄
公世系官閥并其行事俾某次之將承作者以誌

其壘某詳載其實以

景祐五年十月日責授崇信軍節度使李善
記朝未即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前監唐州酒稅戶某狀

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金紫光祿大夫

行尚書吏部侍郎檢校太傅中書門下平

章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會邑四千一

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贈太保中書令

文康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景祐元年秋八月壬戌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王公亮千位 天子震悼翌日臨其喪廢朝三

日以太保中書令告其弟命鴻臚內侍通治國喪

事贈物孤孤辛用共加等禮官考行謚曰文康即

以其年十月葬河南府河南縣浴苑鄉魏封原泉

二夫人贈馬公諱曙字晦叔其先太原人始王氏

居太原爲著姓其後有徙而河者公之先君能傳

其世系之所從實隋世文中子之弟績之後績既

末泉子泉泉而下間有儒者然不大顯亦未嘗去

河汾經亂占其譜不復貫故後世唯祖泉舉子

至公始舉先居河南今遂爲河南人曾祖傑祖崇

生兵間以義勇自許河東大將周德威聞其名

召補裨校德威後帥燕軍以戰死夫知己功業不

著以香考於累執少事燕地感家世儒者不當用

村武進乃南游嵩洛得佐萬諱用之者烏之友遂

以文擢遷太原至境上時劉氏方據其地嘆曰天

下將定以區區一方走天下兵此危國也遂不入

止上黨陟廷致踐府府罷不復作吏職四方書氏

手抄之晚年書數千卷培拱中終泉師及公之賁

進粟三代曾祖太傅曾祖執張氏韓國太夫人祖

太師祖執閻氏齊國太夫人考太師尚書令執郭

氏魯國太夫人公少舉進士淳化三年上第釋褐

河南府鞏縣主簿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

天子用古科日者方簡之士工部尚書趙公昌言

舉公賢良方正試入等授著作佐郎出知明州定

海縣代選爲群牧判官賜五品服遷太常丞受

詔侍傳燈錄判三司憲由勾符司考察開封貢士

坐失實出監廬州茶稅束封加恩遷博士通判殊

州未至任 詔遷務脩冊府元龜以工部員外郎

充龍圖閣待制賜三品服從分賜意工部郎中改

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部吏受賕失事劾罷知

青州改淮南運使靖期勾當三班院糾察在京刑
獄權開封府事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坐開封府
日保任祿吏犯法降授左司郎中尋復謀議大夫
召爲給事中兼太子賓客天禧三年同知禮部貢
舉所請士或偶言被抑無行者從而諱之不復辨
狀降爲諫議大夫俄復給事中同知通遠銀臺司
門下封駁事兼群牧使四年寇萊公被罪坐姻累
罷學士知汝州乾興元年猶以前坐責授郢州團
練副使天聖元年起爲光祿卿知棗州二年再知
汝州四年復給事中知潯州六年遷工部侍郎知
河南府移永興寧七年入爲御史中丞兼理檢校
七月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明道元年六月朝入
殿奏復舊者爲定制先是禮部尚書張公諱再守
成朝蜀人懷之以爲徒無繼者及公去遂有前張
後王之諺其臨化郡則因其俗而治之施其術若
無窮然使人愛之如蜀人爲尤無獄訟無細大必
精慮處之上堂有殺人者公察情非是而訊其狀
其人以爲不得與殺人者已無死理卒不自明僚
吏亦言不足疑公密以物色捕殺人者得之作辨
獄記以戒理官前在兩部有中人建議廢旁陵差

居獄之取利以爲固衰公上言神道尚靜今並有
興作幸細利爲家人頌襲之薦非所以示 組宗
意子時邊律方用土木取功實害未嘗擇其守正
任中 憲日屬玉清昭應宮災 詔以衛卒及掌
事者付差勅大起狀時太后臨政謂公曰此人太
非天災必戮守衛者公上疏曰昔秦桓僖宮災孔
子以爲御名信親盡當戮者也漢遷東高廟及高
園使毀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遷東高殿不當
居陵旁故天災若謂此宮所建非應經義望以臣
議下大臣苟不合故無籍諍崑曰里時議者或云
官當廢未及對以疾還第即上章求解致仕七月
授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陝州是冬改元推恩
遷吏部二年夏徙知河陽秋再知河南府十一月
被召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明年七月如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未幾薨發下乎沒焉以至大病享年
七十二公幼得先公所聚書讀之至同官春秋尤
極其義故爲文章必本制度臨政長于斷事雖天
性通悟發爲事業迹其源流益有助焉果德中
天子嘗命近臣修善時揚文公在翰林公止太常
爲丞制以二公並命論者以材名等矣非復爵位

差降也臨益部日會廣饑泉心頗擄公曰往時蜀
 擾非有豪傑為倡先特以機寇不息驅而合之沒
 大耳今欲制其萌莫若禁盜於是嚴盜法犯者一
 切皆死與金穀募告者又俾爪吏搗其囊索至
 謀者久必就拘或示慘刑蜀人服衆咸中遂無盜
 用然他法皆寬平註誤多貸免嘗有卒夜告其軍
 將亂公覆狀立辨其偽斬之軍士皆感泣蜀舊以
 季春糴粟粟以濟氏言判者增其直公批修復大
 臣雖以財費不充沮之未有斥言不當違者及公
 授據經典辭頗切至 上及太后皆感悟薄前守
 衛者罪修宮議亦寤明道中歲旱公以成湯六事
 為言且云今一歲四秋則政不節事也願浹以五
 事為或在河陽會運使濟瀆祠無公上言去瀆山
 川日非時祀請罷勿祀以息擾下之弊公坐萊公
 去萊師十年天下有宰相望士大夫惜公且老懼
 不見相廷金者久之及祀節筮用雖以東宮之舊
 上雅意所屬然亦公議有在馬嘗以人臣志不節
 檢洩自虧損在京師居第陋甚起居常一室中庇
 唯二馬食無重肉處之泰然蓋矯時之為也篤于
 朋友樂周其急治家甚嚴退居私庭諸子甥侄獲

經侍席間命次子鼓琴以自娛終歲無絲竹之樂
 洛中營小園峭意甚壯末年思謹愈極終不得謝
 有志勿就良足悲已初夫人石氏平原郡君次夫
 人寇氏馮瑚郡君子二人並奉處部員外郎孝謹
 溫厚得其家法益柔右贊善大夫為學好古善自
 樹立二孫慎言光祿寺丞慎行太常寺太祝女七
 人適投善郎陳勣將作監主簿趙士宗殿中丞珠
 瑜殿直楊奔臣唐州推官尹宗濟光祿寺丞張宗
 簡將作監主簿陳安石孫女四人並幼公毋弟映
 試將作監主簿早世有子二人並謫左侍禁益沖
 將作監丞公所著文集四十卷兩漢詔義四十卷
 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群牧故事六卷
 莊子指歸三篇列子指歸一篇再使北虜作獻十
 卷使錄二卷公既薨二年虞部君泣謂某曰先君
 素慎密在中書樞府為上謀慮雖子孫莫得聞故
 嘉言密論無一傳者在任他官多用章疏論事命
 從子益沖書之益沖密書其藁今頗得存及諸行
 事皆世所睹者大懼失其傳子故吏當次之將刻
 石以示後世 不敢讓 以世系官閣總裁之繁
 以結云

惟君御臣勿瓜勿疑知之厥艱惟臣事君曰追曰
退處之惟難嗜其知之公始庶士旅于外處乃列
從官乃賓東朝推 先帝明達今 皇聖信之有
初保之有終乃翊辰政乃冠內樞惟 皇之懇嗜
其處之公在中歲官嘗下遷不勉而和匪畏而度
衆常以堅亦既在位帝咨考成時唯典刑靡遠日
居崇高自名竭忠以誠知臣處身匪戚艱難惟聖
達賢公實全德誦之刻之以永其傳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表瑞送誌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

知河中軍府兼管內河堤勸農使駐泊軍

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劉公墓表

故將仕郎守河南府登封縣主簿兼尉衛君

墓表

故朝奉郎太子中舍知漢州雜縣事騎都尉

王君墓碣銘

故王先生述

故大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公司尚京上柱

國王公墓誌銘

故推誠保德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

傅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

二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趙公墓誌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

知河中軍府兼管內河堤勸農使駐泊軍

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劉公墓表

彭城公天聖七年四月薨於蒲後三年其子凡葬
公河南伊納鄉尹樊里又五年凡以著作佐郎宰
方城告於故吏尹某曰于父晚節始得以諫議事
先帝達今 天子即位到放從官亮節直聲為
時名臣然在朝廷不四五年淹卸外藩帝至大任
是故道充於友朋而未被於民論議通古今或阻
於當世平素蘊蓄有所不伸潛德隱行晚發步彰
大權大流風道烈發天其傳頌揭石墓左以表之
懇讓不克輒論其闕閔云

公諱峰字耀卿咸平初中進士第登河中臨晉閔
封封丘二主簿河南潁陽令遷著作郎監陝州尚
稅改著作郎知河中龍門縣通判益州天禧初擢
為右正言於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本官
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右司諫換工部員
外郎兼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
三司戶部副使兼典 恩轉刑部旋改吏部員外
郎出為陝西轉運使未赴職奉使契丹還以本官
充龍圖閣侍制知三班院提舉諸司庫務天聖二
年同知禮部貢舉權開封府三年遷刑部郎中充
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五年徙河中府治河中

凡二年年六十二公少為古文章為於風義始舉
進士與張景定交論道汝相師友初為龍門宰部
有即盜欲人不忌命公領會事自補悉擒之公曰
此刺盜也送府或有判叛去者且對兵弱不廷番
捍防皆命斬之一府服其果文康王公鎮蜀有以
威暴上聞者會公自蜀召還討 真宗問曰交策
王曙治狀何異耶公曰前凌策在蜀歲豐少事得
以平易治之比歲小歉蜀人剽輕其心易搖故王
以嚴刑制之然所誅殺特盜賊耳未嘗變 陛下
他法帝善之初為諫官屬歲汙饑後河決東郡公
上言歲數不登力役疊起元元固苦道堦相望此
宰相事也未聞有濟之之術願策馬以塞群望疏
寢不報京師民間傳有靈泉飲者愈疾議建祥源
觀 詔初下公上言前世有傳聖水愈疾者皆誕
妄不經今盛夏元陽大興土木以營不急非也國
事自上清宮建凡有興作皆准本符瑞以答天貺
臣下罕有以土木沮議公 右守正無所擇馬又
抗論時政前後數十事今據其要者公以外官有
衆之說而使竊民轉從汙策弗開登考課即明
吏職廢弛寔以及此昔邵信臣守南陽關田三萬

項此實幼也今守宰居位皆積日以幸遂非有素
 於民者空中明考課法一切易殿殿以督之又請
 禁民養孝養而爭浮圖老子者或受父母教及親
 亡者勿禁先帝世史一受賂終身不見焉及天禧
 晚政稍改寬貸或獲得進公請並其制累赦多原
 又公荒歲入粟者止與上位虛名假之不足為
 將之制空自乃右而上得與武臣奏補子弟為此
 吏部此制擇善吏為御史府主簿三司法官時有
 責臣亦以親庸補其員公請罷之因言近臣封見
 不當為子弟乞恩以開幸進公以古之荐士受上
 賞今罪有伏生而賞不著非沮勸之道宜較其章
 著者推以恩典國家景德役分部著使魏按刑獄
 公以為郡守皆朝廷臣轉運使已專制舉之職
 復置使按郡非所以責任守臣而息獄訟也當罷
 之河北平 詔勞師臣建吏卒獨不及民公請獨
 兩河歲賦以寬之又建古點章勾篆刻之役崇尚
 學州復聘士之經其章疏大較如此此行者蓋一
 二馬有唐故事拾遺補闕字性承風諫得以廷論
 以事 國朝授者或兼儒館或領外字尋以充文
 推封爵之臣非復曩時職第天結 詔書置諫官

御史十二員者得公與蕭簡舉公宗道二人為諫
 官凡所論列拜疏而已未嘗請對公獲舉故事自
 是嘗得對遂為故事及遷司諫會論疎次刑獄事
 章不下田讓不拜異日章報乃受命公學於故舊
 始終無少間也王文康坐罷榮公責官朝士無往
 者公數白友朋之義獨廢於今世聖聖誕無愧矣
 乃出餞之雅愛處士李請之為人讀終公陳其公
 退之行 詔贈讀著作郎其敦篤如此 在東京日
 有歸老之志求領雷司御史臺不允此君還不請
 闕額從河中卒如其請難進易退有古君子之風
 為公之先代郡人後魏孝文之遷都因徙家於洛
 陽十二代祖環錫北齊中書侍郎環錫生坦隋大
 理卿坦生政會唐武德功臣封濟國公政會生無
 意尚唐太宗女西平公主位至洪州刺史無意生
 奇為吏部侍郎天授中為酷吏所陷奇生獲嘉令
 換言慎言生河東令聚聚生和書郎藻藻生茶州
 刺史符符生洪洞令珪珪兄弟八人宗老宗望最
 顯宗老位至清海軍節度使宗望相 昭宗至左
 僕射 生父父贈太保諱岳仕後唐終太常卿大
 人趙氏封天水郡太夫人太常生烈考贈太保諱

溫叟事皇朝終御史中丞夫人李氏封永樂郡太
君公兩娶趙氏右贊善大夫朱之女今郡君有子
七人長曰昺將作監主簿次即著作郎君次曰先
將作監主簿次曰包忱把院丞太常寺丞祝觀先
早立女二人長適大理評事王珣次幼劉氏自
中丞而上帝備累朝圖書著作兄弟皆聞故有材
稱著作又登進士第能世其家矣今世衣冠雖或
前朝舊族然經級大槩離去舊邦不則爵命中絕
譜牒散故無如劉氏輝耀盛大者又自濬公而下
至今十世猶莽尹樊里此其尤異者也初公慎貢
部其洋奏名及為河南以樣史事公故著作君以
家世之舊為請某謬遂非工獨能不由憲以私於
人用以傳信於後故敘先烈則詳其世數紀德美
則載其行事稱論議則舉其章疏無溢言費辭以
累其實後之人欲見公德棠棠當視於斯文為不誣
矣景祐四年月日刻石

故將仕郎守河南府登封縣主簿兼尉 衛

君墓表

君諱景山字仲安魏郡南樂人後徙家河南累舉
進士不中第景祐元年西都復園子監學士共薦

君得試國子主簿歲餘改河中府士曹參軍仍在
西監講書四年授伊陽府移登封主簿康定二年
六月三日以疾卒年五十君少以辭章為人稱年
十七舉進士魏郡首選之二十餘始來河南蓋自
飭謹接朋友恭甚群居論議默然若無所辭或從
容與之謀即多所發明以是前輩知其讓己少平
皆慕其為人交譽之無一異者晚節所守愈固通
六經章句大義從之學者常數十人或與君評後
進人物君雖實整有粒重然多向為之品目人訖
其所收太康後頗有成立者人更以此服之末為
名公知遇說崇微以禮政之始主學嘗丞相沂公
稱其行於 朝因以入官為父續祠部員外郎並
文館有名於時母郭氏太原縣君娶王氏一男籍
民九歲一女十二歲君卒後五十七日葬河南洛
陽賈相御靖問里洛中士人告於予曰衛先生葬
空有文以誌其墳予知仲安者是當為之誌會日
迫不克納其墳遂表於墓

故朝奉郎太子中舍知漢州魏縣事騎都尉

王君墓碣銘并序

太子中舍王君以康定元年三月某日辛酉二年

十一月某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某鄉某里某其孤尚忝尚誌謂某曰歐陽永叔既銘吾先君之壙願得文以揭於墓某與君遊最嘗不取以讓云君諱汝字師點其先京兆萬年人五代祖迺唐李爲豐州刺史世亂不傳歸還葬果州西克州圍山下里人呼爲豐公某曾祖福華王蜀爲其合州刺史祖某父某通經術皆以壽終君幼總警善爲辭章兄湛取進士第有稱於時君始來京師爲廣文生數舉不得第湛果官司封員外郎君用司封廢投將非監主簿調鄭州原武河南密縣主簿天聖八年詔舉郎諸曹縣主簿尉堪爲縣令首公得以擢焉澤州晉城縣令縣治在州下州有虜銳軍選所牧馬旁郡會義飢縣民有止田者軍士遂誘某田爲牧地民既復馬當還故牧軍士以勳力取強於民吏不能禁君至立辨於即卒徒故地莫有犯者明道二年詔舉郎縣吏有治實者求路轉運使蘇杲以君名聞即召遷大理寺丞知京兆府監田縣事遷太子中舍知陝州夏縣事縣迎山頗爲水患又城池久壞杲益出入無限制君訪於府某堤斬城人皆使之移漢州雜縣會兩州大饑君率富室

入粟數萬以濟貧民救李襄論爲君爲克凡六克其治或爲在爲長皆得以一縣盡其用精敏敢斷官有欲役未嘗以嚴期暴民事皆迎辦民或訴枉者雖害爲郡埋決者君必窮處奪究不以勢奪其守以是能庇其民爲人平易胸中洞然無少隱與朋友遊有始終謹密惡異端尤不善陰陽拘忌之說識者尚其通焉娶胡氏封安定縣君子三人尚忝尚誌同年取進士第皆賢而文尚辭舉進士五女長適殿中丞吳敏次適殿直朱浙次適潯州屯署令楚建中次歸吾家子朴實其孀幼未嫁初司封葬河南君嘗語諸子某日當從吾兄及終遂奉奠言銘曰

生於蜀官於蜀又沒其地來葬河南實成君志九原可作從我伯氏子孫遂家以祖從世

王先生述

先生嘗有日次子豫狀先生行事未告曰侍讀李士揚公既銘吾先君之墓先君知子子不可無述于惟揚公與先主同年進士出處中外四十年知先生治行詳且實某如揚公世人信其文亦某如揚公子若復次其事徒使人疑其傳故不敘其狀

獨述予之得於先生者慶曆四年即先生治蒲之二年予自安化徙守平陽道蒲先生與予語春秋用古意志二十篇且曰此未嘗以示人先生於策既善惡之著者若無所指意其甚異者策之所尚或論之衆之所謝或嘉之予亦疑其然先生爲子開其端贊於天中之道考之於春秋無相夷者嗚呼先生所美善善也所論善惡也於今曷避而不以示人蓋大遠衆之所議謂之盾反衆之所尚謂之隘衆世皆然惡得獨異而取危耶空乎先生之不以示人也先生沒善志且行於世觀其善然後見先生之志於時未嘗仲亦未嘗屈也後之知先生者其在唐志乎先生諱弘字某歷居大官在朝廷爲名臣由樞密直學士爲涇州觀察使涇原路經募安撫招討等使領兵責重以其佐軍敗罷爲郎復遷天章閣待制慶曆四年十一月某日終於蒲華用明年十月某日云

故大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分司而京上柱

周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利字兼濟其先倉州著池人曾祖抗江州刺史祖漢大府卿父承謙尚書奉節郎中母董氏漳

南縣君葺河南伊闕今爲河南人公淳化三年登進士第初調河南尉遷著作佐郎再爲秘書丞太常博士入尚書省爲屯田部官職方司員外郎轉屯田郎中官凡七遷始以陝府監稅歷遷到開溫滄定四州知絳州涇州改監并州倉得通判同州知河南之永安緄氏二邑總十一任以本官分司西京年七十二天聖四年八月十六日終於緄氏於明道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葬洛陽大樊原不從於先君用吉卜也公加警悟躬爲重授詩于故尚書右丞張公雍張公說詩博引經義聽者多所未竟公于下坐垂仲其說辭約理明一坐聳然初命河南會檢人趙贊領務于洛贊招權樹威趙時者望雲迎謁惟公與之抗贊不勝其憤它日坐衙中以職事呼公欲衆辱之公莊色正辭贊不能屈署守呂公開南渡颺之在滄州日聞其獄有群盜嘗執夫公察其氣貌曰是非作惡者密訊之頗得其寃狀公命稽其刑且大索境內不數日盡得其盜損免者數人又嘗達三卒至部下二人者共害一卒取其齋裝反以其人逃狀聞公疑其竊達吏字密者自郎至部以物色求之得其責二人即伏罪

其精審皆此類定州民居雜戎落附鄉籍者至寡
 公招標撫集歲益萬餘家凡爲政清簡時與實朋
 譏樂不求其察之譽故所至皆使其治凡去御史
 民于里假間歲時不絕其見愛若此雅善談諳有體
 藉外爲和易而內甚介時親舊處任柄未嘗一造
 其門再絀皆非罪一以河決一坐失舉懷傷書滯
 者累處之恬然脫節以歌詩自娛有集十卷私
 帛空不以榮志暨夜語諸子曰嘗聞之先君我
 家日厲世爲顯族處環衛方塊者相繼不絕惟未
 嘗與文翰爲從官用亂語謀散去恐後世遂已其
 傳因令筆授之其意欲諸子以文自進也娶李氏
 封陸平縣君撫養宗屬有家法三男長鼎進士第
 大理寺丞交震洛陽主簿次復舉進士三女長適
 試將作監主簿張師雄元公而次適耀州宰原
 介楊建令用次適太子中舍孫長卿孫勇四人矣
 仲度仲子仲南仲女四人並幼銘曰
 王氏世以村武吏幹稱及公始用儒術進而位不
 大諸子並以文自力王氏其顯乎
 故推誠保德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
 傅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

二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越公墓誌銘序
 公諱積字表微單父人少好學持心固整得童句
 義概早夜以思不少懈備自以不足乃之四方從
 賢俊游喜爲文辭卒以勸成其業年二十六舉進
 士一上中第授平定軍判官再調台州軍事推官
 爲其行能者數十人除大理寺丞知蘇州崑山縣
 通判楚州遷殿中丞知通州召歸同判宗正寺賜
 五品服樞密直學士 公瘞篤公端厚可任以事
 擢爲監察御史由殿中侍御史遷侍
 鼓院開封府判官判三司閤折司車駕而祀爲東
 京番守推官咸以持法謹重爲人稱大中祥符五
 年遷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 賜三品服入
 謝 真宗顧曰天下久平然卿縣事朕空聞蜀最
 遠民富侈吏易以檢是凡欲聞者卿朴忠當無少
 隱凡第有吏署者具錄納意無敘名位附常所奏
 章以承以爲卿行之公至部事無細入悉心以諫
 至有一日章數上皆侵襲爲州蒲江劫盜不得
 反黎平民十餘人掠晉成使強服又合其辭若無
 可疑者公行部意其自誣馳入縣獄考狀委得其
 寃即出之寘縣吏於法雲南蠻擾楚廬州清井監

詔發兵誅之器械糧餉皆速 辦事寧以勞遷工
 部郎中代選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銜奉
 詔詳定民吏負官之物籍民者公審其無欺秋寺
 盡除之改三司鹽鐵副使天禧二年成都守當代
 宰相制上近臣名三司皆不稱官或舉公姓名
 帝曰趙某因可用擢為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
 士知益州度文市館六千公召工較其日力歲正
 千餘足乃以千數上供焉就移知同州遷左諫議
 大夫給事以從鳳翔京兆二府使吳升遷遷工部
 侍郎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進刑部侍郎上雅知
 公為 先帝所信任且倚者德為 朝廷重乃拜
 樞密副使明道元年進吏部二年拜尚書左丞知
 河中府景德四年拜吏部尚書五年以疾請老九
 月拜太子少傅致仕十一月一日薨於河中年七
 十六公性寬厚與人語言必誠盡無一介飾雖年
 位尊顯不自為貴士子賤微者皆與之鈞禮為政
 尚寬九歲事去其歸不嘗於禮而未嘗立異見以
 名已功用是 天子麗之以為可任大事在臣者
 文稱其為孝馬大公之先世以儒名其家然無顯
 者及公之貴曾祖齊贈太保曾祖執劉氏進封京

兆郡太夫人祖怡已贈太傅祖妣朱氏進封河南
 郡太夫人考威贈太師妣孫氏進封洛陽郡太夫
 人娶田氏封京兆郡君先以子男七人子安士
 宗士寧士宏士安士宇士宜俱以蔭補官士安士
 宗士宇士宜皆早亡士寧今為太子右贊善大夫
 士宏大理寺事士宜祕書省校書郎女六人長適
 職方員外郎晁宗 次適祕書省校書郎袁 次
 適晁氏次適大理評事李南仲次適祕書丞梁堅
 次適右班殿直朱融今存惟晁氏李氏婦孫男二
 人仲遠太常寺太祝仲遠奉禮郎孫女八人皆適
 士族公薨年十二月嗣子奉公之喪葬河南萬安
 山之原自初薨凡三十九日而葬葬遂故贈謚之
 典未及焉銘曰
 孤卿六官百工之式公定職之天子萬機百官是
 惟公實毗之五福之孚既德而壽公實有之萬安
 之陰考龜已定公實命之既封而崇既固而完公
 其安之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誌銘

故三班奉職戶府君墓誌銘

故將作監主簿陳君墓誌銘

故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

故夫人王氏墓誌銘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誌銘

故朝奉郎行許州陽翟令贈太常博士趙君墓誌銘

故供備李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兼御史大夫知霸州軍州兼管内勳虞奉土騎都尉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張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陳公墓誌銘

故三班奉職戶府君墓誌銘并序

先君先夫人之第三子台相字巨川年二十有四

天聖五年五月九日以疾卒景祐五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葬河南壽安仲兄洙泣而誌其塋曰巨川

少子三歲幼同游嬉稍長俱就師起居飲食無一

異然予好論議古今往往與先生辨是非巨川獨

喜靜不參一言人皆封予以謹厚名巨川年十七

由大父發得官初權傾師酒又掌衛州牧馬與子

別三年予在京師巨川以疾來告遽往己不克見

他日視篋中得手抄歷代史及兵家書總數百卷

及觀所見邊事欲國家變五代異制籍兵於農以

紆用又以西北帶邊凡百餘堡氏兵寡敵至不足

為捍防不若首堡戍增屯要害如唐三受降城天

德軍之比其言激切而著明其大要若此嗚呼名

弟謹學則信矣觀其材之能以重持之子何及哉

予何及哉先君先夫人諱氏官封己戴蕙表妻木

氏一男一女木氏及女後巨川一年皆卒男名材

謹慙不三氏葬此而後其其城弟之葬傳與先君

同域在地之兩周術之云

故將作監主簿陳君墓誌銘并序

陳君名魯字仲雍鄴郡安陽人舉進士累上中

第自試其業曰始吾好老吾善通其變能使國以

富強則少用于世以盡其術念非進士無以進今

數稿年且衰所獲蓄此將不用其施吾家遂罷舉

專治生業是時君母夫人在兄賈始有位于朝籍

君承養日益充其治生用術至精年豐向與物上下欲歡急獲皆有空日不為汲汲廣較之則大有餘用是鄉里稱其長者以兄廢得試將作監主簿明道二年七月十八日以疾終于家年六十父芳贈尚書刑部郎中母解氏封福建縣太君娶劉氏溫州防禦使平之女弟和順能持其家法後君二年卒生六男安仁安世安國安止安靜安民一女尚幼安仁由世父廢補太廟齋郎安世試將作監主簿餘皆舉進士兄賁今為刑部郎中直昭文館君以景祐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葬于河陽太平鄉北門里先君之墓以夫人附焉銘曰

賢者以道進退無失得其次尚功名以術濟其用不則施其家以仁其宗要其歸異夫獨善者是不以無用廢有用乎

故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李氏濮陽人父獲果贈尚書令母劉氏進封齊國太夫人李氏世衣冠積產甚厚諸女雖幼皆預為嫁其禮甚麗必以稱及夫人笄仲兄今徐州丞相由進士賁數不中第賁少妻夫人持奩中物盡內於丞相曰兄以義氣為鄉里進寒士頓仰

給此以濟兄用丞相奇其識陰俸節士為之配是時丞相與鄆郡陳公文甚驩俱以名稱京師景德中同年又科第夫人遂歸陳公陳氏官州縣十餘年丞相位顯夫人未嘗以兄勢卑其大族垂先夫人能動禮自待承顏下色無小怠先夫入年過八十多為食飲起居煩夫人乃安陳公膝既豐五勸夫人厚玩服以自責妻夫人曰始吾生大家嘗以約自守及從吾夫為小官浣衣粒食裁自充然吾夫人不以貧自病者以吾安於約故也奈何歎吾素守耶夫人通擇氏書性慈恕不妄語言授封永安縣君以某年某月日終於河內武陟之私第年四十四生子五人安石安定俱以產稱官女四人適某人公名賁會為刑部郎中直昭文館景祐五年正月庚申葬夫人於河陽太平鄉北關里安石與子善求文誌其墓塋銘曰

不以財自私或失以侈能以約自持或病以需最二者而無幾君子之難期在婦患夫進以顯子多而才雖奪之年孰為大哉

故夫人王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故樞密使丞相王文康公之第七女年十七

嫁時作監主簿陳安石五年五月十二日以病終
寶元元年五月明年二月二日葬於河陽太平
鄉北關里夫人在丞相子爲最幼尤爲家人所敬
重既葬以大臣女賜冠服歲時得朝見中宮性至
孝居丞相喪號呼不食中外姻族來弔者相與爲
寬解以譬之夫人毀頓無生意弔者莫忍視更爲
之致哀夫人持法自約始終無違其容止皆充其
德焉安石即郡冠族文貞令焉尚書郎守本郡安
石及夫人之兄益柔皆與于游道夫人行實傳于
次之祭之以銘曰
孝本乎性推之爲仁睦於夫氏由乎事親乎弟與
俱嗚呼夫人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誌銘

君諱昌言字仲謨其先太原人父某贈大理評事
始家河南爲大族君少好學篤文沈沈有司堂與
人交不善評論其短長然於賢已者必加厚焉衆
止藉藉雖飲酒至醉猶不少失法度士君子與里
閭小人俱以謹重目之故王丞相階微時嘗依君
家及其貴用以恩欲酬以官親黨咸勸當益目附
結君不甚屈官亦終不及由進士貢不得第以

景祐元年三月某日終於家母孫氏追贈永安縣
太君初娶王氏繼室傅氏故志武軍節度使潛之
孫二子良臣良弼並舉進士女二一嫁太廟齊郎
通一尚幼寶元二年 月 日二子奉君之喪

葬於北印之原君母兄昌齡今官五品故先夫人
皆得追命焉君之伯君先幼寔沫之父母君於沫
大父之行也又嘗嘗舉進士同規席故詳其爲人
銘曰

溫溫其淳矯矯其莊守學而固秉德而嘗在家之
聞定士之良葬從先君刻此銘幸旣寧旣堅以永
其歲

故朝本郎行許州陽翟縣令贈太常博士趙

公墓誌銘序

公姓趙氏諱 字 幽州良鄉人祖 父 世
以儒衣冠遇亂無顯者幽州陷虜二年公始生幼
而孤鄉里少年率從虜數馳驅田獵頗以材勇自
奮公獨棄衣從先生將讀書訊通大義射亦過
人然不以能自名故得以文之進母嘗疾瘵其呼
聲不絕公吮其漬每痛即止母慮傷其意後題
隱其狀公視母之戚泣而吹馬數從虜帥掌文記

侍本縣主簿又為飛狐討遼州靈丘令雍熙中
 三師至其地得歸京師授河南權節令景圖江陵
 岐山義馬陽翟四令公性剛明尚義節其為吏遇
 事敢決無庸所至以強辨稱在江陵遇李順
 亂轉兵食自岐而上為群吏先使者以狀聞制書
 褒諭罷陽翟歸節師家居舊制縣令過七十居其
 官請老者得以東宮官致仕以是特年六十九居
 其官請老家人以精力尚強勸其再調一邑以五
 品還家公曰吾垂力而止豈以虛名自役乎乃以
 疾請後十五年平八十曰終於家天人劉氏慈明
 有賢行後公十七年而終回子偕金及布一女適
 進士張康世孫六人友文尚文子之溫文秀文懿
 文公之遺居也命偕主家政及樂進士公在及已
 登科兩佐使尋會為殿中侍御史再贈公為太常
 博士夫人授封壽安縣太君 之貴偕金無存者
 即 嗣子考告卜葬公河南洛陽卽山北原黃
 安 君附馬銘曰
 倚數令人孝哉其淳厥報在初和而不汙有美
 其終恬乎其克卽山之地茲為宰體祭以大夫公
 卒有子

故供備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兼御
 史大夫知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騎
 都尉南陽郡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丞
 公業誌銘
 公諱顯志字委節其先樂陵人祖奉超為樓海軍
 大將顯名軍中父延斌國初以材武積功為捧日
 左衛都指揮使雷州團練使贈左武衛大將軍公
 幼明慧語言軒起如成人七歲得見 太宗皇帝
 帝即反即位給事殿省補殿直供奉官皆以寄班
 冠其官稱汝陰有龍騎卒叛為盜命公捕之方合
 關為流矢所中投去矢繼得泉並進遂破其黨以
 功遷內殿崇班自是凡七遷由內殿承制歷禮賓
 東染院兩京左藏庫洛苑文思五副使至供奉
 使其所任之職即全邵七州統信等州都檢校使
 泗州天雄軍駐泊都監江淮都大提舉捉賊提點
 河東路刑獄公事再為兩京水南巡檢知嵐憲蔚
 三州事最後知霸州天聖九年十一月九日以疾
 終於任年六十公性重慎寡言雍熙後數奉使回
 方是時 太宗皇帝喜詢外事凡內臣使還見使
 坐與語移刻或以應對敏給玉被恩寵安者頗盛

細微事期以中傷人公止以所使事上聞他無一言
 僚輩皆得其長者然用是官亦稀遷天聖六年春
 烏西京巡檢時莊獻明肅太后猶臨朝公同入辭
 自陳問實末以童子入侍當時晉寺舊人今無居
 位查兩宮惻然問其官尚請司副使遂命以正使
 授之公出入者聞整頓州任逾五十年唯此命及
 汝陞以功陞他皆用歲勞或以例遷公泊然自守
 未嘗有肯進急為政尚寬易所至民安其治即家
 有法捃疎屬皆以恩知者尚共為人母安氏進封
 河內縣太君妻郭氏封太原縣君後公一年而終
 二子長正臣左班殿直卒次正守右侍祭三女長
 適供奉官閻門祇候王宗慶次適前并州司法魯
 軍議汝賢次適供備庫副使彭再閏孫三人長舉
 三班奉職次準次尚幼資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長孫舉承公及太原君之喪葬於洛陽北邙山大
 樊原銘曰
 幼明而過壯中而奮李陸其族此試於郡持身以
 莊衷心惟慎爰初整終希顛希進華洛之陽兮考
 卜其順後世以嗣兮不預令問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上柱

河南先生文集 卷十四

國賜茶金魚袋陳公墓誌銘

公諱賁字仲通其先鄴郡安陽人父芳葦河陽今
 為河陽人景德二年中進士第累調杭州臨安秀
 州嘉興二主簿懷州河內令用知已薦授秘書省
 著作佐郎刑部詳覆官歷秘書丞太常博士為審
 刑詳議官監左藏庫判河南府知衛州事入尚書
 省為七回度支兵部三員外郎知涇州事移利州
 路轉運使又為陝西河東三路轉運使三司
 鹽鐵判官由河東入為三司戶部副使遷鹽鐵副
 使景德四年授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事寶
 元二年罷州還過河陽寢疾以十一月二日終於
 家年七十二公少倜儻有異節通孫美諳兵法善
 議邊事咸平中入將楊瓊王榮農師公詣關上言
 前日不斬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敵而不威陸
 下法今不更其制後當益弛空者令凡合戰而奔
 奇大校悉戮之大將戰死裨將無傷而還與奔軍
 同軍向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救者以逗遛論執
 政以瓊輩已即罪議遂捨又論形勢還將練卒三
 篇皆上之其形勢篇論兵法地有六害今北邊既
 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其地沮

澤境嶺所謂天隙非虜勢能入由威虜而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利之地先若則速後趨則勞立有以待之其還將焉者乎漢起守瀛州虜不敢犯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禁用惠澤進趾以謹守取信然卒與敵遇不知所以為方略故虜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故也其練卒篇論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皆賴賜與恬休息久不知戰鬪事當以衛京師不當以戍邊 英若募其土人練之大小軍又藉丁民為府兵使北兵扞狄而兵扞戎不獨容練敵情習熟地形且皆樂戰鬪無驕心及北方訪盟公復上言虜數犯塞驅掠民數十萬今秦其初通空出內府金帛以購之虜嗜利必歸吾民自河之北戴德澤為無窮矣公既舉進士廷中唱第傳問出身上顧其姓名曰是數上違事者擢賜第二等及第公為吏尚嚴明持法不私所臨州奸惡無所貸盜賊為最甚澤州有惡少輩畏公嚴相與為恐惟言期不敢犯及公遷去其父老遠流涕曰願公番三載使不肖子久公化得終為善良其願財賦校簿籍有毫釐蔽欺必窮治之常曰吏視

官物如己物庸非忘乎在利州邊歲饑益以賑田穀以賑民有積穀以觀利者皆令自占其數計口以備其傾餘盡發之所濟萬餘人制書襄陰在陝而議罷塞上堡柵孤遠不足為鎮守者在河北請決徐龍曹易四水以興屯田詔背訓其利害焉靈夏之運命也公慨然曰吾四十年為 國家論邊事會天下久承平謀說之不用今老且病忠力不効豈非命耶乃抗疏以為凡料敵勢惡老入而幸其不來者皆不足以計議大今所守之塞地敢董阻非弱戰之引若其驟至並客體異設伏出奇則勝勢在我如虜不入徒以游兵擾吾邊候則當益修守備師無運期財殫民勞其患滋大為今之策宜誘之以利激之使怒軍法善戰者制人不制於人能使敵自至者利之也其文千餘言大抵類此又嘗著兵書十卷識者悲其志為公之在朝先君得以大理寺丞致仕果贈光祿少卿母夫人解氏封福昌縣太君夫人李氏兗州丞相之妹封弘安縣君男子五人安石安守安期安道安禮安石安道皆將作監主簿之官安定河南登封尉而安期安禮俱皆太廟齋郎也有女四人適殿中

侍御史文彥博大理評事滿廷熙將作監丞扈幸

一尚幼其年二月二十二日嗣子奉公之喪葬於

河陽太平鄉北閭里永安君相馬而銘之曰

建於事不疑其用明之至盡其忠不隱於上誠之

至壯歲議違白首益厲不以不試詰其言不以疎

違易其志推公此心豈專功名益以治國未能去

兵故先謀於事先慮危於久乎壯哉遺文其汲猶

生得非於用明而於上誠者哉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誌銘

故天水尹府君墓誌銘

故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朝奉郎

尚書主客員外郎上輕車都尉耿公墓誌

銘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皮君墓誌銘

故夫人黃氏墓誌銘

故永濟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知

河南府浥池縣事侯君墓誌銘

故贈太常博士致仕何君墓誌銘

故贈秘書丞左君墓誌銘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降授右

監門衛將軍持節惠州諸軍事惠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隴西郡開國侯

會邑一千七百戶李公墓誌銘

故天水尹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節字守約其先代北人大父禪事後唐爲清

泰功臣嘗以節帥彰國軍著初以忠於蕃君遭故

人景廷廣匿其三子君父其中子也得亡太原及

劉氏據其地以材勇練帳下為裨佐乾德初劉氏大將有欲其地內屬者謀覺李繼生及君尚幼得小校張謀者持養數年歸於叔父讓讓為奇風軍使君往來河內以騎射名軍中從父兄繼倫立功河朔君往依之補衛內都虞候將奉以官有善相者謂曰君名一戰即死不則遠五十為皇家特相者言他事屢中君決信不復意仕繼倫卒始來河南國家為君性剛決少長兵聞樂戲施以義氣自許與人游處動懇持規矩身愈謹苦以是當世貴人多與之接年五十六某年某月以疾終於家始果氏所匪其長熱後貴顯繼倫其嗣也李即奇風軍使君之父也他國與兄弟絕故關其名君其郭氏治家訓子甚慈而法後君若干年而卒生伍子宗澤宗禮宗濟宗泳宗深宗澤宗禮皆早亡宗濟唐州團練推官宗泳給事政府宗深三班借職女三人長適尤氏次不嫁俱亡孫七人仲堃堃堃士仲芳太廟齋郎餘並幼景祐五年四月三十日諸子奉君及郭夫人之喪合葬於河內太尉鄉萬安山之原唐州從事居以誌文為諸初子在樞密王丞相府從事居其婦也與之為有善後子親之

喪在外從事君助予奉之以歸是嘗德且善於其親之葬是空鳥之銘銘曰

嗚呼君之先或蹈大義或陷危國家再覆而嗣卒以存其艱甚哉及君之葬子孫寢以位自達以典其家豈前史所謂有陰德者歟

故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朝奉郎尚書主客員外郎上輕車都尉耿公墓誌

銘并序

公諱充從字微之曾祖正祖忠唐晉明經府居鄆以行稱父昭化始以通春秋傳取高第為蜀州司戶參軍蜀盜起城破被擒賊將汚以官儕輩莫敢拒司戶獨叱之且大罵至斷手足久不屈天子嘉之錄其後公得同學究出身累調吳州任兵尉吳州司理參軍會契丹入寇公幸城中蒙賞輸軍用下民被兵皆割次朝會及條理獄事與法力辨刑幸常以議直取勝轉運使劉公綽強力自任於吏事少所推與獨器公才就薦天雄軍節度推官磁州民有鼓曰者逮繫百餘人累訴莫能決俾公按其事得實附曲者成坐之既出無一異語如天雄軍三公承行屢以功狀稱於朝授大理寺丞禮知

開封長垣縣事 天子東封泰山以置頓之勤耗
移通判利州事歷太子洗馬殿中丞國子博士通
判濟州知鄭州事天禧中河決東郡詔環決河千
里調尊楛楡致之時河南諸郡久無調發之勞詔
暴下走持之嚴民相驚動有自相驚動決水者公
視賦版均其故無毫釐過得或質表於故者強之
勝者增也且威信素著文蕭縮承風旨民 亦莫
敢自欺郡中肅然爭迎以集是時河陽孫公奐為
政尚寬惠而公以嚴明稱安撫使劉公暉使還各
以其績狀聞 真宗顧曰使天下之郡守皆如二
臣何憂致治耶劉公因言公位卑空費任之於是
擢為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遷尚書主
客員外郎行部至河州感瘴癘歸以天禧五年於
於福州之官署年四十三公少孤無兄弟事母甚
謹故知雜御史王公濟以為常山通守一見以罷
幹許之遂以女歸焉及居官廉直果斷不避貴勢
所至無驚事卒以能稱其為人尚義節好施與有
燕趙遺風初公既位於朝再贈司戶君為太子中
允夫人辛氏進入永樂縣太君王夫人封太原縣君
夫人未嘗內食密使諫者訪其母凡十餘年散父

資數百萬卒得毋歸宗黨化其年二男長傳特作
監丞次知節早亡二女長早卒次適緝氏主簿高
鼎實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監丞君奉公及夫人
之喪葬於河南緝氏唐興御解買村之南原銘曰
嗚呼朔野之氣節士之荷采乎勁剛承志毅勇
才而聞東直而遂胡喬其年弗克其志葬於河之
南得子龜益不殞家聲在公之嗣者也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果贈司封員外郎成
公榮誌銘并序

公諱子良字漢公其先襄陽人曾祖日休避廣明
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
贈禮部尚書祖光業佐吳越周為其丞相父某
元帥府判官歸朝歷鴻臚少卿公初能屬辭淳化
中以家集上獻初尚書以文章取重於咸通乾符
世降及丞相鴻臚皆以文雄江東三世俱有編集
總百卷餘至是悉以奉御得召試對使坐賜出身
歷汾州介休并州榆次三縣主簿時靈夏用帥仍
歲饋稅公當督其行不以嚴期暴民事亦以濟達
杭州錢事余罕無為軍樂縣令用知已薦授大理
寺丞監筠州酒稅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以疾終於任年五十三公為吏尚寬平不煩教條所至民空其治去必見思世為吳越顯族樂歡旋晚年窮置即休入菽自克然均給珠屬終不少懈知者嘉其孝及夫人管氏賢明有法度二男長錫早亡次仲容今為太常博士三女適曹經苗洪之張奎皆士人二孫公理公高並幼上籍田歲公以子五品得以某官若其弟夫人封壽安縣太君明年太君以疾終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太博奉公之葬河南永安縣某鄉某里壽安縣君裕馬銘

皮氏擅名厥初襄陽後家於南再世以昌公事本朝其善邦才奮而通命獻帝充公葬惟河南是成公志公有令子既孝既禮送家河南為子孫始

故夫人黃氏墓誌銘

河南樂泳承致其父水部君善且自言曰泳守以賢行稱外氏以整我家不幸早世不及封號以淑業殯者三十年今葬有日敢因父書求文以誌於壙予不得讓夫人姓黃氏世衣冠父慶長司勳員外郎母王氏新泰縣君夫人年二十一為水部配四十二以疾終興元之南鄭寶元二年正月六日

葬河南永安唐興鄉雙塔里樂氏自水部君之大父贈兵部侍郎諱史以文章為通儒其後世有顯人遂為河南大族夫人居世次為冢婦性寬裕古語勤作為諸女法雖德侍未嘗聞其厲辭適音律樂旋與宗族疎近交稱其德生四子滋進士中弟今為著作佐郎後早卒泳冲皆舉進士二女長適供奉官馮維禹次適太廟齋廊庶公授水部君名許國以材能為尚書水部員外郎其銘曰婦道治內潛德弗章有子而才乃顯其光刻石墓門闕微不忘

故永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知

河南府通池縣事侯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誥字可復其先而河人祖益事後唐武皇起太原軍中從莊宗定河南為中興功臣歷晉漢兩兵鎮位至中書舍以太子太師遷第固初疾堯舜河南遂為河南人父仁浦舉進士早卒君少田遊士貢一上不上中第用門資得試將作監主簿調處州遂昌尉不起官歷河中府河東玉州河陰二主簿遷魏州錄事參軍郡豪州趙至者殺人誣其庸使代死且贖吏以成其獄君辨狀立出之改武信

軍節度推官知河南府壽安縣事秩滿某吏部與
濟華見便生有詔循一資吏部調君入蜀君未還
所循質以侍親遂復以節度推官知大名府冠氏
縣事又徙河南澠池明道二年八月十三日以疾
終於任所年五十君生公僕家雖見全盛時然後
兄弟或陪無錫封達姻王家尚有古時餘風君獨
喜儒術與寒士同趨向私室用度委於家史匱乏
無所省晚節實益衰處之自若與人交淡然其久
愈固持論議不為貴勢屈知者尚其節初先君旣
終五月君始生母康氏齊州刺史延澤之女明達
人也教育以整成立而君不克終養斯可悲已娶
吳氏屯田員外郎祐之之女生二男紹曾紹復皆
以應補官一女嫁王釋 寶元二年九月丙午嗣
子季君之喪從葬緜氏原紹曾與子善狀君閨閭
偉誌於墳且為之銘曰
太師維祖父武功特起聲聞厥家膺受繁祉降及
稱廟祭以士禮君篤在初乃試於吏旣恬乎中亦
達其志晚而益艱終則弗遂緜氏之原附於先子
誰復其始空君之嗣

故太常博士致仕何君某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京兆咸陽人祖諱顏左司禦事
府率奔河南新安遂為河南人考諱職用顯德上
年進士第二人終著作佐郎某質拔理有名於時
贈某官母高氏進封以縣太君君三歲而孤養於
外氏能自樹立三十始舉進士五上得同進士出
身受議州司理參軍再調開封祥符封遷某東州
圍練州官又歷鳳翔彭州河中永興四懷最然居
以永興軍節度判官兵考除太常博士致仕還洛
七年年八十三康定二年六月六日終於家君性
慈善諷嘆喜人和同然持身奉法不為強屈嘗與
上官爭辨殺人獄終出之後得劫者眾蓋伏掌州
度吏集故迹欲上下通為奸利憚君初至未有以
致其賂以乃匿名書某君然聰明并以金帛投於
解垣君曰是必某吏所為捕送之伏罪君康益以
聞前後薦其行能者數十人至用選部循資格增
度祿而已流牽或譏為特用君聞之更有喜色及
退居無分產以自資恬然不以歎其心體強無疾
一日呼嗣子命以終割語頗詳悉起居猶平常自
是三日而終即以明年四月某日葬於新安縣某
鄉某里凡三娶兩季氏早亡向氏侍中拱之女封

某縣君一子令孫舉進士埜胡嘗奏名李謹有才
稱四女適盧貢李宗孟皆明經宗世賢舉進士王
宗諤為三班借職銘曰

進而室性焉益通處而貧心焉自允仁者固得其
壽君子不謂之富以勤為養以禮送終君實有子
世其清風

故贈秘書丞左君憲誌銘

康定二年八月日也田員外郎知華州事河南左
君得告於朝奏等其先君於河南緄氏縣唐興鄉
解貢里先事吉同鄉尹某曰子始孩先君教以經
藝寢焉辭章夙成以戒 曰汝進於學齒於鄉士
其以衣冠名吾家先君既沒三年子取進士第又
五年始有位於朝先君凡再進命為秘書丞日沒
距今十受有九年始得用五品禮葬蓋幾以卒先
志悲乎不及見子之有成也 諸子誌其墓君諱某
字某其先自河中徙家河南為大族其交結皆當
世豪傑貴人及君乃折節厲學所依多賢士大夫
信讓寬厚為里中稱譽舉進士一不偶終於家年
四十父諱欽母張氏凡三娶二王氏繼以韓氏兩
王夫人各以福昌永寧太君告第皆謝於君諱氏

大人今以萬手受封君六子長瑛及第四子未名
早亡也田君名碑實第二子次瑛玘瑛孫子六人
俱皆幼未名始曰

富而學不及以位子而才不逮其任進命既告朝
服以禮養不克分葬則備方做刻分孝子志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降授右

監門衛將軍持節惠州諸軍事惠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隴西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七百戶李公墓誌銘序

公諱滔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從祖顏郡為周唐順
功臣祖勳始家河陽終石監門衛將軍贈左駿衛
將軍考遜終北都員外郎贈工部尚書執杜氏進
封馮翊縣人君公少舉進士景德二年中第授許
州臨潁縣主簿歷杭州仁知開封府陽武二尉皆
以才能稱用知已薦除大理寺丞知華州華陰縣
事於蜀州江原遂致中丞乾興則恩遷太常博士
先是河決東郡歷歲未平公以治河十策為獻曾
參知政事睿公宗道奉詔行河即奏同至東郡時
言水利害者是衆公獨是公策即換此作坊副
使充修河都監短窮院有不悅衆公者據公所議

與衆不合不復辨由直罷爲鄆州兵馬都監移知
憲州入移鳳州階成二州接邊頗有內屬之戶故
鳳得以戒事制階成猶支郡前此屬戶攻陷階州
之沙雅寨公至郡馳請其所完治叛狀實司牧都
按趙劍者擾知公即遣劍道州諭以息信酋帥皆
款服於復故壘程落遂定以功遷軍器庫使知
原州事不滿歲改環州遷各寨庫使公據治河至
是凡十年不得至京師天聖八年召歸奉使契丹
始得對便殿陳壘邊事天子村之使還知慶州事
明道二年詔近臣舉勇略在邊者公爲樞密直學
士李公誥所薦尋加忠州刺史並州路兵馬鈐轄
是冬改元遷東入作仗明年擢爲西上閤門使旋
改鄆延路兵馬鈐轄鄆延屬止北地路爲最強多
寇以右畿要官部下恣誅殺取爲不法異時主兵
者頗務姑息或利其善焉求取無厭公至凡至饋
獻一不納罪者繩以漢刑嘗樂公之不擾然畏憚
莫得自恣焉秩滿知延州郭公勸美公鎮靜之積
奏書再其任又條其勞狀於政廟言甚切至詔既
遷東上閤門使旋改四方館使始趙德明內附先
帝與之約令其入貢京師道必從鄆延文卷非知

廷不得自是文牒往還如隣州元昊初襲蔚上公
即帥鄆延兵元昊雖築營擾環慶或落落然歸
罷別種以爲辭公爲報不與之辨齊宗矩以慶州
之兵敗於節義峰爲虜所得公以文諭之虜即以
宗矩來還 朝廷亦不發其罪實元元年元昊大
將山遇者率其族三十餘人來歸且言元昊不執
狀公與郭公議曰元昊猖獗之志由宗矩敗益彰
非待山遇發也自德明納貢四十年其長內附
者未嘗納之 國家於德明父子撫養哺養如嬰
兒豈有虜髮負者哉今若納其之人使其取直以
爲稱是中國大信 之子含容之德由吾輩所
虧損也即命境上絕之其年冬有郊輸不至年二
月遣其黨稱所置傷官以乘公即拘其人於館西
以事聞且聞其表函猶稱臣以冠其名公即與郭
公議奏以夷狄得中國名號誠不順然尚稱臣可
漸以禮屬類與大臣熟議 天子方命帥臣經略
事所奏許旨前此就移兼領鄆州至是降授尚食
使知汝州事數月移磁州明年有上書訟公前絕
山遇者又降爲右監門將軍白州兵馬都監久
之寢疾語詰子曰吾在西邊十餘年雖以罪去猶

類一見上陳當今別虜之空死且不恨今不幸遂
塞而不伸乎以原定二年四月一日終於官年六
十有三自公再放黜典皆與郭公同命公既終一
月 朝廷起郭公知鳳翔府事次子純因遺奏特
授守秘書省校書郎識者悼公之歿馬公初娶張
氏封清河縣君繼崔氏封壽安縣君二子長曰統
東州節度推官次即校書郎勤學有才稱一女尚
幼即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於河南府河而縣
龍門鄉南五里銘曰
自古四夷或侮或頌以成以壞世其異論在公之
策羈縻示信蹟而不復沒有遺恨匪身之謀唯國
之伺刻此銘章載其忠憤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知蘄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事護軍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

銘

故大中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傅韓

公墓誌銘

故兩浙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兼

軍賜紫金魚袋韓公墓誌銘

故朝奉郎尚書司門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而

京胥守司兼畿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

排魚袋盧公墓誌銘

故西京左藏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

尚書使持節晉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兼即

史大夫充慶南東路駐泊兵馬鈐轄兼提

舉本路巡檢兵馬賊盜公事上柱國太原

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王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知朔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事護軍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

銘并序

公諱奔字漢臣其先魏郡人唐末從祖有官河陽者舉族因遷河陽世服儒衣冠無顯者父用存光祿少卿母某氏封某郡太君公莽光祿河南遂為河南人景德二年再舉進士中第登宣州宰國開封中半二縣主簿泉州晉江尉用薦特改著作佐郎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知并州掾次揚州天長二縣通判杭州事入尚書省歷屯田都官員外郎知文州茶州事賜五品服提點開封府諸縣刑獄公事轉司勳員外郎知明州事就遷刑部郎中召遷擢為刑部郎中荆王府翊善賜三品服兼判司農寺寶元二年以疾辭出知徐州事進兵部郎中移鄭州景德元年五月終於郡年六十二公五歲而孤母夫人携以歸其族從師學既冠善屬辭博涉經史河南素多士公脫輩隸然見文采亞與知名者游來不敢以門寒後公開懷尚義節居貧以約自守未嘗假所不足於人人有伺顏色而進誠者公審其果善士另承其意後皆垂績之無一不款學朋友險夷共之人莫能致其聞言其人現雖久有安詳其短者公嫉之終身為著非佐郎某母或

半錢數十萬為助者公曰吾以士莽親於禮庶數者惡用辱為乃謝不受其為政待吏甚察然寬民緩後不喜刻率天長尤以治稱有錢字吉奇作天長善政說以美焉在杭州會軍士以三司所拾貨物疏惡喧嘩趨牙門公即馳往諭之乃定重寄褒美羣平疑獄後得有罪者軍士曰佐王府未嘗以柔愉見言邑進退必以莊其剛守類皆若此然亦以是卒不顯貴娶陳氏封福昌縣君後公數月而終子彥伯某州某縣主簿妻仲寧州安定主簿慶曆十四年十二月二子奉公及福昌君之喪奉於河南之龍門山之上銘曰

嗚呼閔哉其通強毅其守行陸州邦信在朋友為政之仁在民則孚考古循良孰我先後匪壘其祿又奪之奪猶茲命名是謂不朽者也

故大中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傅韓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國華字某其先汝州博野人世未冠舊族四代祖人賓當王景崇裝有鑑其四州佐其府累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景崇於河朔諸鎮

中翰賈最爲恭明由庶子漸制以德義故以功名始終庶子生四子程辭慎辭定辭昌辭皆以才名爲王綰賓賓子時給府院多賢士定辭嘗以字書記聘幽州時無客馬名北門舊儒以博給相尚歲大居伏昌辭終真定府鼓城令印公之曾祖也生廣甯府永濟令諱瑒避衆文禮之難徙趙郡以文知名與字亦徐台符爲友二公交薦其才會疾不起徐作詩以爲當世朋友無復繼者李卒以兄子歸韓氏賈趙郡太夫人永濟生太子中允知康州事諱齡始遷相州安陽遂爲安陽人隸爲洛鎮辟著數書奏特推其工書字真州清河作條教諭民以不擾能信其言所至以寬良得公即康州之第四子年十九舉進士太平興國二年天子初卽殿覆試上第爲大理評事通判瀘州四年代遷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旋以例補外嶺授安德軍節度判官七年除祕書省著作郎監察州稅雜熙元年遷監察御史三年假太常少卿使高麗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四年充三司開拆司推官尋改主判開拆司累遷左司諫判兵二部員外郎始昭文職賜三品服凡三爲鹽鐵判官又爲左

計司判官判戶部勾院都判三司勾院至道二年以屯田郎中充京東轉運副使移峽路轉運使真宗總攷遷都官郎中遷翰林判大理寺出知河陽咸平四年就遷職方郎中移知潞州景德三年假祕書監使契丹運爲江南巡撫使入權開封府判官四年車駕拜陵權領曹州事召拜授太常少卿知泉州事大中祥符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四年代遷道病三月十一日終於建州之傳舍年五十有五公爲文章下尚餘放靜達而意不寬進止氣嚴日不妄視佐彰德軍平尚少卿里多識公出觀者夫路或相語得韓公左右顯當具請酒具垂若此雍熙中王師北伐間高麗與契丹嘗爲仇讐命公諫言以分虜勢公至其王治畏虜無報復意公爲陳中國威略勸以禍福乃承詔然遂歸期公曰兵不即發不如勿奉詔出不及虜境不若勿發兵口語激切又繼以書至十返治韓公堅正知大國不可欺乃命其大相韓光元輔趙抗兵二萬五千以侵虜且俾光等率將校詣公公獨奮館須其兵出境乃復命淳化二年契丹大將蕭寧遣人抵雄州請天子饒其詐命公馳性公代州將劉福

作書與宰相致其情得宰相辭前後反覆無所依
由是悉見其偽狀在三司更張事凡二十七條其
與利使民樂趨而上收其贏其立法使人易守而
難犯故所施置通久而少弊臨上黨會虜寇河朔
上黨與趙魏地最親公辨嚴修訓簡罷供餉皆先
事區處民以無擾詔書褒美初 太宗親擇材臣
有由外處小官不旬歲柄用者公志力不懈 天
子激聽其能而爲見忌所擠排故位不甚進然益
任以事雷京師凡十年舊三司判官不兼三館職
事公爲鹽鐵特命直昭文館判官帖館職自公始
真宗踐先帝意以名臣待公開封嘗繫囚數百委
公決之江外阻饑命公撫之皆以任事稱北方諸
卿又類同使周漸張若谷曰卿凡事當詢韓某公
性純任直無所附合持報者夜不爲推引更盛中
外垂四十年位幾諫大夫終時皆歎其滯然公亦
不專故不完其用迹其行事皆得舒發所蘊未嘗
阻撓又被顧兩朝爲樞紳屬目非不遇也公既沒
衆人之有知者相與起建陽拜奠朝夕哭詣浮園
營齋以報公德其寬愛感人至此公閑達有度量

與人語言委誠無隱非議政事未嘗及權數自以
少孤見祿及親者必慙然感傷篤愛親族姑姊數
人嫡且老皆迎以歸事之甚謹外兄弟甥姪悉爲
具婚嫁清約自守家無餘貲諸子皆訓以經藝例
恩得任子多抑之須其成立然後奏以官及公之
終未官者猶三人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廷吉之女
鄴 紹威之孫封空城縣君子六人球湖州德清
尉瑄將作監主簿瑒司封員外郎玩河陽司法參
將軍瑛著作佐郎琦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一女
嫁西上閣門使高志寧樞密之兄姊今無存者初
司封登朝與樞密並贈公吏部尚書慶曆三年樞
密追策三代贈公太傅妣羅氏追封仁壽郡夫人
大父贈太子少傅妣李氏封趙郡太夫人曾大父
贈太子少保妣張氏封清河郡夫人五年二月
日樞密奉公夫人之喪歸葬於相州安陽縣之新
安村距祖塋三十里其銘曰
韓氏自唐載德以世下時孔艱象節愈厲公嘗在
初才克有試曰州曰邦以功以事豈不較利通久
勿休亦既立法完寇國敷布威東夷申化而商程
皇之咨空補於治若時之瞻則協於義年胡弟取

位胡弗至靡人不嗟彼含誼默在子而昌實公之嗣衮服以章舜則有制豆蓮式嘉祭則備罷李于有家傳千百記

故兩浙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

軍賜紫金魚袋韓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昭字子溫相州安陽人右諫議大夫贈太傅韓國宰相之三子幼敏惠太傅愛異諸子凡有選送令執筆口授之由是盡得屬辭之體以陰試將作監主簿調饒州鄱陽尉大中祥符七年求應進士舉鄱守江嗣宗未知名一日召登郡閣出題願朱實賦題以試之公少頃即就格致清麗有唐人之風江大稱賞即時薦送江左有書其賦於屏者其愛重如此明年中第授太常寺奉祀詔知河南府永寧縣事時王公嗣宗守河南政尚嚴察求官吏一以法細民或縣訟不勝率走府自直勇官畏縮並煩慮不任事頃以戎軟罷永寧在河南名最刺縣公年少果敢善決斷民吏畏伏王公嘉之遂不奪其治且薦于朝用薦移通判廣信軍事丁內艱服除累遷光祿丞祕書太常丞歷通判趙州成三州事處於江西號難治民喜訟或偶作冤狀

悲憤呼咷似若可信者非久於政莫能辨公至會守缺代行郡事能究其風俗不爲聰明不作陰謀因事以考其枉直下莫能欺辭伏者自以爲不寬召還爲辟飲判官賜五品服張文節公秉政嘉公文行令以所著篇集上獻且以姓名實佩囊中將爲之會囊遂寢初公在趙州官缺奏公補其任曹得罪出通判濠州事轉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員外郎知黃州新州事京西路提點刑獄將西京天宮白馬寺並營浮圖募衆出金錢費且億萬權臣爲倡首旁郡承風指塗商里豪吏相說導附衛者惟恐後公抗疏言狀罷之就移福建路又改廣南兩京路轉運使安化州變叛殺空州中將王世寧朝廷遣將加兵復詢公制賊利害者也然而公上言變負險攻之則寬保難詞味絕不可窮其逆置之則時出侵掠恣爲人害師久雷屯復多疾病物故爲今策莫若益兵逼其巢穴予以閉納變必畏威款附然後罷遣屯戍增募士兵守其要害空不能復叛其後卒如公策積素久無事兵暴起轉糧糗具罷核公處置皆有方不嚴期促辦而軍用以濟朝廷嘉之就遷司封還朝賜三品服判

三司都理某人憑田司康定元年夏出爲西浙轉運使次潤州以疾終年五十二公性至清攝勳自檢察他人視之以爲難常而公持之終身之元既沒撫養弟極極其恩意間或文酒相折門庭之內自爲師友有行事不如意者委而開諭未嘗反以惡辭故皆率教誼就以樹立焉公之季弟樞密劉使使琦以慶曆三年進舉三代故公之曾祖廣晉府承濟令諱學贈太子少保祖太子中允諱贈太子太傅 夫人羅氏追封仁壽郡太夫人公娶李氏封壽春縣君公沒幾數月而逝四男景融將作監主簿性和雅善屬文後公五歲卒方彥試秘書省校書郎直彥季彥並太廟齋郎四女長適著作佐郎葉仲舒次早卒次適左侍禁曹淵次適毅中丞范寬之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樞密奉太傅太夫人及公之喪葬於安陽之新安村李氏附焉

銘曰

交州之治可以觀公之政文節之知可以觀公之行持清太高潔或訛評寫委過忠實其資性殆中希越東帝以正嗚呼辱其柔而番其享焉

故朝奉郎尚書司門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

京雷守司兼畿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盧公叢誌銘并序

公諱察字德之河內人舉進士授後州司士參軍累調光化軍旣德襄州襄陽二主簿榮州復節令泉州觀察拒官遷大理寺丞登 朝爲太子中舍殿中丞開士入尚書省爲水部司門員外郎凡歷知河南密江陵公安彭州永昌三縣知夔州第白波發運判官最後通判河南府寶元二年八月十日以疾終於官年五十五初公秉德初以進士貢有名稱吏部薦在高第有以先相名聞者具曰盧某男不當與科第上命以官史部復持公年未中格遂以開曹授之公既見詆於時益以風節自厲所至朝夕勤事勇於行已不以上官不合易其守前後斷疑獄濟饑民發奸吏復適止所部監司以其狀爲薦者相繼始終以幹理聞能爲古文書有集三十卷別著時書一卷靈感誌三卷注孫子三卷雅愛太玄爲之注未成臨終命焚之獨留一篇并序且曰後世必有吾繼者善撫宗屬及姊妹子之無依者親爲嫁娶凡十人篤尚風義侍御史職登於公有舊恩名其次子示不忘職氏景

祐中嘗得召對從容欬及丞相得罪言已流涕
 上感劬即贈丞相工部尚書夫人蘇氏追封河南
 顯太夫人初丞相以兵部尚書相 太宗後徙朱
 亮熈熙二年以疾終其九月日公始生公風家世
 掌禍屠常自傷至是五十年追命常伯卒獲其志
 世皆異焉蘇夫人漢相高珪之女常丞相責封顯
 國夫人公祖諱德少府監嘗贈太師妣母李氏顯
 國太夫人公娶張氏封清河縣君其父文勝為達
 州司理泰軍遇盜起迫署以官不為以兵此公之
 子九人戰風城成鐵鎮戰成風城有文行早世戰
 成戰鐵鎮皆幼亡成以進士第為河陽尉成感並
 學為辭章二女一夭一未嫁孫壽康壽寧壽經
 尚幼慶曆五年十月辛酉歲奉公及清河之喪葬
 於河陽某村之西北原銘曰
 既艱其生又空其仕匪俗以同今將永蹟公承常
 今方以厲道不屈兮文益肆迫命其先兮如始志
 惟此孝心兮德之至能銘其烈兮公之嗣
 故西京左藏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
 尚書使持節晉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兼陝
 史大夫充廣南東路駐泊兵馬鈐轄兼提

舉本路巡檢兵馬賊盜公事上柱國太原
 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世隆字可久其先自遼洞徙河南今為河南
 人少舉明經上第授洪州分寧主簿累調涇州司
 法泰軍起州山陰縣秦州錄事參軍遷大理寺丞
 歷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比駕三曹
 員外郎換左藏庫使改左領兵衛大將軍載仕後
 為左藏庫使領晉州刺史由大理寺丞至員外郎
 凡歷臺台州酒稅知河南府齊安縣事徙知雲安
 軍通判郿秦二州事由左藏庫使知夔州事起致
 仕知登州事移廣南東路兵馬鈐轄行次南雄州
 慶曆二年二月二十日無疾終於館年六十七公
 性通其為吏事雖細微處之極精或事割體鉅他
 人蓄輪不敢議決之益不疑卒無一毫差失所至
 以村閭在秦州會曹公諱治兵行戎命主備餉曹
 公表公能辦職雖軍事亦與謀議遂力薦之明道
 中歲大饑公為坊州出康粟以賑民僚吏用曰必
 待報公曰民方從溝壑少緩之因將日甚 天子
 至仁必不以加罪縱異此吾任之無恨公始錄曹
 公為世多知其有武略王丞相遂與樞密言公案

略可試運頓使職足以疾致政運洛而疾乎會張
郡公以需守入相嘉公精力且惜其材乃復起之
公坐享寬受不啓峻利於治獄尤尚平允僚屬有
一善致致稱道御士卒亦隨其所任不強其不能
下亦樂爲盡力刺飲至醉不亂父慮之某贈也四
員外郎母請易次進封永寧縣太君娶重氏封金
華縣君二男沂右班殿直河南河清主簿兩女
皆適士族慶曆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沂炳奉公之
喪葬於河南縣洛苑鄉司徒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墓誌祭文

故金紫光祿大夫祕書監致仕上柱國清河
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張

公墓誌銘

故朝奉郎司封員外郎直史館柱國賜緋魚

袋張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充祕閣校理知

均州軍幕兼管內勸農使上柱國李公墓

誌銘

故將仕郎守瀘州樂善縣尉任君墓誌銘

祭僕射王沂公文

祭贈舍人文

故金紫祿太祕書監致仕上柱國清河縣開

國子食邑六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張公墓

誌銘并序

公諱宗誨字某其先曹州宛句人大父諱某避亂

徙河南遂爲河南人父諱齊賢以道德名望相

太宗異宗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英國公母崔氏

秦國太夫人公以廢爲祕書省正字四遷至太子

中含監驛舍而京左藏庫在京左藏金銀庫石
試賜進士第累遷秘書省著作郎太常博士尚書
屯田都官職方司三員外郎監監各藥擅易院同
判闕子監判尚書祠部吏部尚書開封院出通
判河陽知富順監入爲開封府判官進祠部郎中
判三司度支勾院出京東轉運使使河北罷知徐
州更判部兵部二郎中太常少卿除檢校工部尚
書文州刺史充四方館使知代州徙衛州加果州
團練使永興軍兵馬鈐轄移都延路鈐轄未至改
知邠州抗章請老以祕書致仕慶曆五年又五月
一日薨於河南會節坊之私第年七十七公未冠
從英公鎮代地虜楊繼業初沒虜數出擾邊英公
敗之城下進擊時於士墜虜又敗復用奇兵破英
數萬衆於繁時當是時代兵驍縣 朝廷倚重英
公公朝夕左右預參密畫或俾按視行列傳布號
令公亦善騎射馳突控逐凡危者數矣由是以智
勇聞 太宗嘗遣使代郡諭英公曰善視此兒吾
行用之今英公以功入轉汝州子弟私恩故前勤
不做公與仲弟宗禮舉進士有文稱復罷之不合
與衆士爭託英公再舉致仕不出竟卒景德初制

以六科取士公上安邊議求以武足安邊科自試
不報大中祥符中增前議爲三十卷詔學士院召
試初英公論符瑞及修官事有大臣之言頗典當
時得幸者意異至是公止改署開子監事天禧中
河決東都並河千里輸芟新完復故道暴吏展期
民力不能致將以稽違取罪有持金錢自經者公
請少緩且復其數章三上言益激至頌采用焉在
富順監會夷人斗鄆春叛辟曉復驛公遣使更撫
之不即從公曰夷恬吾撫安請吾兵力不制息甚
矣自將州兵攻之夷衆數千來戰公分兵爲三敵
破之進拔其四柵夷揀遂定監司害其功不即聞
及代還 朝廷褒之爲開封府判官自是數進見
所論多違事常曰虜貪而尚戰國家羈繫二方子
辱而備強非久衆也然羌必先叛其酋悍而不仁
始詞而用其衆而京故地立盡之矣恃其武必
肆於大周及換使職不三年夏夏不至 朝廷思
公前議進士領團結往復而師亂自討數刻訪以
九事一曰體二易義余悉兵家奇正之說公數答
明睿上對達之在邠州范忠獻公鎮延安以舊臣
密訪計謀公以虜勢未易輕凡戰閩在趨利未幾

劉平安石元孫敗沒黃德和遺邗州不納而又走
邗州公曰軍奔將懼而無歸所以取亂也乃納之
拘德和於館撫其傷夷邗城入而不先公方議斬
之會虜騎驟至是時天下久安人不知兵上下端
恐將奔竄至走山谷公舉措不失常度既令齊一
嚴外侯護門防藉入而禁出索村簡寇捕葦轉漏
者幼或廢使之各任其力一夕而城守皆具外部
姦莫能窺其隙虜知有備乃去以功有興州之拜
且許便宜從弟初公在代告老不允會典西師遂
以種 事力至是 朝廷益發屯兵增遣近臣
軍公獲內陟適曰吾嘗得請矣卒如初志公漸美
公之訓以愛民恕物爲任凡治民必本風俗尚儉
節飲之殖木整教以資其生故民蒙其利而懷其
愛其刺舉外部吏屬不職者直其罪不執隱微數
議刑章或引律比者多傳於世故號稱寬平通經
術明治亂陰陽象緯之書叢詞卒說錯見互出世
所難曉者公鈞湖發原賁穿條理無不決洽尤長
於軍志前古用兵皆能辨其所以爲勝負施於今
若無窮惜其被遇已晚不究其用良可悲已宗族
因公官者十餘人其保任不間疎近皆以年爲先

後故諸孫多未仕者初公以雍熙甲申始官秘書
局遷康定庚辰凡五十七年以大秘書遷第體強
力完神清識明康寧壽考時罕其比有文集若干
卷別著刻漏記花木編二卷夫人呂氏封馮翊縣
君以次子讓例恩進封東平郡君子七人長子臯
終司封員外郎中次子文終大理評事次子康大
理寺丞次子定屯田員外郎次不肖女三人二早
亡一適崇儀副使馬成美慶曆七年二月 日刑
部及二弟奉公夫人之喪葬於河南某鄉之南其
銘曰
在昔夏方王貢以共衆恪於安斥兵爲凶爲公舊
獨讓備茲寇戎公守十都虜侵其封保無整暨
戰無還鋒公實始至群心未通士民協恐誰謀之
從公一號今其趨如風鼓金其聲旌旗其容虜知
我備莫子敢攻內外安堵繫公之功公識執先公
才孰雄執親其位者志弗先於昭太師元台上公
公實嗣之嗣顯而未融世德益茂陽報其靈有子
有孫愛流無窮
故朝奉郎司封員外郎直史館柱國賜緋魚
袋張公墓誌銘并序

河南張公諱子皋字叔讓以康定元年七月二日卒於東都通德坊之私第其從父弟子異狀其行實曰吾兄以文章名於時孝友稱於家識者以爲必能繼乃祖丞相之烈雖吾兄弟亦推之是時復與吾宗不幸始壯被讎還回坎壈以至於及得非命歟今年其仲弟子憲以耆來求銘贈以喪得七年二月日葬於河南某鄉之某原嗟乎予獲見於公用久嘗誦予曰吾交天下士多矣然不以通否易惠者予也公知予若是不誌其墓易朽子悲公之先濟陰人曾大父莫公始遷河南祖諱齊賢司命贈尚書令英國公文諱宗誨秘書監母呂氏東平郡君公幼而才敏景德四年年甫十八舉進士歸奉樞密特舉馳名聲者皆出其下明年取中科試校書郎知鄭州新鄭縣事遷保平軍節度推官莫公奏授校書郎館閣讀書於時朝廷尊禮令修禮女從官及儒學之士率獻賦頌以稱上德莫率潤與莫布於人誦者益才一二公雖高以敏執身而常得預焉由是天子知其名擢爲著作佐郎請皆欲出其門下公益自樹立少所附合寇黨公流避之令雷宇而都委掌書勸勾院實主記

主業公移京兆復春知萬年縣事特秘書丞館閣校勘召試直史館初公在雄農配業公意以女歸之而未成也業公罷相始婚於死氏及其而意公坐烟殿出監西京監院既落史職監撫州稅除大理寺丞久之代運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天聖四年始遷殿中丞知河南縣治尚寬平獨吏爲嚴民有訟者止辨其曲直鮮羅以法故去而見思愛太常博士監西梁院進七司員外郎判吏部南曹明道二年令官傅季丞相東萊業公事得當官復公史職遷度支員外郎知太常孔院進年季丞相罷爲奉常公亦出知慶成軍從知殿州以郡入回紇索舉求易他郡得邕州未行改通判鄆州州將索貴他特佐卿者多誣禮事之公曰朝廷之儀貴殿有常制苟過之非所以交爾體安不臣也持已必以禮無危坐過差人以爲難轉司封員外郎寶元年遷相命決畿內獄未幾暴疾數刻而卒年五十一有一公生于貢家少年取聞於時論議有風來摧韻格素高而不自矜負人亦樂與之游初坐業公事憾寇者皆械之及丞相罷與季異者獲擢之然公於人未始有仇也五所謂朋黨果在此耶在彼

那人不可辨也公既見擠廢官于洛及得告前後幾十餘年洛中有英公別墅常與親舊縱游騎詠自適向時樂名擺落殆盡縉紳有餘焉時用者公禮之如進在己先猶浩然不數于邑他人聞公不遇焉窮公不自察也有文集若干卷要曰氏繼寇氏某縣君三子仲武某官仲袞舉進士第今亡仲友某官女適進士李希甫而銘曰

吾觀人之情莫不以顯榮為通諒寧為寤然久之曰曾無殊兩之異焉獨善惡之著其人雖沒其名猶存必視其經綬為世之近遠故君子置彼而安此若公者選必由其善絀不自其身於其生猶不自謂之寤況其沒耶然公之才名卒顯于世嗚呼遠哉

故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知句

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上柱國李公墓誌

銘并序

公諱垂字舜工博州聊城人咸平中舉進士初命解州閩喜尉換州司法再調湖州錄事參軍召試為崇文院校勘政秘書省著作佐郎遷著作郎秘閣校理坐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司封三曹員

外郎郎中由校理監裁造院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同修起居注出知龜額晉絳均五州事年六十九以明道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疾終于武當公始舉進士上兵制書大要論國家常守丁民為兵而群下接勅由籍不先定故也今策若義民數于籍十而附六十除之二十五者皆勝兵部位有等更體有法則三代之制可漸復之又上將制書皆推本仁義節制之說于時號為北州大儒及在祕閣陳學河形勝書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吳異罪者獨不著河決者夏禹故道存也今河勢益北固此可遂復故道及天禧後河數決命執傳行堤公守前議稱勿委使執政者意異議遂準後既奎復決卒如其策國史取公議以備河渠志焉故事禁中須物黃門署上旨促辦公在憲由司議令政入諸司驗重文乃承詔遂為常制丁晉公東政公掌右史未嘗通私謁丁寔不喜公求治壘州章入命未下已俾代公者領事人咸為公憤者公曰吾得請矣終身無一言及丁氏九為郎不煩教條不嚴期會所至人安其治有古循吏之風延接士子必舉其長而進其未至其志在發發如此文章尚典

正最明于制度群書百姓無不通尤邃地里志天
聖中頗用舊老典贊善公在傳館德壽俱先又素
望甚高而以足疾頽求外郎屬非命耶所著文集
總三十卷公之祖父皆以懿德推於州里贈衛尉
卿諱琦扶風縣太君吹氏公之考妣也娶劉氏封
彭城縣君奉先姑以勤孝事公以柔明御家以慈
屬後公十二年以慶曆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終于
寧州官舍五男伯昂知江陵府潛江縣事仲昌大
理寺丞監寧州酒稅叔也寧州彭原縣主簿次二
子未名早亡二女長嫁鄠州須城主簿范孝孫次
嫁將作監主簿崔植孫男二人惟和郊社掌座惟
穆業進士孫女五人長適進士張開次並幼初公
守武當道而陽變其土風遂營居焉彭城君既沒
其九月仲昌叔旦護其喪自北幽來歸而陽伯昂
自武當奉公之喪以其年十二月庚申合葬於鄠
州懷縣禮義鄉於保里從先命也銘曰
性質而明志願而堅在儒為醇在德為全學河以
勢稱民以年讓無汙卑辭追古先始葬於懷自公
所遷到此銘章以永其傳

故將仕郎守瀘州樂壽縣尉任君墓誌銘并

而陽豫任據告子曰據不幸始生而喪先人養於
母氏既有知然後審先人之未葬顧弱且貧力不
足以義事危乎其不得葬也天假其生得之郿縣
月有隼人以遂其初志將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汝
州郟城之某鄉某原顧窆方石以銘其諱氏子周
據艱窮奮勵以克有立又嘉其粗能道其先之行
實故為之誌云君諱某字某貝州清河人治五經
盡明其事句大義授經者凡數十人工部尚書趙
公昌言召館門下趙公側儻尚義節君不專以經
藝取合特以性識敏辨議論感慨始終禮與加
強記絕人趙公嘗令讀道上碑再過則能熟誦成
乎初中第補京兆高陵尉再調瀘州樂壽尉居官
頗有為其能者景德元年四月十一日以疾終于
官年六十娶朱氏生二子長曰希次即據今為君
後銘曰
古者士葬以歲月傳載改葬服總者謂葬不如禮
或墓壞而遷非不即葬也近代拘廢陽之說有再
世未葬者不具聽哉亦有力不足者如君沒四載
而始葬其嗣非不為盡不能也始與前所遷者異
矣

祭僕射王沂公文

年月日故吏尹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故齊政殿大學士僕射桐岡沂公之靈景祐初公臨洛師果在幕府公以才敏見目數被器使議獄處事某或依違其言公必丁寧以正道及公再來大政善以身事有請門下公莊色厲辭不少息假某始悞中撫終則大悟嗚呼凡公語言雖因事見誨然公在大位然不敢傳公今莫謝無錄以自思一言之誣天實鑿之以衰服不獲備故吏之列情禮莫伸嗚呼哀哉

祭謝舍人文

年月日具位尹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故副閣舍人陽夏公之靈某仰公德望固為前輩至于年齒差長七歲耳世路相期在白首故別去不甚為戚戚相違不數為書問公之聰明宏遠守以仁學論者咸謂空貴且壽況復術士言與者類合益不慮有意外事聞計之日既駭且疑公體素強不聞有疾且論者與術士言不空繆異若此豈傳者妄耶久之自辭曰聖人謂仁者壽而顏子短命論者烏能先識哉術士言固不足信雖體強無

疾寧必其長乎邪審是傳者不妄也嗚呼某與公別五年嘗以壽期今年秋往詣郡下前日叔讓來言公于客坐中日某信士期之必至既而某用家事卒不得往又不作書以道所不往意使公言馬無驗此大恨也試以公方且貴盛如前所稱故不汲汲于一見向知公至是雖數千里猶當一往況不及千里耶復念在洛日贈公政事辨隱處疑亦有異論公或意悟歡如己出某雖理為情辭無嫌非公誠盡孰能使某如是嗚呼公存天下所仰公沒天下所哀以某人之哀又益以私思其為翻心可復道哉臨紙悲塞萬不一伸嗚呼哀哉尚饗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表疏

乞坐范天章貶狀

論命令恩寵賜與三事疏

論朝政空 務大體疏

論明憲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論城水洛利害表

乞坐范天章貶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騎都尉臣尹某
右臣伏觀朝堂榜示范仲淹落天章閣待制知饒
州勅辭內有自結朋黨妄有薦引之言臣知慮爾
知嘗以其人志亮有素義舉師友自其被罪朝中
口語藉藉多云臣亦被為論未知虛實仲淹若以
他事故諫臣固無預今觀勅意乃以朋比得罪臣
與仲淹義分既厚縱不被為論猶當從坐況如來
論臣則負罪實流罪然固思寬貸無所指名臣內
省於心有愧而日况余靖自來與仲淹蹤跡比臣
絕疎今未止因上言獲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
願從降黜以昭明憲

論命令恩寵賜與三事疏

四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新差通判

泰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尹洙昧死再

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漢文帝德之主賈誼

論當特事勢猶云可為痛哭李武帝外攘四夷以

強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望晉為試

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

立秦二世時閭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

或曰逮捕今盜不足憂乃掘隋場帝時四方兵興

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

詰責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周之宗社數年

為墟 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軌與漢文風制四

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 陛下慈孝愛民誠

萬萬於秦周至於而有不臣之旁北有強人之隣

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虜反今者四年旁塞

數擾內地變遷輸兵久於外而休息無期卒有未

警而起兵法所謂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

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

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立人主勤勞寬大未

有能遠過者也然未知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

殿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何者今命令數吏更
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 陛下所
行耳非有難勸之勢也 陛下下問猶不乖弊壞日
甚足是以謂 陛下下末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
以此天命命者人主所以垂信於天下也異時氏
閭閻 朝廷降一命皆疎視之今則不然皆相與
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今日陛下下
也命令輕則 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
者 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 陛下急
移矣忘言者以 陛下 能終賴自絀其謀以爲
無益此命令數吏之弊也夫爵賞 陛下所持之
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同謀以求恩澤
從中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袁政武母后專制或
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糾封 陛下威柄自
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常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
必襲糾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 陛下綱
紀不從則沮 陛下德奇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
沮德者則威柄日輕臣又聞蓋公不阿 朝廷所
以責大臣令適自以私昵投之而欲責大臣之守
正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與者國家

所以勸功也此年以來積御史伶官大臣之屬賜
與過厚人聞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
陛下用之不甚愛如今之所存無先珠連之人誠
不能詳內府壘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
者於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而方用兵用度寔
廣帑藏之積未必皆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
至而戶稅獨見 陛下行事感動耳往歲聞邊將
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
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
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
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勇狄之爲患朝政日弊而
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 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
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
足士心漸奮夷狄之患庶乎息矣伏惟 陛下深
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遺法漢主不諱危亂所
以存日親盛德與民吏始則非獨殿臣幸甚實亦
天下幸甚千犯錢賊臣無任戰汗激切俟命之至
臣昧死再拜上疏

論朝政空務大體疏 爲 冬 戊 戌 年 事
十一月日開奉節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路州軍

州事輕車都尉賜排魚袋借紫臣尹洙昧死再拜
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至治之本在於務大體不
在乎任察也漢明帝察唐德宗以察爲明皆著訊
前史非盛德之論然則衆之好惡必察之臣下志
邪必察之非謂究發隱微作爲聰明者也臣聞詔
獄所治類多然士固辭飽之失發曖昧之罪臣竊
以爲過矣大抵士君子少長修飭始終如一者皆
純固介特之士舉朝論之百不一二至於年位尚
輕頓式疎縱反稍責重始自矜厲而能足事功於
世名節之効者不可勝紀此殆帝人之情明主所
深亮也茲事雖往臣所慮者上下相何物極得皆
刻薄之風寔以成俗於盛明之立所損不細非特
謂二三子也又比年以來既行之思尚或中寢既
川之法罕蒙闡釋並擢擊之說易以進寬厚之論
難爲陳哉伏惟 陛下永漢臣竊私之誠鑒吳主
校事之弊因慶澤之後發寬大之詔明諭九臣下
有纖介之惡非虧損教誼侵害民物者勿復以聞
至若暴亂之萌竊僭之原誣罔朋比徇私滅公此
王誅之所先願 陛下雷神懲察無忘其細而重
其大則善者聲而惡者戒矣狂替之言惟聖明裁

擇幸甚臣洙昧死再拜上疏

論朋黨疏

十一月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潯州軍
州事輕車都尉賜排魚袋借紫臣尹洙昧死再拜
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
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修
余靖蔡叟孫甫相次爲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
一旦樂其見用又慶 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
任之而不能終爾以 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選
之流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
文皇親爲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遂
覆其碑迨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
者聞言一人則存沒之思不終臣未嘗不感憤歎
息而不能已也以此而論則知任之爲易終之實
難可不慮哉嘗聞歐陽脩領使河北臣以違事之
重故不復以內外爲疑今又聞蔡叟出福州水密
裏以親自請爲以過序若以過序立當進其官
秩若以親請則裏任京師不三四年已再省其親
士大夫去遠方而任京師者孰不念其親豈獨裏
得違其私恩哉則叟之不當出明矣 陛下優容

陳臣在唐文皇上脩等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
為未能少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沒
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終
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受脩等之賢故惟其
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 陛下待修等未易于初
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思過已移則臣負朋
黨之責矣夫今立所謂朋黨甚易辨也 陛下試
以意所選用奇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
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
疎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
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疎亦此
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
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
于志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為 陛下慮忠謀
並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
掌先求此又臣之波慮也惟聖明裁察馬臣珠昧
死再拜上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潯州軍州事程卓
都尉賜排魚袋紫衣臣尹洙右臣聞望人鑒治亂莫

如前代然於立易考于事易通則莫若世教之相
近者故周書無逸歷陳尚王中宗高宗祖甲之德
不及虞夏臣以為方今憲法前古宜在有唐唐治
之盛者在於太宗書史具存爛然可述臣某誠惶
誠恐頓首伏惟 尊號皇帝陛下詳延經生信尚
儒術書契之所傳精神之所造無不該錄浚洽窮
其詞源固足以順考古先憲章百代者矣竊惟聖
心所慕當追三代之盛而諸儒稱頌亦謂比隆唐
虞賤臣區區獨以為政教威實未臻乎正觀之治
輒取唐史官吳兢所錄正觀時事切于今者得十
二事以獻伏望 陛下垂神覽觀詳而思之勤而
行之則正觀之治不難企及由正觀以復三代錄
三代以至唐虞豈遠乎哉在勉於初克於終而已
千冒疏奏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論城水洛利害表知潯州時

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潯州兼同管勾江
原路經善安撫都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排魚袋
臣尹洙右臣得招討司謀奉朝旨修水洛城事臣
前得招討驛見 朝廷罷修此城人人感悅今曾
未逾月復此興定無不駭歎今興作之勞費用之

先臣且置而不慮者既城之後爲害滋大耳臣竊
較計利害爲 國家之害有四而無一利焉自賊
吳擾邊王師屢爲非以地不廣大而不能抗者也
雖用兵有工拙然大概說者以衆寡之勢不相侔
也今溼原一路之兵可以戰可以持重爲聲勢者
獨狄青所持之兵耳然不滿二萬其他別城寨屯
防裁足自守不當更有動移此城旣成必分兵戍
之緩急賊至則所備益多所用益寡所謂弱我兵
而強敵勢此爲害一也 山外諸城本無稅藉自西
鄜用師大增屯兵今手糧入中數且不足猶令諸
郡輸送稅粟僅有幾備軍弱之民寢以愁因此城
旣建須益發近邊之民輸粟以給其用不獨勞苦
且虞寇鈔之害倘復發兵獲送則所費彌廣所謂
重傷民力增損國費以事無用之地此爲害二也
且 朝廷命將出師勞弊天下禦之不能勝緩之
不能代爲我之寇誓者賊吳而已而蕃種類與國
家本無纖介之隙今無故攘其地而置城寨之前
後疎斬首級亦已數百外不足揚威于賊吳內實
樹怨於種落非計之得也臣觀古羌老之爲患多
矣今而蕃種類居秦渭之間者十餘萬皆以仇怨

不相伏屬如一旦破仇合從則內屬之戶附漢取
深者必先被其擾我必以兵救之我出則彼歸我
歸則彼出動之甚易安之甚難縱未能勞我大兵
然於疆場侵寇之患是更主一吳也所謂爲國生
事而無損於寇譬此爲害三也 賊吳前寇山外獨
黨雷麻穩部落氣數附虜爲虐不聞水洛種族藉
虜勢爲邊患也今則通賂於虜事已明白此城若
建凡此種類必召寇爲援之爲鄉導者是特少出
外兵則不足以應虜多出兵勝敗之勢未決臣恐
山外之患自茲而始此爲害四也 然建謀者以
通秦渭之救兵爲國家之利此又失之矣夫救援
之兵驟出不意或可以取勝今旣城水洛虜知救
兵必出於此當先據使地以待我師且救援之兵
不過數千勞逸勢殊豈能與虜較勝負者哉臣以
此知水洛旣城秦渭之救兵必不從此而進所以
謂之無一利者也 縱使無前所陳四事城之猶且
無益況分兵輸粟生事召寇四者之害較然可驗
哉臣聞拓地虛空鞭笞四夷蓋以弭邊患而強中
國未聞竭民力耗國用而以樹兵本此禍階也臣
識慮淺近然在邊累歲耳刺目睹事頗習熟又幸

得以諫名官並容嘿嘿無所聞隙伏望 聖慈博
詢衆謀慎重茲役則不獨邊鄙幸甚亦天下幸甚
謹具狀奏聞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劄子

乞便殿延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乞請求開寶以前用兵故事

論諸將益兵二首

論邊將不當強而使之

乞減省寨棚

乞計置邊事特出奇勦

乞帥臣自募徵從

乞省寨棚騎軍

乞募士兵

乞幫民爵以給募兵之用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乞便殿延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臣伏聞近日軍机令中書與樞密院同共參議此
誠 陛下慮邊事之濶也然臣近再得上殿奏事
每見兩府執政奏對不過一兩到其間或進議除
政或可否奏事未必嘗議邊防臣竊料西虜今秋
以至來春必爲大舉之勢若更使得至則陝右可
憂臣欲乞每五日後殿進呈公事罷別於 便殿

廷對兩府執政大臣參議違事審料賊勢爲守禦之略免使寇兵奄至臨時處置有失使空如九臣所奏乞詳酌唐廷矣故事施行康定元年五月日朝奉節守太子中允新差權僉署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判官公事騎都尉尹洙

乞講求開實以前用兵故事

臣聞太祖統御邊臣之略經其後所以假其教厚賜所以惜名器代望聖慈延訪大臣講求開實以前事則兩鄙狂悖不足可平又聞陛下頃者多賜近臣飛白書被賜者皆爲榮寵今邊臣日有奏請若事體當有更置者望陛下賜手詔數十字以示寒斷則聖神威略千里之外如在目前傳於軍中執不盡節此兩事乞書中省覽

論請將益兵

臣竊見近日所委帥臣大抵以益兵爲請朝廷既執聞之必以爲循常之談臣但慮衆說依違未能感悟聖意臣非不知國家兵數有限然事當應急必在技藝昔秦伐楚王霸請兵六十萬有李信者請止用二十萬故秦帝不從霸言者謂信能任其事也然信果敗而霸終成功今西邊諸將

人人皆請益兵亦有自許如李信請以少擊衆也如李信者尚敢爭況強而使之此必敗之

又一首

臣竊以涇原一路備近賊境然自元昊狂悖未聞汲來寇鈔以臣料之必謂朝廷怠於禦備衆北間隙勢將大舉若所過堡寨委而不攻屯戍之兵止能自守未有以待之也昨葛懷敏與臣言夏竦所將兵在涇州止及二千蓋以懷敏所請之兵共未及五千人若虜衆大至必當堅守臣所慮者不患其攻城不患其求戰唯患其審我虛實知我利害視涇渭之域爲自守之壘引衆前進大爲停掠則猖獗之勢未可輕也臣請益涇州屯兵滿三萬騎五千俟虜之來或應變出奇或分兵據險以逸待勞勝勢多矣縱使戰氣方銳且堅壁自守賊憚我全軍必不敢南向輕進則進退之勢皆得以制之此事則置責在邊法

論邊將不當強而使之

臣聞近日所遣邊將其中或應命而往非必及有決戰却敵之心亦有自求退免朝廷強而使之者以臣所見九能自陳劫用臨事猶或敗退若其

預陳不能其任豈可責以成功欲乞降 詔諸路
大將責以禦賊之任仍令條上方略其所陳請望
盡與應副若有陳不堪其任并所說迂違者乞移
任內也

乞減省寨柵

臣兩次上殿親聞 聖語以減省寨柵集得兵在
大將處最為急務雖聞已命邊臣制置臣尚慮諸
將各有所執依違未決轉至遲遲登緣賊兵數少
其寨柵亦可禦過若大段兵至即全不濟事又分
却大將兵勢以此較重必合減自然邊臣慮見將
來小有寇掠必致不識事體之人言其不合去却
寨柵致得別無禦過快此歸咎遂懷後慮臣欲乞
專委近上臣寮往彼相度制置所責早集得兵馬
在大將處以為禦備

乞許置邊事特出睿斷

臣前次上殿敷奏邊事 陛下諭臣以減省寨柵
申明賞罰及禦賊之備此數事皆臣口所欲言
陛下先發德音臣不勝喜忭然賞罰一事近日數
已申明其減省寨柵及禦賊之備雖聞 詔下帥
臣其如至今未見次枚方今虜氣驕盛雖未乘寇

境料其侵軼之勢不越秋冬正是 朝廷計畫之
時 陛下惜分寸之陰流為禦賊之慮況所更置
特出睿斷勿令淹久夫於後時則天下幸甚

乞帥臣自募像儀

臣竊見近時 詔旨令募將勇武藝之士誠取人
之急務也然其中或武藝雖積而未能絕人或諸
邊防事空而不通方略舉其人材未足慮詔矣而
不錄又似選才臣欲乞令在邊臣僚見總兵妻者
各許召募人作牙校軍將名目量定人數使其功
効粗著即乞 朝廷量其所能或授以班行或列
於軍校且令本處劾用若改授內地應牙校等差
今具名聞奏隨才錄用即不許帶行仍乞速裁除
公使錢外量有支賜以充膳給臣非投命而行在
而京已有兩人自言材勇乞隨臣同行于邊上効
力臣雖不敢帶去以此揆度邊將募人其來必衆
況自古將帥皆有部曲馬之爪牙伏聞 太祖朝
所任邊將李漢超郭進李謙涵董遵誨等位序未
崇皆自募像從為其親信先朝賜與旂幟更假
之權利此事實當裁固善伏望 聖慈議求故事斷
在不疑

乞省寨排騎軍

臣竊聞西虜大率騎戰今言兵者皆知中國馬力不能較其馳逐此知其利害而未盡其說今邊鄙所市芻秣其價甚重邊人畜馬為國家用者以利用且又瘦瘠彼土良馬此甚富也又聞將兵者多欲增步卒不願遣發騎軍臣欲乞 詔邊路大將其本路合須騎軍具以數 聞如是在騎軍已多即揀選篤弱者運仍每減一騎軍與添步卒二人補之不惟減省邊費更兼益得兵數其沿邊堡寨本為守禦當在險固之地若虜衆大至必不空與之平地較戰所蓄騎軍除合番探報外近為無用亦乞移乞在大將麾下別以步人補其數

乞募士兵

臣竊見諸路揀選到兵士其間不無驍勇然怯弱者亦多未經訓練習武聞使令或違恐臨戰退縮更至欺誑臣欲乞于涇州別立軍額召募兵眾武勇才力明立科式定作三等第一等使充本軍人員更不剝面第二等充十將將度候第三等充承局押管其兵士但取強壯堪任教習者不以身材又

寸為限料錢三百文至五百文為額唯乞優賜例物其節級以上別作等第支給若涇原一路可得萬人以此禦敵事底必振

乞贖民爵以給募兵之用

臣所請涇原一路募軍萬人須至添置營房支給例物其費不少臣請贖民爵以救之夫贖民爵者本用古義非若賣官之制只以入粟百石五百石為兩等百石為下爵許用銀為飲食罷高文使五百石為上爵許與本部七品官接坐婦女雜婦用珠金皆犯公罪及誣誤總以贖論其貢舉人曾經州府者該州府吏人至節員亦百司補正名以上並准下爵例司封給爵牒空名下諸州其入粟者經所在官司陳牒即時給之除陝西河東河北川峽廣南外其餘諸處其無爵僧有爵下爵僧上爵諸行罪仍許人陳告實錢百貫以犯事人家財充如允臣所議乞 朝廷別定爵名應有條約比類詳定如此行之不益賦于農畝不重斂于富人所取者至輕所政者甚眾今留爵之地百餘州至小許之不減五萬當得粟五百萬斛每斛輸錢二百計錢一百五十萬貫如約以近限則數月之內此錢可足臣

乞預借錢三十萬賁充涇原募兵候收到入乘錢却依數撥還其有餘數亦乞充西邊軍州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一臣今所授經略判官凡是軍事當得參議其夏球等如有處置邊事又只飛奏恐朝廷未盡知得彼處事機臣欲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而陳尚未知知不取輕有上言伏乞再至 闕廷方敢陳奏仍乞降一付身劄子令臣收執如九臣所請乞降 聖旨指揮

又一首

臣前次上殿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緣臣是經略判官凡是軍機無不參預若得頻至 闕廷面陳事狀則邊臣合有更置事空得以運司及催綱官委由數奏若以外臣無例至京則見今發運司及催綱官員皆入奏伏望 聖慈特賜九臣所奏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奏狀

奏軍前事宜狀

奏論金明寨狀

奏開習短兵狀

奏論戶等狀

奏爲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廣募兵馬

李副賊勢事

奏爲近差赴邠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撥往

環慶路事

奏爲已發赴環慶路置行軍次第乞 朝廷

特降指揮

奏爲到慶州聞賊馬寇涇原路疎剽致同起

發赴鎮戎軍策應事

奏爲禮易慶州兵數投涇原路事

奏金湯一帶放帳可取狀

奏軍前事宜狀

朝承郎守太子中允簽書陝西經略判官公事騎都尉臣尹洙右臣非到邠延體問昨來六月中差撥兵馬往諸寨並不曾得見賊衆當盛夏之際疲

田都人馬虛費國家錢物不少臣竊恨遣使之時賊兵尚在境上陛下流憤請將畏怯不能齊心出師遣使塞門一寨數月嬰城終至陷沒皇情軫惻專降詔旨其知兵者說道責在神速千里制勝恐後事機伏望 聖慈今後軍旅進退乞不立降宜令況臨時應變主將之任豈可概兵寇境吏賊朝廷指揮若涉道運即乞嚴行酬典謹具狀奏聞謹奏

奏論金明寨狀

右臣今月十三日到金明寨問得添修舊城次第已于九月下手修築新城臣不知新城利害但以功料計之舊城計功二十萬見役兵夫不及五千人須四十餘日方成新城計功五十九萬七千須一百二十餘日方成即今趙振等 屯兵馬一萬餘人日夕披帶以備非常加以霖雨自延州轉般糧草凡九次涉水方到金明兵衆暴露惟空責以逾期若改更展必是遲延至冬轉恐不易臣初聞移改新城尋知展存已有奏論臣比不敢更項聖慈及臣自金明回又知再降劉子兼內臣相次到州切慮依東 聖旨須至改移伏望 聖意詳

臣所奏早賜指揮

奏聞習短兵狀代延師作

臣竊見諸處馬軍每部槍手旗頭共十三人共八十餘人並係弓箭手步軍每部刀手八人槍手一十六人共七十餘人並係弩手共弓弩手更不學槍刀雜各帶劍一口即元不係教習又弓弩每至夏月更不教閱當戰陣之待或遇險隘弓弩施為不得須要短兵相持其弓弩手既不會短兵束手受害遂多敗覆臣今往邊上選處使一面指揮馬步軍除弓弩外更須精學刀劍及鐵鞭短槍之類所責施為弓弩不得處使有短兵之利可以取勝又死至夏月廢却教閱更乞早降 宣命指揮下逐路部署司依東仍乞於試中式藝使臣中選十人下都部署司分學邊上監教費得早見精熟取指揮

奏論戶等狀

右臣竊見陝西坊郭第一等八戶中甚有富強數倍于東者每至官中科率只一例作一等均酌其迤下戶等極有不易者今臣欲乞于逐州第一等八戶中推排上戶家產比類次下同等八戶家產一

倍以上者定作富強戶三倍以上者定作高強戶
五倍以上者定作極高強戶今後官中凡有科率
其近下戶等大段減得數目祇應得前如九臣所
奏乞下限而都轉運司委轉運使司巡歷所到州
軍與本處同共定奪無致別有徭擾

奏為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處發兵馬

李制賊勢事

朔本節守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兼署陝西經略
安撫判官兼參議都部署司軍事騎都尉賜緋魚
袋臣尹杲右臣近准都部署司牒令赴延州與
范仲淹同共計畫行軍次第尋于五月六日到延
州得其牒曾乞奏為此一路未議攻討已奉 聖
旨作臣尋具狀中經略部署司將元計畫類延路
軍須物色并分擊軍馬並那滅赴涇原環慶路去
訖切緣臣非與韓琦赴關進呈夏錄等所定攻守
二策奉 聖旨依所定攻策施行即鄰近涇原兩
路俱進兵流入其環慶路只令淺攻側近族帳不
作大舉之計今奉都延路既別有擊壹切慮涇原
路將來出兵側近路分別無許伐次第不足以聚
聲援故乞令環慶路准備行軍次第況慶州未遠

東谷等寨所接罪界一帶族帳不少並在一二百

里內不至遠涉沙碛若與涇原路相應處發兵馬
足以牽制賊勢又非來計畫都延路軍須器械不
少如却移撥應副不難辦集臣已具狀申本路經
略副使去訖伏望 聖慈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奏為近差赴都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撥往

環慶路事

具位准都部署牒赴延州計畫行軍次第者右謹
具如前臣尋于正月二十六日到延州見范某計
議軍須別未有言語次日只與葛懷敏已下商量
出軍次第逐官雖有異議奇臣執言所降 朝旨
已定遂不敢別有異同兼葛懷敏等軍定到行軍
圍子一面又至次日范某方言近有劄子奏乞番
部足一道為進貢之路未行攻討如歲時無劫威
加未脫衣 聖旨依奏自來馬特出軍修復城寨
李制賊勢恐請將緩于治兵所以未嘗說與有此
上項 聖旨指揮尋據臣詳詳 聖旨施行至二
十九日夜保安軍狀報前寨門寨主高廷德自西
賊寨來乞通和尋已具事狀申奏自後范公與請
將只擊壹架簡給出軍修復城寨不兩重入界次

第兼臣未到延州聞范某已委將元擴定却延路驛子只委三千頭臣深慮朝廷以却延路既不入界攻討又見減着驛子數目却于元定下軍須兵馬數內一例減省又緣夏某等所定攻策却延涇原兩路俱令進兵流入其環慶路只令渡攻旅帳切慮涇源路將來出兵陝西路分別見討伐次第不足以張戶援欲令環慶路準備行軍次第及乞將元擴定却延路兵馬軍須等却移撥赴環慶路所責與涇源路相應處發兵馬以分賊勢身具狀中 奏去訖今准都部署經略使司碟錄已奉 聖旨議定攻策所乞改差兵馬赴環慶路雖使專捷移易者臣又恐日遠若更迂延却却延環慶兩路俱不備辦得進兵之次第特見慢事已具此中都部署經略使司去訖伏望 聖慈詳酌臣前奏狀內事理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奏為已發赴環慶路計置行軍次第乞 勅 施行特降指揮

今准陝西都部署碟錄却延路先傳 朝旨出兵路分今已備及時日却有異議請一依元降聖旨於却延計置出兵准備起發無致 事者臣

季備錄申范某請詳都部署碟內事理施行今程兒某碟當所前來依安儀利見并依本司攻策用三二月入界中奉等之有一劄子明言別一見乞審此一路未行討伐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歲時無劫威皆未晚奉 聖旨依奏況後未嘗覓到蓋漢知次第人根問入界道路方見得經夏以來橫山蕃戶多在崖谷波處各有堡子守隘自家兵馬若只行川路即並無所獲如入陞打慮又兵多則難進兵少則易阻所以不敢因執前議却計置出兵于極邊發寨中擇有利者脩復亦足牽制使賊界東路兵馬不敢併力而去所有環慶路若使渡入則地少水泉今却問得有剽逆蕃寨可以攻取兼與涇原相近足為聲援仍乞 朝廷指揮踏路穩密遣兵先擇要害之地修城寨所責持重不損國威當所又如此學臺中奏去訖及已得前奉 聖旨不敢更有翻覆惟待罪 朝廷甘從黜削即唯以依違恐誤大事臣已依此事由申奏并碟夏某籍某去記者

右謹具如前臣看詳上項范某碟內事理更難以催促計置軍行次第又緣踏路出師日遠若且在

延州必慮端坐虛占月日况環慶路依元奏攻策
淺攻側近族帳亦合預先計畫行軍次第臣已于
二月十五日起報延州赴環慶路計畫次第伏乞
朝廷待降指揮所責率別賊勢不使併兵涇原有
誤入計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奏為到慶州聞賊馬寇涇原路謀劉政同起
發赴鎮戎軍策應事

今月二十二日到慶州據經略使韓某差來指使
李資稱今月十九日賊馬再來侵擾列塔堡見今
鎮戎軍主兵官員只有朱觀一員者右謹具如前
臣勸會都延路都監劉政准經略司差權環慶路
都監近自延州與臣同到慶州今未鎮戎軍事空
緊切兼又少關主兵官員已謀劉政乘逸馬與臣
同起發赴鎮戎軍策應去訖伏乞 朝廷更賜指
揮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奏為擅易慶州兵救援涇原路事

今月二十二日據抽押兵士殷直蔡從狀中稱准
經略副使韓某指揮于環慶路抽撥安塞等四指
揮兵士赴鎮戎軍數內先次交割得安塞報武兩
指揮所有舊路保捷兩指揮見在而谷柔遠兩寨

等部署司見去勾抽者

右謹具如前勸會韓某帳內稱今月二十一日賊
馬在劉礮堡未進軍空緊急切要兵士使喚若何
候柔遠而谷抽到上項兵士更須帶三日必慮有
誤軍期臣等尋據環慶路部署司只于在州差撥
振武第十三虎翼第六兩指揮充填蕃落兩指揮
已差人管押赴鎮戎軍去訖謹具狀奏聞謹奏

奏為全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臣昨在延州陳全湯一帶族帳可取之狀親到番
官副誰諤本族及與西路都司巡檢劉政扶育尚
重到事狀果具奏聞乞候到環慶路與本路官員
同共商量別具中奏臣尋于二月二十一日到慶
州得知山外賊胡兼本路三兵官員多在外寨駐
劉臣遂往來鎮戎軍今來鎮戎軍事空稍息見整
赴永興軍候見夏某子細陳述上件事機乞相度
施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奏狀

奉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奉詔及四路司指揮分孽本路兵馬弓箭手

把截賊馬來路狀

論雪部署狄青回易公使錢狀

奉詔令劉滄董士廉却且往水洛城勾當狀

乞與鄭戡下御史臺照對水洛事狀

論宮石給狀

奉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朔奉即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同管勾涇原

路經略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倍

紫臣尹果右臣體量本路見今主兵官員或遇西

賊入寇若只令主管隊兵至時得人統制號令進

退有所秉從即例皆協力不致有前項敗事若委

以兵衆進退許其自便則臣等未敢保其能否兼

臣初到亦未盡知其材略或相次體量得實有敗

事者即與狄青別具陳奏

奉詔及四路司指揮分孽本路兵馬弓箭手

把截賊馬來路狀

本路經略司累據諸處探報到賊界點集軍空紫

切若于本路入寇即部署狄青合依先降預議指

揮領兵于九亭寨駐劄其狄青忠壯可信重厚可

倚至每與之講議軍政至于臨敵制變亦合事機

臣但慮拘于 朝廷法制未盡其材臣欲乞軍行

之後 朝廷或降指揮升四路招討司行下文字

係于逃退兵馬分孽將佐有與軍前事體相妨者

許令狄青相處其未便因依開泰及四路司

不得將未便事理一例承襲施行如允臣所奏特

降 朝旨庶令狄青有所遵守得以專心戎旅不

至敗事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論雪部署狄青回易公使錢狀

右臣准邠州制勅院牒勾取部署司指使劉懷信

勒檢齎借銀一千兩文憑赴院尋據部署司勾取

到劉懷信具部署狄青兼令劉懷信自齎公使文

書赴邠州照會去訖事體罔得劉懷信是勾當公

使奉使臣為于隨軍庫借過上件銀回易利息以

充公用事臣切見自來武臣將所賜公使錢諸雜

使用便同己物其狄青于公用錢物即無毫分私

用况本路自西事以來所添兵數及主兵臣察指

使使臣等數倍于舊又狄青多與貴官親提舉
救閣軍中將校每有鴆說以此所費益多若不割
將錢物回易即無由充用狄青素謹慎小心其
實武人未曉 朝廷憲法自聞推充公用錢物將
請制院須來近揖照對臣雖日夕瞻望終是內懷
憂畏兼言先在延州初授溫源部署曾告麻籍言
不願主領公使錢恐未知次第今來求遣買墨詞
意感切誠可矜則臣以謂 朝廷擢青自致直不
三年至判文委以一路兵柄此必其忠力封智有
過千人又欲其奮勵自効以報不次之用今乃以
細微註誤令其畏懼如此今邊上日有探到事空
萬一賊兵驟至若須領兵出外似此憂疑之中切
慮不能主理軍政則致關事伏望 聖慈垂察特
降 朝旨脫論狄青庶令安心專慮邊事謹具狀
奏聞伏候 敕旨

右謹具如前臣等檢會前奏乞罷修水洛城事狀
登慮久遠却為邊患今未悉既未至 朝廷必行
具修則臣等無以自辨更不敢別有陳述伏緣臣
等前後行與劉洩指揮並明坐 朝旨劉洩所執
只是鄴戰文牒其鄴戰文牒並是解罷兵杖後等
有行違今若 朝廷却令劉洩依舊勾當却是鄴
戰罷任後所行文牒可以街改得 朝廷指揮于
理得無不順臣等切慮將來逐路徧禱例各專執
行事不稟本路節制必壞軍法統兵大臣解罷兵
權後尚得處置邊事干 國家事體不便欲乞
朝廷特降指揮檢會臣等前後論奏水洛城一案
文字并本司錄白鄴戰罷任後所行文牒及臣等
今奏陛下臺省百官集議處得申明國典況臣等
所論徧禱違犯節制益恐壞軍中綱紀所論大臣
罷兵後侵擾軍政實繁 國家安危非止為本路
一時之事願 陛下急守邊之遠略念社稷之大
計若此日不行威斷則具時必生 朝廷之患伏
望 聖慈特賜省察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乞與鄴戰下御史臺照對水洛事狀 敕旨
右臣准中書劉子承 聖旨候海州且成實方得

交割勾當臣已具行關去處聞奏託臣切見自秦
謀官御史慮投差違少有於請處待闕者臣到慶
州未十日因孫汚陳乞疾急不赴涇原路却還當
任試移臣知晉明其濟師且在平州已一年餘九
箇月却令臣待闕事體之間或有可疑臣之私心
實懷憂懼伏念臣自奉涇原一路寄委迨及一年
九千民事並與狄青商量處置未嘗有毫分差失
亦不敢將近鄜州務期有隙請項噴 聖聽其合
奏公事前後多蒙俞允臣與狄青雖出處本異而
忠義一心但專為扶持吳賊不敢邀功生事庶幾
外架寇孽上副寄委又自水洛城卒 聖旨罷條
已奉勅罷及劉洩朋黨造作謠言傳于道路其間
多不詳其本末今且以衆所傳聞者兩事明之一
言劉洩所帶扣堂四十餘斤且狄青在順德軍扣
送劉洩下所司當稱攝之初事頗嚴密及呼問之
際衆謂必行軍法豈可預造大扣有同兒戲若本
軍從未有此大扣即都轉運司合同此別作行違
以此據請不近人情一言涇原路經略司令人犯
定邠州 院門遂致劉洩疾急此時臣雖在貳假
後來體問得都無此事且邠州係是環慶路統制

於涇原本不相轄況劉洩是 朝足送下本州寄
崇若涇原路差人把門豈得不盡時中都轉運司
及其聞奏據此二事只欲 朝廷知涇原路經略
司要致劉洩獄死以快私憤都無公心觀此用意
實可驚駭又衆言鄜畿罷四路後別授 朝廷與
休水洛城所以劉洩得免尋輒之罪臣勸會於三
月九日本司准樞密院三月二日劄子云據鄜畿
委水洛城並是當司一面與修若使中止實恐生
熱蕃部遂相警殺却烏遠忠貼黃又言或且令臣
職在涇州一月日候許廷等軍馬回即起發赴任
又水洛城 降指揮令涇原路一面相度指揮去
此所有許廷等又已別移住使其兵士等亦樂分
擊往邊路替援平滿及權駐泊人數奉 聖旨令
鄜畿一依所投宣教指揮疾速將許廷手下兵馬
差使臣管押往指定路分託起發赴任鄜畿既承
准士件 朝旨明知水洛城本路得一面指揮如
委實與徐有利只令論奏別聽 朝廷指揮豈可
尚與劉洩文牒一面督捉及辨奪奉 朝旨遂致
劉洩託此為名故還本路節制 勸院既不收堅
取勸法寺又無較止以此鄜畿所稱尋奉 朝旨

臣實難以視會臣與狄育只據本司所投到摺密院劉子內 聖旨施行豈敢回耐鄭戩上達 朝命然群議之起亦有所因鄭戩與參知微交結情解至淡非令許廷等軍馬與修水洛城其參知微係是水路走馬承受却作部火名因統管兵馬以至修城指使工匠皆望休了遂轉及近邊細民又得弓箭手把上劉寇不惜財貨招致小人所以罷修之後諸議紛然臣與狄育都不承聽所恃者朝廷公道所賴者 陛下聖明是以前後所上章奏惟論 國家利害不與戩輩爭辯是非至於京師書問亦皆斷絕即不知戩輩請臣更有何事朝廷聞臣更有何過直至今采臣未得赴任方始自疑兼臣非於本司備錄到水洛城始不一宗文字欲乞令臣暫乘逸馬赴 闕而奏爭狀及乞將鄭戩等所奏臣事降下許臣分析臣若曾上達聖旨矯稱 朝命專擅生事誣陷人如鄭戩之罪百分有一即乞伏刑部市以屬邊臣儻以事體未明須合證辨即乞與鄭戩一處下獄照對以明國典況臣十年之中三次左降至于榮進本不繫心非為降者差違方此論列只緣臣當聖明之

朝被此誣謫若不陳述臣雖裸身自銜恨九泉伏望 陛下察臣忠憤聞臣冤枉特賜早降指揮干冒 宸嚴臣無任戰越俟命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慶曆四年六月日朝奉郎行右司諫直學士集賢院新差知晉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伏奏

論會石路狀

右臣非在涇原路竊見蕃詐佐郎管勾本路機宜文字石路為困于張元初到任時曾言母在濮州欲求一京東差遣因使筆親其特張元不曾允許後經隔數月回本路發遣年滿兵婦元遂差路及駐泊都監同天監祇應人等各押兵士婦京及令輅回使催促京東州軍兵士衣賜輅因得往濮州宰親等 朝廷差官勘罪法等以私罪定斷罰銅降兗京而監當是時臣以方移差遣不敢為輅有所陳言原輅所招情狀只是從初於張元處欲求差遣回使省毋張元即不曾允許後來經隔數月方令管押兵士輅是文臣凡有不合承受押兵之罪初定私罪即不曾會問到張元狄育其時輅有無請囑之言若輅于管押兵士之時實有宰親之

請于李治之朝尚冀寬貸况連治舊日語言生以
私罪情實可矜今遇郊禮慶澤之後伏望 聖慈
特移給一朶來親民差違反乞改從公罪定斷臣
與給共事將及一年給之操履臣所具悉如蒙
朝廷移給差違反改定罪名後給犯賊私罪臣並
甘同罪不辭謹具狀奏聞伏候 教旨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奏狀

奉詔分折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覆奏監察御史李永劄子狀

軍制 需爵法 負首級例

奉詔分折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具銜臣尹某准中書劄子著作佐郎新差知蔡州

隄山縣事董士廉奏臣不公事奉 聖旨令臣疾

速分折詣實入馬遞問奏臣今依准劄子內畫一

分折如後

一韓琦尹某謀入界至好水川因任福妬功欺侮

狂指致兵敗折數萬人尹某能閉志辨誣文誣惑

中外令李仲昌刻石掩解琦急令來尹某自知虛

誣却毀弃刻石碑子

臣今詳董士廉所稱韓琦反臣起謀入界欲乞于

中書樞密院檢詳陝西經略司先奏攻守二策

朝廷揮用攻策後李曾與未嘗入界及好水川接

戰因與不同起謀入界致得敗歸所有翻志辨誣

二文臣實有此撰述以勸忠義乞檢會任福等敗

細事及韓琦先繳進任福下孔日官彭志所收得

秋傳觀者著朱觀名誠仕誦令持重文字與巨所撰二文照驗即知有無虛誑巨元不謂令人刻石今據博寫刻本是處州判官李際錫刻石即不是李仲昌欲乞會問本州同何人立石後來于是何年月何人毀弃即知詣實兼巨見諸處尋求石本板尋詳別錄具進呈次

一尹某在渭州尋獲將官錢數百貫入己使用并借官錢與官員還債并支出軍資庫錢落下赤曆都轉運使程默曾差儀州軍序主簿王資磨勘見得侵欺官錢的實

巨勘會渭州應係官錢及公使錢各有監主及文曆拘官之下本州勘會及將巨任內公使錢文曆驅磨即見得有無欺隱所有借錢與人還債巨初到任為程實副使孫用曾于鄰近路在狄青手下使喚得力本人為自軍職投官在京借却人錢物遂與狄青各借與公使錢會官與料錢內還物所有軍資庫自有通列錄事察軍營勾巨即不知落下亦替因依之下本處勘會轉運司差官磨勘得見何人侵欺後來作何行違即知詣實

右謹具如前所分析並是詣實所有巨先撰摺恐

辨証二文今抄錄粘連在前謹具狀奏聞謹奏

覆奏監察御史李京劄子狀

准河東都轉運使差官准 敕取問巨前知渭州日借文憑錢種弟并邀到監察御史李京劄子言籍聞韓琦罷推密副使因董士廉疏論水洛城并處置邊機不當弟伏後韓琦之過自尹洙始今琦已罷柄任某則仍守舊官人言籍籍于理未順雖聞已降指揮令尹某公折人言事與韓琦不殊切慮別有指說遂至紛拏兼聽知魚用詢相慶日繳奏到是民故害之家指論尹某文狀事甚明白欲望 朝廷檢會魚用詢前奏并令來董士廉所陳其尹某早 賜處分所責與韓琦行罰頗均方

摺衷望

右謹具如前巨依應 敕命供慈前知渭州日依例借文官銀回易應行公用去託巨切見李京上言雖聞已降指揮令巨分析切慮別有指說遂致紛拏巨切詳故事御史得風聞言事既稱風聞則容有不實是以所言雖虛僕不反坐 朝廷若以事狀顯明不須按覆即昨載處自繁 聖斷御史所守則有職分若京之所陳雖增巨過惡焉端又

乞如臣峻典于言事之體皆未爲夫惟不當慮臣別有指說已 朝廷使行處分且 聖明在上若臣實有過犯必不徇先入之言曲如譴責若的有罪狀豈容粉筆洋念苛况況京所言初亦切聞後云聽知則是未能決信于己也未能決信于己而欲決行於 朝廷其惑亦甚矣所賴 聖慈垂察許臣分折事狀委得辨明向若從京之言則賤臣被折固不足論然上損治體亦非桐事臣聞歷代用代刑多有過濫 列聖臨御未嘗獨任威罰及于一臣 先朝足按刑之官凡罪無細大悉以審究三代以還刑罰之慎未有如 皇世者也今京欲用偏至之辭塞辨治之實此原或聞人無所指臣謂上損國體者以此而言也京又云魚周詢衆奏到邊民被害之家指論臣事臣不知周詢所言邊民緣何被害有無處所去年臣累奏已 朝廷將臣與扶青廢罷水洛城同依令百官集議及已下獄劉辨木夢省祭緣當時扶青自是上處置水洛城事回已劉港董士康等隨行人傳言被害人數甚多專取責實處並不見得被害之人其用詞所言被害之家徒衆 朝廷必曾體量安卹及必

有居止去處若果緣臣處置乖張致令邊民被害即後來 朝廷轉臣起居舍人並龍圖閣此時京已任御史當極言論列 朝廷如茶臣均然有過即不當更露 恩命若引董士康所陳之言不妄不覆推較切爲過矣且士康本非言事之臣只緣曾爲水洛城事繫獄二十餘日以此挾恨搆誣惡信淳學之人其言不免過實京待士康果爲忠信淳學之人亦當少原其情漸驗虛實今乃欲 朝廷盡從其言尤所未喻京又言所責與轉時行劉頌均臣聞 本朝機政大臣出入中外自有常制今琦如資政殿學士對蕃復有集言君臣之意未爲不厚誦之行罷竊理所未安臣又聞言事者主于言而已言之不從繼之可也伏聞請對可也不然解避其職皆爲得體若大刑實登置乃 朝廷大柄非言事者得專之也今御史既得風聞言事又欲 朝廷不辨明而行罰是臣下進退皆懸于御史其權不亦過重哉嘗聞景德初河北轉運使劉德上言低倘奉使白守素武勇請正除劉史真宗謂近臣曰將帥有功列狀具聞可也翻勞分扶自有常典綜何與爲監司之居外猶御史之在

朝也 真宗特賞罰之柄不致移于群下 聖意如此伏望 陛下稽法先訓咨詢故典察迎合之言華明比之風則天下幸甚臣累蒙選擢班在侍從雖被譴疏若已執勅劾即不敢與言事臣察辨論由直今既蒙就問不當專為申理以祈恩貸兼復建明事體庶裨 聖政伏望 聖慈特賜省覽謹具狀未聞謹奏

軍制

臣竊見諸路兵馬自來分與諸將則統制不一臨時差撥則兵將不相諳練蓋由節制不分名級未辨是以難于處置臣聞有部分然後有號令有號令然後有賞罰今部未立號令何由而舉賞罰何由而施以此用兵從古未有以臣愚見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號令明而賞罰行今略定軍制件折如後

逐路大將一人

本路兵馬進退戰守皆專制之賊劄則在其責

副貳一人

大將所制之事皆佐之賊劄則從生

列將十人

分掌本路之兵步騎相參大率以五千為一軍不必定其數大將量其才而授之專主所將之軍其進退即兼命于大將一軍之勝負大將上其狀以賞罰之本路處置即皆不預

隊將五十人

每列將一人各給隊將五人所主隊兵之進退皆兼命于列將

古臣所置部令略定名級代乞 朝廷講議節制預下諸路仍已不作臣察上言所費上策 廟略謹具狀未聞

督府法

臣前次上殿奏乞召募邊兵其間合要例物及榜益官房項有所費竊慮三司未能應付臣欲乞 朝廷制定督府之法封出至名爵謀散下州郡人入衆投爵今定爵二等

第一等爵許婦女使許使潭銀飲食器凡役授第一等爵者如元保州府縣鎮城郭等第戶即入衆一百石如不係戶等即入五十石

第二等爵許以珠金馬婦女服飾如犯公罪許

賄凡欲授第二等爵者入囊五百石

石入囊每百石舍入錢三十貫巨令約計授爵之

數可得十萬家通兩等二數當得錢三百萬貢粵

先召募是兵乞不別有支用其未有爵之人餘士

族別無禁制外舉人曾經鄉貢并州郡牙校職員

京百司人吏並與依第一等爵例將來 詔下諸

州府已立近限如不願授爵者即任便變易若限

外有陳告並科違制之罪其畜女使及銀器者賞

錢三十貫所畜女使從良銀器沒官珠金賞錢百

五十貫珠金沒官所賞錢貢以犯事人家財物充

內贖人無男夫及男女十五以下即不許人陳告

所定爵名并更有合條約事件乞下中書門下奉

酌施行

獲首級例

一諸處軍隊或五十人或二十五人或不及一十

五人為一隊凡獲賊首一級下注此同

依賞格所給管回等賜分與一隊將士如獲級

五分以上定以四數為

即前隊並與第五隊轉

一管押軍隊人員十將以下並管押十人或

所管不滿五十人殺獲與輸折相當五級加一

等共二十級雖折相當亦第五等所管不滿百

人殺獲與折相當七等與第四等七級加一

等百人已上殺獲與折相當十級加一等共

獲四十級已上與第五等轉二百人獲十五級

加一等三百人已上一等共獲六十級已上

雖輸折相當亦第五等轉

一管押軍隊使臣即門下使臣已

不滿三百人殺獲與輸折相當十級與第五等

轉十級加一等其二十級已上亦第五等所管

不過三百人所獲與輸折相當外十五級加一

等共獲四十級已上亦第五等轉不滿五百人

殺獲與輸折相當外獲二十級加一等共獲六

十級已上亦第五等轉

一主兵官員所領千人已上主兵官員所領

殺獲與輸折相當外五十級與五等轉五十級

加一等一百級已上亦第五等轉所領三千人

已上殺獲與折相當獲一百級加一等亦與第五

等轉

一使軍員親自用命所管將士別無餘折或餘

折相等者與五等轉不及所得者只給第四等

賜

即運主將命取首級者自依軍法除音准此

一如得主將命取某人而能殺獲者與我四等

轉

一殺獲賊中首領者與第五等轉如近上首領即

與加等轉若加至第三等即本管人員亦與第

五等轉若加至第一等即全隊及本管人員並

與立等轉

一軍陣所獲一百級須餘折相等已一除計首級

令轉人數外別許酬獎得力軍員使臣共三人

凡百級加三人其十將以

一應非軍陣合戰有所折獲者一級與第五等轉

一板加一等所管軍員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恭議代奏傳作

議攻守 用舊周 按地周

別兵師 備北狄

議攻守

夫西戎之弗庭久矣自繼遷盜起是胡虜沒靈夏
回州常嚴兵戎蔡氏困於饋饒然 國家以至仁
焉念誠乎黠武不愛七州之地委以純誠之重俟
王許其世及金帛董其歲給恩實既厚虜志益驕
益嘗有吞項之心修職貢之事含容養養四十餘
年迄于胡繼遷肆逆節自今春 朝廷選命將帥
分守邊郡轉輸兵甲修峻城壁三秦之人已聞駭
動荷當兵塞下曠日待久守禦之備雖嚴快饋之
力必屈此則方今自守之害也若與兵虜虜虜必
遠逸求戰則不可得欲竭則為所乘此又陷至運
之師也切計為元美之謀者不通中國外玩之
人與北方桀黠之虜年復知中國重于出師利在
守境數元美以輕騎授必難然後疏芻實以招
其首象舉大軍而覆其巢穴第河湟之黎庶獲漢
唐之封略可計日而得矣若徇悠悠之談以太平

既久兵不可動但執保邊之說使邊域將師擁重
兵據聖人人為自固之謀臣恐數年之後財匱
刀馬恐 朝廷之憂不在元吳也謹上

用魯國

昔漢登先胡之兵夷却走之墨唐出迎鶴之師平
幽陵之叛前世得夷狄之功者多矣乃者凶渠故
罪方議問罪而囑所覆者論試款請加討伐 陛
下議柔遠之略嘉標俗之意爰詔有司撫納其使
特假將鉞之重委以專征之任金幣溢于穹居官
爵延于樂帥此誠得以夷狄攻夷狄之策然而先
奮而無旌不可待以誠信况囑所囑項在先朝僻
處而倚自恃大羊之衆復倍立遺之賦嘗抗章陳
請興復舊號犯我亭障及天水之境自為曹肆所
敗殺戮過半遂窺跡瓦嶺幾三十載今者破虜聖
德絕前而內當於制馭之道思通權宜之安非聞
專遠使者未告我提罕多兵仗之類曾無存誠之
歡焉得囑所囑之才去乎是僅三十里彼密與大
邦為讎豈有一朝翻為 朝廷悉力而代叛哉恐
未得其誠劫徒市席以敵利耳為策之要莫若擇
細臣之有村畧晚機勇者可吐蕃使于迴鶻察其

情偽而與之為約使其出兵後有所得然後計
鉞以金帛資之反狄之性貪于財利理當奮命九戰
之入寇利在剽掠若敵進則險其走集遠其作
使賊至野無所得城不可及而觀雲雷發機擊
之策不克矣保塞羌胡亦不滅七八萬保塞羌胡
保塞羌胡之難常若邊臣之役漁政要有翻覆空中
救護式事加撫馭賜堅甲累衣利兵助夫命諸夷
臣復使分路進討狄敢左則攻右敢右則攻左賊
必疲于奔命且彼進無改期之利退有牽制之患
數年之間克靈必潰則可保大憲而甄某街告成
功而薦祖廟矣謹上

按地圖

昔始皇之謀六國銳來督亢之備充國之制而羌
首上金城之略漢先武每議發兵先按地與魯實
統勞為舍相亦以華夷若稱則知圖謀之典歷代
為重 國朝自機廷之叛奔噴而之地年記已遠
圖者亡遠故其道里之迂並山川之險易世人罕
有 詳悉者元吳七州之地兼靈項之衆計其兵
不過十餘萬而階竊大號敢抗天威必須分兵境
上張攻城略地之勢以備王師之誅討今傳聞

邊諸州皆有政名抄掠且北起天德西盡儀渭合
環十餘郡皆壓賊境賊兵不十萬不能布列諸路
則其勢亦分矣 朝廷闕任詩書之將調發精銳
之卒割以屬國羌胡邊域射士塞上之兵不下二
三十萬然而限以流沙之阻山回遠莫敢進軍故
未能拔朔方之賊賊元昊之首使其游魂于疆場
之外者幾一甲矣近者王文忠潘湜失利皆以不
知山川險易為其邀擊此不按地與之失非戰士
材武之劣也非闕屯田員外郎劉復曾進而鄯地
圍頗亦同備平夏圍謀祕府及民間當有存者
伏望博加采訪命近臣參較同異形于繪素而頒
之于邊將俾其見利則按圖而出師寇出則分兵
而守險此禦戎之急務也惟 陛下留意焉謹上

制兵師

大制軍詰禁有國之大事志戰必危聖人之至訓
故秦人以極武而喪天下穆宗欲銷兵而失河朔
則軍旅之際係強弱之本可不務乎昔在上古并
田之賦詳矣降及唐漢亦調民為兵唐自天寶之
亂法制始紊于是四方諸侯皆聚重兵以自封植
五代不經寧有懸溫自故為兵者不復知農耕之

事惟坐而待食仰給縣官因訟相襲迄今不易
國家詭受天命光有萬國太平之運乘將百年然
而食糜虛竭無豐羨之畜百姓凋弊有怨數之聲
究索其原皆兵之害計今四方廟禁諸軍殆至百
萬其不可用者且半則冗食耗國固可知矣居常
無事之際誠難免強今朔方不庭邊鄙警動且昇
丹與元昊勇甥之族壤地相制勢同犄角又必連
衡 朝廷亦當慮北虜之變而預為之防今禁御

重兵盡戍西鄙若北虜伺隙竊發為患不細方今
之空莫若于秦晉趙魏齊魯之間置土軍三十萬
戍州縣版籍下民之數而分其部伍擇里富強武
力之人而列為將校每歲農隙督之講肄舉漢世
故事命郡將臨試且農人勤力軍皆壯健既練成
籍服于訓練不日則盡為精兵無事則俾之力田
有事則發之禦寇縣官無八帛斗粟之費而享富
國強兵之利矣夫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今因
戎狄之彙而制軍旅之法此其時也在 陛下施
行而已臣料北虜之計以馬元昊之叛若數年之
間兵事不解國家士馬疲于西鄙物力困于中原
則必恐糧米滄盟求還其欲今若按民籍而行兵

當是間而講事武威震于外財用盡于內雖使月
頓復出結贊載生亦無以施其略若以軍戎之事
重于吏聚則空分遣使臣委逐府軍之使使者既
諱禁欲仍詔郡國罷募此輩故亦豐財節用之一
術也前史有割人之談孫子著伐謀之說在於此
耳謹上

備北狄

夫戎狄為志厭惟舊矣自黃虞而降迄于隋唐與
將盛衰寇盜中國益以生知騎射之方俗饒食悍
之性崇于戰鬪不知仁義故弱則降附強則侵犯
為國者審其取之之術而已取之得其道則陸犯
之謀廢失其道則陸梁之心生秦漢專尚武功生
事先外不輒利害交相侵伐戎狄避衰而中國亦
困矣宋為蒙之善也夫善御戎狄者在乎任將帥
訓士卒積金穀利器械無事則守有警則戰故守
則有威戰則必克無他道也重威嚴備而已漢宣
帝之朝呼韓唐太宗之擒頡利皆俟其政令皆錯
上下乖亂然後取之未有無事而興兵時安而去
備也 太祖皇帝以聖安承五代之弊借偽之圖
塞布天下中州之地幾方千里而疆秦隴南封江

漢北不過路惟東暨于海 太祖委任將帥奮揚
武德十六年間未嘗有戎狄之憂周元孫魯蜀之
方間割衛之域東平遠鄆南拓魯為郡海濱之伏
殺板皇綱之解紐 太宗繼武吳越清吏乃親總
六師問罪三晉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于是覽萬貢
之舊鐘調禹陵之行俗柔遠良將農行有城壁皆
以郡縣為名有民人皆以耕桑為本雖引弓解裝
未盡捨于漢儀而紀號設官殆有殊于戎俗矣意
者豈皇天將使臣屬于戎俾自變其俗耶抑其君
臣將華其政教謀賊害于我耶且 國家自燕然
端拱之後迄于澶淵之盟未嘗得志于北虜今又
其俗方改政令作法產孺觀其意似有貪漢之心
焉夫北虜者曷以威制難以德服其所由來尚矣
而今之機好弭兵逾三十載政豈知仁義之方保
盟誓之重或正以國家太平四方無事又威貪金
帛之享賜耳合而戎不庭師放于息不幸年穀凶
歉民力虛困則虜必伺隙乘使重我信使據其疆
理之衆加以禹割之師暴犯邊陲必為洩患矣夫
備預不虞武之善經也 國家得不思為之備者
乎既思為備則宜講求將帥之封制定兵戎之法

結利器械儲積全投俟其茂弄信營侵盜違郵未
辭則我直以戰則我壯是以激士卒之心折醜虜
之勢然後拔之以 聖德臨之以兵鋒復全燕之
舊疆述神宗之先志無易于此矣謹上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申狀

中陝兩招討司狀

中揀選軍馬狀

中軍前事空狀

乞招清邊弩手狀

中鄉兵教閱狀

中和類人修城狀

與延陞論事狀三首

秦州中本路招討使狀

中揀選軍馬狀

中揀選軍馬狀

據前益州司戶王緘相示一書彙其言說宋案推
上呈內二事說違卒年六十以上是在近地似有
可采昨日見龐待制言邊弩甚貴弱馬空今內地
飼養酌此二說欲令延州弩馬作三等上等需粟
違次等鄜州下等河中並且飼養候馬肥却令往
延州候到逐處揀選內軍人有武藝者別配與馬
便令却赴舊處若人在延州候令換馬其步人年六
十上便且令在河中駐劄不在鄜州者慮以騎

軍專以馬步人專以年責不相礙不拘人數令人
員分處管條內此可以分廷州大將來兩處事體
似允既有所聞便合陳咨可否乞賜裁酌

中軍前事空狀

右某自今月十六日見西路巡檢探報到吳賊事
空賊眾見在大王井長城嶺牛羊拍井亂寨等處
共約十一萬積又探致賊眾于十五日過長城嶺
來不知人數等却回舊處者某體問到上件地里
並屬宿州與保安軍相接本州已縣都監朱供備
赴保安軍駐劄十九日已起程去訖切緣今未赴
部着在金明張龍圖又不兼本路軍馬公事切慮
緩急賊眾侵擾臨時處置事無統一代乞速賜詳
酌別降指揮

乞招清遠弩手狀

右某近會聞到同州近准樞密院劄子添招本州
禁軍支例物錢拾貫文廟軍支例貫文其禁軍別
無軍額亦無等狀未嘗添招者以某所見本州見
今于本城諸軍揀到清遠弩手准空命依保捷請
受其保捷屬侍衛步軍司續是叙續禁軍即清遠
弩手亦合係步軍司禁軍名額故乞下本州依樞

密院劄子內所支禁軍例物添招清遠弩手依上
京第三等人材五尺二十已上或不以人材尺寸
只試路弩手及兩石以上少壯者招充所有廟軍
例物會聞到同州既只支錢四貫文今恐添錄太
多只支錢六貫文資得允當乞賜裁酌指揮仍乞
遵下攻西諸州施行伏俟 台旨

中鄉兵教閱狀

一近降指揮內有所管指揮多少及人數不定去
處即不拘指揮人數多少各均分爲三番須管于
一季中教過切慮諸處只執人數均分臨時併合
在別指揮或別都分不就本轄將較一處教習難
以整肅欲乞三指揮以上並就全指揮教閱只如
有四指揮處兩指揮作一番餘兩指揮各爲一番
指揮更就並依此例其兩指揮處即以一指作
一番余一指作分作兩番並就全都教閱更不均
分人數只有一指揮者亦依此例一月一替一年
得三箇月教閱所費均平或只定作三番於一年
內擇三個月農忙之際免教亦不廢三箇月教閱
之實

中鄉兵弓手輪番教閱狀

一體開州第四等第五等入戶多無弓弩當數
開時遂設借用雖有指揮官中軍給錢數又緣只
支得五七百文今開得弩一枝錢一頁五百文足
弓一張錢之八百文足大率家貧少錢添助其開
人材其有少壯者似此教聞恐不精熟某欲乞應
係第四等第五等入戶如情願投清邊弩手者與
免本戶下弓手其第二等以上不得免放

中和縣人修城狀

一昨日曾聞欲和縣人夫修築延州外寨某以謂
虜氣壓境必無應募者若軍富民自募則取者過
多加之預借庸直方有往者既往之後一聞虜空
虛聲必紛然潰散既無姓名收捕須合富室再募
恐奸猾太率大族重困不若令鄰州和縣人夫或
添富室自募既無是役則願直有限募應募者必
衆鄰州鄰州兵大往諸寨應役似波允當

一金明所駐兵士將合請口食之勝半細計到白
匙斤半若作匙餅三箇充一日食衆必大便逐日
依舊令火頭煎湯候食即恐唇戶只唇空麥印白
匙大費也許量所舍之數官收其半庸久給與匙
則唇戶元校者以匙數少即令間日或三日一次

今請白米其自來軍行非次除日食合散燃燭數
目並依舊例支散即不以此充數或有疑難者乞
就示請軍兵士情懇請口食白米者亦懇則衆情
可知兼今後常作準備每遇軍行各給與三兩日
食免至途中作餽或聞寇至則不暇食又省得預
辦軍儲以致不虞

與延州論事狀三首

前日某所論事退私有所未盡謹具條陳如左一
所論保安成主某雖石聞其威名亦未詳其經術
何如耳今虜衆壓境守將非大不善則不當更置
且當以材者輔之者輔之者堪其事則代之不為
悅大凡敏于事者使之臨郡縣布威樹化即日而
民洽者有之若委審上下之情偽練守禦之要當
軍須物數周知其用雖使期月猶恐未盡今虜之
來朝夕不可料恐緝者雖村而不暇施為者或
練習而不擾也

一爭所論為將思威某謂思貴于周威則猶一
而警百也林者或反是樹恩以私于人故人有竊
議屬威以求其下故洵洵反恩蓋任于威而偏于
恩也撫循以示恩則衆無不洽號令以中威則犯

者獨誅如是法且立而然何由興哉又聞用刑字
天子重不當天子疑音張尚書王文康在虜犯盜
者多失矢于重不害也傳聞曾武穆嘗用人言誅
一詢合者以其非誇語又近日說張武重罰優人
謂其慢已此三者人或疑其罪武穆至明張武至
恕反其以疑而用刑則人皆疑其罪故不若輕罪
而加重罪也

一事虜聲言取劉懷忠近人率衆過長城嶺却還
故處雖極者未必皆實就如此言恐虜勢稍東且
保安城整今承其聲又益以朱吉兵三千虜若
果來使胡劉二族稍保安不與之速戰稍退金明
之師以為聲援則虜未有得也所慮者虜前以數
萬攻承平許懷德以數千兵往投虜不測而追後
知之必咎前策

秦州中本路招討使狀

朝來郎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秦州軍州事
上騎部騎賜緋魚袋尹某奉台旨與崔懿同于寨
北納五里已來探立堡于今月某日與崔懿將帶
手下兵士等到彼中立探竿次不委蕃賊于谷內
揚壘挑關其與崔懿商量令寨戶向前體探其寨

戶等被蕃賊起意開敵在懿慮恐傷折蕃寨戶等
領手下兵士向前救應亦是被蕃賊起意開敵在
懿奉令人于某處告急果奉令指使張某量帶兵
士往前某處良久亦是起意押退不詳某又慮傷
折蕃兵士尋部領手下兵馬向前救應其蕃賊見
某兵士向前開敵即便敗走殺下蕃賊不少遂旋
拖拽去所到人頭若干個槍排旗鼓若干件境蕩
却放懷若干至所有某等即不元奉招討指揮領
兵破蕩作過李宮族帳只是奉招指揮于寨北約
五里已來探立堡子不委被蕃賊起意之恐傷折
首先去寨及續去崔懿手下兵士所以向前救應
乘勝起超十五餘里指仗張某境蕩却上件族帳
所有某手下兵士有虎翼等三十五人傷中謹具
狀中聞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中狀

中宣撫韓樞寄乞修安國鎮狀

中四路招討司論各路架賊狀并書

分折公使錢狀

中四路安撫使范資政乞于訖羊州總候朝

旨狀

中宣撫韓樞寄乞修安國鎮狀

右某今相度到瓦亭寨地形皆險峻本寨四面俱
 無戰地若驍大兵在彼如賊馬入寇以至却回雖
 見得可以襲逐又緣地勢難以出兵若賊馬自滎
 陽谷入來倒把定彈葦歧路則彼處兵馬進退不
 得兼頭同時或却往滎陽谷云亦無有扼其歸路
 以此駢割大兵不為穩使自本寨以西直至王師子
 堡以來蓋在各道及兩面來路頗多俱非控扼之
 處今踏行到安國鎮堡于下而大川內西控瓦亭
 大路此當滎陽谷口自來太狹雖有重壘又却在
 南坡上絕然高峻裡而又無人戶居住其居民皆
 在城外城下居住去年蓋遭境蕩今復于上件大
 川內修建城寨一所將來如遇賊馬入寇即將非

來預議指揮部署下瓦亭兵馬却移在此處即東

司北三面俱出將兵馬如不欲出戰即足為諸處

聲援整型指重邊其命衛如見得賊勢可以襲逐

即自據勝地排布軍馬兼分學游兵照管得北泉

上賊馬來路所有接應鎮戍德順兩處雖比瓦亭

遠者四十里其如不拘因却兵勢可以遠作聲援

況鎮戍德順整固遠處戰守兵數與舊不同若

且令固守即不妨分型奇兵接次應援設使部署

兵在瓦亭駢割雖與遠處相近亦不可輕出天兵

以此利害分明令寫盡到地圖并計科到功料狀

一本謹具狀中宣撫使

中四路招討司論各路架賊狀并書

一沿邊弓箭手自來每遇賊馬入寇並各潰散蓋
 緣逐地分各令守把多者不過一二百人當首緣
 成熟之際此中鈔却足能架拜若遇賊兵大至則
 須至逃潰況今來已定正月則未能卒破求戰則
 不與之較既勝負未分必無流入奔衝之理如使
 弓箭手及巡檢兵士防托守把若非迎戰敗則則
 必望風驚潰自然成壘震懼大軍復氣此亦收敗
 之一端欲乞更不降指揮請處于邊壕守把防托

所責不致放

一將來賊馬若的然于黍風路厄掠本路除合差那兵馬殺援外緣山外與黍龍地里相接本路署將帶兵馬赴德順軍駐劉及差那號勇將士與山外巡檢劉進同于靜邊準備賊兵頭回覓便進擊却今見令彭陽城駐劄

一將軍馬赴元亭照應某上覆招討侍郎日近邊報益多慮恐必來入寇某輒有所見軍行利害數事雖與部署諸官熟議皆合緣皆是與戰官員今所議持重不戰即難為逆署謹附管內机空右給詣節下乞賜詳酌早降處分

分折公使錢狀

准公文准都轉運司據准救據陝西都轉運司體量到洮州知渭州借過軍費庫錢糧等取問洮州與不曾于省庫內支借著錢銀作何使用自後曾與不曾交還具逐件招承文狀者

右吳如前洮先於慶曆三年七月內奉救差知渭州到任後取索到前知渭州王治已後支用公使錢體例計度每年令使錢數及勘會到本州見管指使使臣及郡度便已上共六十餘人主兵官及

通判職官參謀等近二十人共八十餘人逐日例破當會納計錢共七貫每月計二百一十貫逐月五次聚會一次張樂共約錢三十貫文每季一次大排管設軍員二百貫非次專使撫問或牧場內軍員喫食官員射弓及漆物造酒糖米并節辰送物送李又約一百貫文每一季都計使錢一千貫文依此約度每年合用錢四千貫文王治在任時支公使錢三十貫後來除依王治例別給米麥外只支錢二千貫勒算每年合少錢二千貫洮州訪問司當官吏等所少錢作何出辦其人等並言自采于諸處回司可以得足洮州體問到前來張元在任日并隣近州郡涇州鄜州慶州鞏州宗諱將銀往西州收買羅帛及買上京交鈔并令人將州般鹽計三處回司鄜州布帛銀于西州及秦州收買羅帛并買上京交鈔亦是三處回司即不令人于解州般鹽洮州度得差人解州般鹽委是不使其西川又緣地遠難以差人往彼只可于秦州買物及上京交鈔兩處回司其勾當人兼言將銀入西州則利息甚多若只于兩處回司恐支用不足洮州不曾聽從兼體問得諸處及本州自采並是於軍資庫或隨軍庫支撥係官錢作本回易有此體例洮州除逐季訪撥公使錢外別無不係省錢若干官庫支借即無由得

錢回易實曾送度印押頭子委勾當人于軍資庫
支借錢銀往秦州回易及收買上京交鈔並保公
用庫亦曾支收知州通判鹽官通押即不一一記
得實伯兩數及支出月日今看詳陝西都轉運司
奏狀稱借出錢二千貫銀五百兩委是珠在任日
借出是實募珠記得只二次令人將銀往秦州收
買羅帛一次令人將交鈔上京其秦州羅帛即是
珠在任日買到令勾當官員使臣依市價賒買與
諸邑人共上京鈔交回買到物帛即是珠繼任後
未有秋青程勤王素相繼知州即不知于何人任
內除散與人募陝西都轉運司已卷勒到見欠錢
人計二百七十九戶即是已見得錢數歸着今乞
令渭州勒勾當人錢折珠在任日所借到錢銀回
易到物色多少是元借本錢多少是收到利錢若
于於珠任內收係若干於後來知州任內收係其
軍資庫元供出本錢及銀子是何年月却于本庫
送納即見得交還與未交還又錄珠于慶曆三
年八月內到任九月後便值西界事空紫切珠與
主兵官員逐日隱備略無暫暇罪准 朝旨令
凡有管設不得減削及許令回易珠只是委管勾

當使官員及公人等一面主管回易及支收使用
其買到物帛亦不曾親自點檢所有上項分折每
年合使用錢數並是小作約等計仍乞取珠繼任
後逐月所支過公用錢數和定月分與珠所約度
到費用數目比類方見使用的數所分折前項事
理並皆詣實理具狀中河東轉運司謹錄狀上
中四路安撫使范資政乞於乾華州聽候

朝旨狀

某非自潞州赴渭州劄勅院照對公事王承與軍
經陝西都轉運司陳狀為先曾知渭州涇州將采
委兼後若在邊上州軍聽 敕切慮於事體不便
及鄜州承與軍又是前兩府知州亦難以在彼致
乞于乾華州聽候 朝旨如該合收禁亦乞依條
實施行自後即未知都轉運司曾與不曾聞奏珠
已於六月十日劄勅院責係送渭州知在見在
館驛內安下比至何候 敕命須是一月以上切
錄珠去年方離渭州即今本州官員多是某在任
日到任館驛內人有眾官安下常有官員往還事
體流屬不便伏望四路安撫資政特賜據狀備錄
聞奏并詳吳前于陝西都轉運司所陳事理早降

指揮伏候 台旨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五代春秋

梁太祖

開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即位于汴州戊辰改元建
汴州爲東都改京師爲西都五月李思安帥師及
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帥敗績

二年五月晉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東都征潞
州丁丑次澤州晉人還師四月丙午帝還東都五
月晉人救潞州破夾城遂攻澤州六月戊申淮南
張顛弒其君侄吳人誅張勳秦人來寇雍州同州
劉知俊敗秦師于英谷八月晉人來侵晉州九月
丁丑帝而征次夾州十月丁巳帝還東都楚人克
朗州殺甯彥恭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辛卯帝
祀上帝于園丘三月甲戌帝幸河中四月同州劉
知俊伐秦克鄜坊丹延四州五月己卯帝還西都
殺雍州王仲師六月同州劉知俊叛附于秦辛亥
帝而征次陝州劉知俊奔秦幽州劉守光伐滄州
執其兄守文以歸七月晉人來攻晉州乙亥帝還
西都八月楊師厚帥師按晉州晉人還師十一月
甲午帝告謝于園丘秦人來侵吳州陝州康懷英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侵秦克寧慶衍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師敗于昇平
 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五月鄴王紹威薨八
 月晉人秦人來侵夏州庚寅帝西征次陝州九月
 己丑帝還西都十一月趙王鎔定州王處直附于
 晉王業仁帥師北討次于柏鄉
 乾化元年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業仁及晉王
 趙人定人戰于柏鄉業仁帥敗績晉師圍邢州二
 月晉帥侵魏州揚師學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五
 月改元南海王隱薨六月晉人來侵湯陰九月帝
 北征次魏縣十月廷州高方與克鹽州十一月壬
 辰帝西都復位
 二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貝州侵趙克秦強進次
 蓀縣圍之晉人救薛帝遣師滄州張方進以地來
 降四月己丑帝遂幸東都帝不豫五月甲申還西
 都薛貽矩薨六月戊寅皇子友珪弑逆帝崩于寢
 殿殺友文八月河中朱友諒附于晉康懷英帥師
 攻河中晉王敦河中而晉人來取揚劉
 四年正月晉人來侵鄆州己卯帝還東都謝彥章
 帥師侵晉攻揚劉晉王敦揚劉彥章及晉王戰彥
 章師敗績十二月賀瓌殺謝彥章賀瓌及晉王戰

于胡柳波晉師敗績是夕再戰瓌師敗績晉人取
 濮陽鄆州李保衡以地來降
 五年正月晉人城德勝天河為柵三月兗州張守
 進叛附于晉四月賀瓌帥師攻德勝南城不克八
 月王瓚帥師侵晉十月劉鄩克兗州誅張守進十
 二月王瓚及晉王戰于河 瓚師敗績
 六年春河中朱友諒襲陷同州六月劉鄩帥師圍
 同州九月晉李嗣昭救同州劉鄩及晉李嗣昭戰
 鄩師敗績
 龍德元年二月趙人張文禮弑其君鎔四月陝州
 友能反帥圍陳州七月友能降救之八月晉閻寶
 帥師討張文禮十月戴思遠帥師侵晉攻德勝北
 城晉王敦德勝思遠及晉王戰於威城思遠帥敗
 績定州王處直為其子都所廢
 二年正月戴思遠侵晉取成安遂攻德勝北城晉
 王敦契丹于新城二月晉王敦德勝思遠還師八
 月段凝帥師攻晉衛州克之晉李存審克魏州誅
 張文禮
 三年三月潞州李繼勳以地來附四月晉人來取
 鄆州五月王彥章擊帥師侵晉攻德勝南城克之

晉師奔德勝北城保揚劉王彥章因揚劉不克八月段疑帥師侵晉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晉王來襲中都王彥章帥敗于中都彥章沒于師晉師追京師戊寅帝崩于定國樓下

徙唐莊宗神閔皇帝

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帝即位于鄴都十月戊寅滅梁己卯帝至汴州誅敬翔李振十二月庚午帝至

京師誅潞州李繼韜

二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申帝幸河陽辛酉帝迎皇太后至京師二月己巳帝祀上帝于團丘四月泰王茂正薨盜據潞州五月克之十一月癸卯

帝敗于伊闕丙午帝還京師十二月庚午帝及皇

后劉氏幸張全義第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晏球帥師討定州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敗契丹于

唐河幽州趙德鈞敗契丹于府西九月誅溫翰段

凝

四年正月帝在汴州二月王晏球克定州誅王都宜協襄三月庚午帝還京師四月契丹來寇雲州

七月誅毛璋荆南高季興頃命殺

長興元年二月乙卯祀上帝于團丘改元九月末川董璋拒命石敬瑭帥師討璋十二月楚王殷蕞鄆國公仁矩薨

二年正月契丹突欲率衆來歸五月誅安重誨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三年六月河決衛州西川孟知祥克東州誅董璋京師大水七月越王鏐薨八月湖南馬希聲薨

四年四月夏州李彝超拒命安從進帥師討夏州不克八月皇子從榮爲兵馬元帥十月敕李彝超

十一月戊子帝不豫壬午誅從榮戊戌帝崩于雍和殿

愍皇帝

長興四年十二月癸卯朔帝即位

應順元年正月改元西川孟知祥拒命盜殺安州符彥超二月胤翔從珂拒命王思同帥師攻鳳翔

不克從珂舉兵向京師康義誠帥師討從珂河中安彥斌茂州康恩立叛王思同沒于師康義誠以

師殺茂辰帝逃于衛州四月壬申從珂入京師及

安帝崩于衛州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五代春秋

後唐末帝

清泰元年四月庚午帝即位乙酉改元誅康義誠朱洪昭馮贇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徽陵八月蜀王知祥薨九月契丹寇雲州

二年四月契丹寇新州六月契丹寇應州十月閏王延鈞薨大饑

二年五月河東石敬瑭拒命張敬遠楊光遠帥師討河東鄴都軍亂逐劉延皓范光帥師討平之

九月契丹救河東張敬遠及契丹戰于城下敬遠師敗績退師晉安契丹圍晉安戊申帝北征次懷州延州軍亂殺楊漢章閏十一月楊光遠害張敬

遠以晉安叛降于敬瑭丁丑帝還京師庚辰敬瑭迫京師辛巳帝崩于玄武樓

晉高祖

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在太原宮降制改元閏月庚辰帝至京師以幽州及屬門以北地略少帝

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即位於鄴都八月高行周

克襄州誅安從進大煌十一月尊高祖皇帝於顯陵

八年二月乙丑帝還東京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十一月青州楊光遠叛附于契丹契丹入寇大饑

閏元年正月契丹陷興州乙酉帝北征次澶州契丹陷博州三月及契丹戰于戚城師敗績甲寅

帝還東京六月復臨密院河決滑州七月改元八月閏人來文進殺其君延義九月庚午朔日有食

之十二月丁巳楊光遠降赦之癸酉誅楊光遠契丹入寇大饑

二年正月帝北征二月次澶州三月契丹陷鄆州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契丹敗績四月甲申帝還

東京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饑

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契丹入寇大水十一月杜威帥師討契丹十二月師次中渡杜威

叛以帥入于契丹皇帝遣沒于師相州張彥澤寇京師彥澤殺桑維翰

四年五月帝遜于北都契丹德光入京師誅張彥澤恭節帝遜于遼陽

元年二月帝即位於太原宮稱天福十二年三月
突丹德光造塔於樂城五月丙申帝東幸六月殺
郭公從益甲子帝至京師楚王希範薨閏七月鄴
都杜威拒命八月越王弘佑薨九月庚辰帝北征
十一月杜威降赦之十二月癸巳帝至自鄴都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帝不豫丁丑帝崩于萬

歲殿

隱帝

元年二月辛巳帝即位誅杜威三月河中李守正
拒命益以京北叛附于守正六月戊寅朔日有食
之七月王景崇以鳳翔叛附于李守正郭威帥師
圍河中越人發其君侏十一月殺李筠士申尋島
祖皇帝于春陵

二年二月丙子黑霧回寒五月京北降六月癸酉
朔日有食之郭威克河中誅李守正十月契丹入
寇十二月越輝克鳳翔誅王景崇

三年二月初學樂閏六月癸巳大風拔木十一月
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子誅揚州史弘肇王章節帥
郭威舉兵向京師澶州李弘義滑州宋延遂叛附
于郭威甲申慕容彥超帥師反郭威戰于劉子斌

帝視帥師敗績侯益焦繼勳叛乙酉帝崩于師郭
威入京師軍大掠乙丑皇太后命立子馮道遣往
徐州迎賢誅蘇逢吉劉誅契丹入寇十二月郭威
帥師北討次澶州還師壬戌威入京師楚人馬希
季弒其君希廣王峻弒湘陰公于宋州
周高祖

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帝即位八月莽漢隱帝楚人
殺 季十月吳滅楚十二月兗州慕容彥超拒命

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庚辰帝東征戊
辰次兗州城下乙亥克兗州六月戊戌帝至自東

征九月契丹入寇朗州劉言逯吳人復楚地也
三年正月以戶部田賜民二月誅王峻六月大水
十二月誅王殷

丙午克之丁卯次揚州吳王以江北地來獻四月
壬申帝至自南征

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五月次瓦橋關寧瀛漢三
州來降帝不豫班師六月甲戌帝至自北征癸巳

帝崩于萬歲殿

恭帝

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帝即位十一月壬寅葬世宗

皇帝于慶陵

七年正月甲辰帝遜位于我

宋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河南集附錄

本傳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調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安國軍節度推官知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有能召用大臣薦召試為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敗救謫朝堂貳百官為朋黨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故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復為掌書記監唐州酒稅西北久安洙作教燕息及二篇以為武備不可弛教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莫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於袁氏獨慕容垂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燕不能如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太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木盡燕南地固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終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吳秦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冠既平悉天下銳事力契丹不能據尺寸地

項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託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西失故不戰未嘗咎也衆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持貞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連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秦聞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善勇以待戰無他技括一也我衆則士息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蓋主之三也大衆僅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藏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二復命責臣監督遠退皆由中御夫於應變六也兵分則變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恣內以擊外夫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肥水哥舒翰連關是也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控制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殿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製新造之勢敵幸於

一戰者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誦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該然兵果廢則已儲後世復用之鑿此少以悟世主故逆其勝敗云息戎曰國家割棄朔方而師不出三十年而亭散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兵而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戎羌唐秃髮歷朝侵軼焉國劇患與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李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未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民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鄜寧秦鳳郿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與之卒較其中者總廉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費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學劉基人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清之運所輒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粟有常給項年亦嘗捐置矣僕其乘我薦機我必濟師饋餉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垂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

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
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
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
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
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教畜馬者又獨其雜
徭民幸於此宗樂然籍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
什長隊正盛秋旬閏當若危至以閩內河東勁兵
傳之蓋罷京師禁林愷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
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厲堅其守衛習其形勢
積衆多教士親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攝兵志
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又爲迷亨審斷原刑教學靖察考積廣課凡雜議
共九篇上之趙元昊反大將葛懷敏辟爲經略判
官珠雖用懷敏辟尤爲韓琦所波知項之劉平右
元珠戰敗朝廷以夏珠爲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
琦副之復以珠爲判官珠數上疏論兵請使殿呂
對二府大臣議邊事反謀求開寶以前用兵故實
特出磨斷以重邊計又請減併柵壘召募土兵省
騎軍增步兵又上需爵命時詔問攻守之計珠具
二策命琦與珠詣關奏之帝取攻策以珠爲集賢

校理珠遂起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運至慶
州州任福敢於好水川回發慶州部將劉政銳辛
數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珠奏珠遣
兵降通判涇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余軍欺傳
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飛福使持壘毋輕進珠以
傳文吏無軍實而反乎行陣又爲時所誣遂作
忠辨証二篇未幾韓琦知秦州辟珠通判州帶加
直學賢院上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
事勢猶云可爲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強主威
徐崇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爲戒二帝不
以危亂戒之爲諱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
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
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陽場帝時四方兵起左右
近臣皆隱賊數不以竇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
帝以危亂戒之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丘墟歷
下視今日天下之治亂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
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試萬萬於秦隋
矣至於而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天之鄰非特閭巷
盜賊之勢也自而夏叛命四年翁塞告數擾內地
寇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

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空
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走訪遺
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
然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聽臣所以感憤
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思寵過濫賜與
不節此三者或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勤
之勢也而因循不事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
廟為憂危亡為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
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
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
今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秦臣
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復復一人沮之則意
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頌自誦其謀以為無
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
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
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奪制或妃
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為糾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
戚內臣贊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
糾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
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則

威柄輕於上且蓋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
自以私昵抗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
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勤功也此年以
來煥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
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
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
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當於公帑者不厚臣亦
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悉
為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
行事威動爾往歲聞是將王哇以力戰賜金則無
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積數人情不
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
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向
美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
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
進綱紀漸舉罔用新足士心漸奮違境之患庶乎
息矣惟凌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止違法漢王不
諱危亂所以存日親憂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仁宗嘉納之及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
景頴還原路經略公事會鄭載為陝西四路都總

管運劉遠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擬兵洙以爲
前此塞困于賊者正由城皆多而兵勢分也今又
益城不可委罷之特嚴已解四路而秦洛等督役
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遠不至命張忠往代之又
不受於是論狄青城遠士廉下吏截論奏不已卒
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隸
國聞知潞州會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
湜就鞠不得他罪而洙以部特孫用由軍校補遠
自京師貨息錢到官止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
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爲嘗自貨坐
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爲湜文致之也
徙監均州酒稅感疾沿牒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
七嘉祐中宰相韓琦爲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
子持洙四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凌於春秋自唐
末暨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爲古文洙與
穆修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
自元吳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
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創
土兵法戍卒以減邊費爲樂戎長久之策嘗未及
施爲而元吳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

尹公墓表

韓琦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諱以道晦亂世
不仕祖文化始以村行與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
刑部侍郎父仲宣舉明經累長郵邑廉恕明決所
至以簡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
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爲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
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參贊古今開判疑滯
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
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善判拔
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
天下無事政闕不議以兵言者爲妄人公乃著致
然息戎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
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充館閣校勘遂太子
中允特文正詔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
指丞相過失殿知魏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殺坐以
朋黨貶監筠州酒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志
諒有素義兼師友以靖此臣當從至貶崇信軍
節度掌書記監鄆州尚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諫諫
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爲四賢從唐

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
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戰陷
虜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
興軍以經略招討之予與范公爲之副公爲判官
未幾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
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興兵尚未習練額
設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運而賊復寇鎮戎軍部
將劉繼宗禦之爲賊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逃兵月
日未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使然攻守
大計當集算于朝廷乃畫攻守二策余與公詣關
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
遣人以書叩延州僞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
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救書即移
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使道走鐵城
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馬專從遁到涇州又改秦
州遣知涇州使涇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部署司
事涇原兼管師懷敏覆軍之徒傷老殘缺千餘百
滿公夙夜撫革一道以完特宣徽使鄭公爲陝西
回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滄議遣其屬宰著作佐郎
董士廉與滄於幸川堡南入請吳中開道二百里

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塞必併兵
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整二萬人而當賊吳舉
國之衆吾兵所以憂爲賊困者由黃石河路來援
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帥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
羌田二百里列堡七帥坐耗芻糧不勝計以粟黍
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運用不給矣乃奏
罷之使詔從之會都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
帥陳鶴滄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
己公遣人召滄者再不至月命元亨寨主張忠代
滄滄復不受代部署扶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滄
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本道沮滄等功期
廷卒滄等罪徒公慶州而城水洛馬會慶帥孫
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報西悅
元昊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使知潞州當范公
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爲諫官天下
屬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力勸勞塞
上速建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爲賢
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即請
關上書以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賊制伏
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汗公有部將孫

用者為子軍拔嘗自來取民息錢至官資不能償
公與秋公借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
取其俸償于官連按問而錢先已輸官夫生此貶
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州州酒稅得或治煤至
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感言登冠帶
盥灑怡然隱几而卒時年四十七喪曆七年四月
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
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兒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
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謀勳愛士雖
悍大兄列皆降志客接故人入顧盡其力所至郡
邑修設條教務以實惠及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
唐來歷五代日淪淪俗窳以大敵本朝柳公仲塗
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
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
叔以雄詞鼓勸之於是從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
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為最多
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斌出都廷道勒兵
經齊聞攻賊積聚招攬種族季其妻害而墜障之
賊知朝廷之威必驕然來服則久而易制公曰是
行也不惠將卒無勇志應敵寡謀耳乃自詣參議

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今天文武之
士平居謀論抗概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一旦
遇急難而試之往往魄喪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
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余居邊久聞人多矣如公
挺然忘身以為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
公文武之才學孳然震暴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
好所獲於公卿之位輔政太平之業而反遭覆隳
毀遂終貶官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歎呼疑
為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為監懲擇利而自安
也然上以聰明仁恕御天下一綢氏之枉必矜而
獲辨如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
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四三年間皆復顯官處大
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奈何乎天不與
公之壽也悲夫公果違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娶張氏鹿邑縣君以順以慈兒正家道後公七年
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于世弟湘三班
奉職冲香州莘亭縣主簿清泳未仕並先公而卒
沂資注淳茂勳謹門云子男四人長曰朴奇為博
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幼曰麟宗今方十
歲女五人長適虔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適張氏

次適太常寺次祝謝某平次二人未嫁程村文學
罷職足以嗣公而敦尚名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
十二月日沂村舉公夫人之喪葬于緄氏縣某鄉
之某原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
魯者莫如公余已爲其集序矣蓋有表請公文以
信後世余應之曰余竄知師魯者又得其進在本
木爲最詳其敢以辭既實著其事矣又考性命之
說而表于墓曰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
文武繁立而實以忠義兮此天之性位不火顯遭
讒而跌且不壽兮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
兮尚一歸于默定林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於
邪怪故公臨禍福生歎而曾不少變兮是能安柱
命而歸正唯大名赫然日月之光兮亘萬古而增
榮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德兮空嗣人之夢榮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
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垂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
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志蓋
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
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
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
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應而人亦罕能過
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
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公師魯少舉進士
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郢武
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
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
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
魯上書言仲淹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鄂州酒
稅又徙唐州遺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
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
判官師魯雖用懷敏時而尤爲輕略仗韓公所議
知其後諸將欺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從
通判涇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

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特異
議徒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急受潞州人至今
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嘗天下
無事時獨喜論兵為牧燕息氏二篇行于世自西
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
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運戰守勝敗
之要蓋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
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焉而元吳臣西兵
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
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
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至
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貨部將敗崇信軍節
度副使徒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卒于南陽采
醫疾革遺兒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窮
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
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
卒師魯凡十年間三敗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
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敗死
一子二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
能歸乎主故人無遠道皆往贈之然後妻子得以

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
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
家焉銘曰
藏之流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祭龍圖尹公師魯文 韓琦

維慶曆七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龍圖舍人尹君師魯之靈嗚呼師魯惟君之生天與英奇如鑑之明無隱不覩如村之美無用不空仁義之勇過於虎羆疑昧之法審乎蒼蠹首倡古文三代是追學者翕從聖道乃其名垂天下無人不知知之深者非余而誰伊昔夏人擾于西垂余忝共任君實同之用旋塗上余往君隨臺葺夜臺忍難星霜矢石勞苦艱巖九四五年心德形羸退而視君志不少衰上嘉君勤進督涓師懷敏之後破壞剝夷君能盡力補綴桴持曰兵曰民以治以綏如得父母衷心熙熙保邊務實恥于妄為不合小人乃敢稱臺易慶奇殆奔命何疲翰志抗論伺者乘危居前在涓屬防秋時以公解摺實其備裨俾償宿負免干典異月取其條送官勿虧且責劾命投死無疑載此旅罪寬斥流離眾謂之寬君甘如始自隨從均帝方念茲奈何窮山感疾無醫君決不起指節而馳范公大賢系託孤遺謂無担化言邑怡怡息整衣冠盤珠莊紙憑几而遊眾皆歎悲范公之善其說如斯嗚

呼哀哉彼倉矣莫可克推賢者胡惡動與也其不肖胡佑坐來福聽以道而也此為人思以幸而福生為人嗟在君所得何必期頤嗚呼哀哉余之與君義雖朋執情則頃荒善不執拂莫不擇使使我大恨痛切肝脾徒憑薄祭一寫哀辭琴不鼓矣嗚呼子期尚餐

祭尹師魯舍人文

范仲淹

維慶曆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
圖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並當世爲學
之初特文方麗子帥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
馬序事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迺定矣後迺隨
聖朝之文與魯等夷繫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浙
公廷於幕中矯矯文康薦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
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多故邀謫羈絏子
行其志曾不爲苦才弗可掩起于脫所在爪輕略
臺典簿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更議獲
生斥於散地頽然不爭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
已回吉空大來于何感疾並並其災應几澄神而
已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
名理能齊此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
乎今見其終益知子賢故交門人對泣連連哀衆

哭尹舍人詞并序

雷瑒

丘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知渭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均疾且革
訪醫南陽以託范公醫不效遂沒焉特于官汶上
又東徒手虛距其沒所遠甚數師魯之不得見復
不得撫其柩一祭其神因述思其平生所可列恨
未有以卒其志爲辭而哭之

嗚呼人皆責君實悴焉人皆富君實窶焉人皆老
君實夭焉吾知君爲流是三者舉非君之志不吾
罵哭哭必義始君作文世重清麗諸家外殊大道
破碎漫恣貴詞不立根極號類嘯朋爭相教惹上
翔公卿下與吾制君子厥時了不爲意獨倡古道
以救其敵時復化之繼文之誦今則止矣使斯文
不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爲學遠
世承絳棘取李句魯爲文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
史有褒貶亦弗以惡君顧而數職時之爲鈞扶六
籍潛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可逃習無
匪美今則止矣使所學不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
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事既隆充用而表鑿于時
窮耗流蘊積貴而爲德行乎己而已必裕形乎家

而家必克今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
化大國吾是以哭之積德既成道隨而生謀固不
究動必有經列于庭則以蹇諤見熟于邊則以威
據取軍才望既出邊城以與酷罰嗣降慍色不形
今則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
是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于時實惟扶奇鏗此是
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既享其樂而反
違其榮凡粵中蘊百亡一梳豈茲空下土天亦有
所不知耶將突突上身人固非其所司那何惡不
必蒙而善不必提忠良而大險獲而者汨清參錯
顛倒承映天其或者世不次帝秦人不欲帝熙吾
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第於師魯哭無已
而一哭而恟再哭而咽三哭而魂離四哭而腸絕
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罵吾之哭聲而寓于肆
庶不泯沒於殘谷

哭尹師魯

蘇舜欽

前年子漸死于哭大江頭今年師魯死于方旅長
洲初聞尚疑感涕淚已不收舉盃欲向口荆棘生
咽喉德初定交時後前摻與歐君類白如霜君語
清如流子年人甚少學古衆所羞君欲舉拔萃聲
譽日搜搜不鄙吾學異推尊謂前修今踰二十年
迹遠心甚稠後會國南門夜談雪滿樓青燈照素
髮酒闌氣益逸非君握兵柄節制關外使子才入
冊府縱作中都因飛章力辯雪危言動前旒特疏
不見省渠渠壘來踰旋聞君下獄六月遂滑州滑
州舊治所昔撫萬魏魏堂中生玉振堂下奔蛇牙
拿嚴山石裂惡煎春色浮雲生無根牙東舌起怒
尤返來入控行吏對安可訓法冠巧機詐判骨不
甯抽前扶敗漢東聖迫日置郵窮塗無一簪百口
誰相明請子穰允亡清血漬兩眸冥然幾喪明憤
苦結不瘳君性本剛峭安可小屈柔暴覆此虎爭
奇活何所求人聞不見容不若地下遊又疑天憎
善專與惡叛離二豎潛膏膏衆鬼來挪廠棄身奔
南陽後事得所投心膽尚卓犖精明已彌龜生平
經緯才篇益掩一丘青天自益益長夜何悠悠萬

物孰不死此常在巖秋君滿方盛壯來期樹風獸
二邊沉橫得四海皆瘡疾斯時忽云亡孰為朝廷
是子方稱兵咲日自親鋤穢無緣旬旬致凡几空
悲愁時思莊生言所樂唯鶴雞物理不可詰此說
誠最優

蔡尹師魯文

歐陽修

嗟乎師魯辭足以竊萬物而不能當一俛吏志可
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虛野水之濱
猿猴之窟棄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今遂即萬鬼
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
之衆而其寤而至此多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
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先艱也樂世皆寬而語言未
嘗以自及以窮至此而妻子不見其悲折用舍退
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拯予為訣
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此生之間既已能
通於性命憂患之至空其不果於心胸自子云進
善人空來子能自建子又何惡惟其師反之益乎
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先
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煒若星
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
而世人歲之庶可無於歷失子於衆人最愛子文
寓辭千里俯此一搏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韓琦

某啟。學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作
誌文讀之。思其人。悲明不能勝。觀所載事。又有與
聞。殊不相合者。大以爲疑。及閱尹氏姪子辨列
則皆某之疑者。於是釋然。無所恨。而喜尹氏有人
矣。甚善某。憶公前寄道師魯將止時。公亟往而謂
曰。師魯平生節行。當請歐陽永叔與相知者爲文
字。垂于不朽。師魯舉手叩頭曰。盡矣。某復何言。某
又嘗接師魯言。以爲天下相知之波者。無如之翰。
則於紀述之際。空如何哉。今所撰書。若不先由之
翰。則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善之則
行狀與墓銘二文。相及不獨惑于今世。且惑後世。
是豈公許死者之意。果可不朽。邪之翰。果盡相知
之誠。不負良友邪。嗚呼。師魯有經濟之才。生不得
盡所蘊。詢非其罪而死。又爲平生相知者所誣。以
惡書之。是必不瞑于地下矣。實善人之垂不幸也。
且前賢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爲之者。不徒詳其家
世事。遂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況無
假于掩而反誣之乎。夫生則責友。以直。死則知
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爲。豈之翰之心哉。但

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今世
後世之惑。使師魯不瞑于地下。爲交友者不得無
遺。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願公不以千
里之遠。遂以行狀附運。使詳尹姪之說。悉刊其誤。
然後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
之光顯。垂于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
下志義之人。皆有所勸。公之名德。益重于世矣。幸
甚。幸甚。

論尹師魯墓誌

歐陽修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
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
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
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
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
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
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抵著一句道了既述
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
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
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
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
既自兵興便在陝西元渡知而事未及施爲而元
吳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
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
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備舉故
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
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
窆建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
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扶情

論告以既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
世知有如此人以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
窮所以洩痛死者而切實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反
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淺子般卒是
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
也不必號天呼屈然後爲師魯得寃也故於其銘
文但云歲之改周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衆世
無可告語但流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
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意也而
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
非罪益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
法況是警人所告故不必區區而辨也今止直言
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狗議者添之
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餘肇及有大
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
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
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
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
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善論兵論兵備者未嘗言
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

矣孔子言回也好學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
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
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
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
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屢卷疾讀
五行俱下使晚人凌處因謂此者有知必受此文
所以慰吾止友爾宜恤小子輩哉

乞與尹構一官狀

歐陽修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
論為當世所稱志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掌翰廷
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非衆黨以論說仲淹
事遂坐貶然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
西顧之憂思得封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
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此一特之人最
為宣力而羣邪醜正誣構百端幸陪辜辜流寬以
充嚮帝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冤枉特賜清雪俾復
官資足以感動率心勤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
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
俾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特來給享大禮在近羣
臣皆得委蔭子孫伏望聖慈錄洙遺忠憫洙不幸
特賜其子一官庶當寸祿以免饑寒則天地之仁
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納苟有所見不
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許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辨果於有為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于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子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習祖諱諒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文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產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尚城河陽二縣會署五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源係兵救之君遺懷歎寄曰賦舉其國而求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輩貴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空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此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生

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 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許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致學士富公武舉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此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月十三日其子封養君子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湖里其平時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或若子漸者孱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適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有程子中以旌一憤崇矣其知歸立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并序 韓琦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孝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能文通春秋知古今議論根華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踈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遇之師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故處孝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之教薰炙漸漬而至于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爲有司所絀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邪師魯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記益廣所學益流師魯每歎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曆中余與今樞密副使曰公元均奉詔宣撫茂西將釋紳羊澤上書以方略言者數百人余請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仁濟者爲第一然性其所論特奇疑非仁濟言經而知處孝代爲之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尹氏有子矣自是余嘗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才必爲朝廷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止良可哀已師魯諱珠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譴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處孝娶王氏再娶宗氏一男曰煥一女尚幼處孝時從師魯之喪葬于緄氏也其從弟村未告曰伯父以公之知處

孝也嘗屬村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葬矣敢以伯父之言告乃爲銘曰

惟壽惟夭違者一焉愚壽而減賢夭而得嗚呼處孝孰短孰延吾疑禍福不主于天惡兮不折善兮不年天果主邪胡爲而然

尹判官墓誌

范純仁

君姓尹氏諱時廟字嗣復師魯第三子也師魯諱宋師魯其字也以道德文章名垂天下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稱曰師魯自大父以上官諱族系隸魏公表師魯之墓書之詳矣慶曆七年先君文正公守南陽時予侍行師魯自鄆鄉興疾而來託先公以後事予得省疾于卧內見嬰兒扶床方二三歲眉宇秀爽師魯指謂予曰此吾兒也予始識君而覺其神俊異常又念師魯之積善必謂其遠大不可量也後十二年方見於許昌方十五歲舉止談論已如成人予自謂所期果不妄矣又十六年忽聞君之訃驚嘆自失迺知天理人事之難必而心淚痛大賢之失其後也君以翰林諸公爲名臣之後特恩補太廟齋郎年未應調魏公奏爲相州安陽縣主簿然吏易君少而爲姦君得其情皆按

以法一邑嘗服魏公鎮大名復辟監倉羊場執滿
湖河州觀察判官未行以熙寧八年六月十四日
卒于許昌之長葛縣享年三十有一居天資英爽
讀書一覽輒不忘未冠已與老成長者游爲文章
下筆即成不加點竄善談論有特擢推古今一坐
皆傾英宗初即位魏公以類命元勳求解機務
上之許魏公未敢堅去君上書於魏公曰功成
身退乃天之道公今眷眷君臣之契不忍訣去而
久持大權讓賊者衆時有謀孽之巧伺隙而進一
旦禍機潛發令名不終則公將噬臍悔何及也魏
公嗟賞之曰真有父風後魏公得請外鎮益用其
言性至孝十歲持母喪哀甚如禮兄者嗟歎爲人
真率不事矯飾於財利爵祿未嘗屑意待人無城
府受朋友規切諫然德從朋友之過亦必忠告人
有厄窮務竭力拯救以是人衆與之游當官論事
直伸其理未嘗少屈相守尚風嚴事有不使他吏
不敢白君曰苟容畏事以違上官之失豈士人之
行耶獨往辯正其事守亦納之更爲薦舉公卿大
夫薦其才者凡十餘人娶李氏子舅氏司農少卿
諱高卿之女生一子熙尚幼其猶子煥亦君之長

以元豐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薨于河南府壽安縣
甘泉鄉龍澗里光營之次而求銘於予爲之銘曰
騏驥爲駒骨相不羣豫章發地勢交青雲嗣復在
幼星眸貝齒爽如秋隼一肅千里未冠能文器落
塵厲大節可觀不屑細故才長命短難違位踴欲
奮而萎壯年就水秀而不實聖人有言積善餘慶
經豈徒云君躬弗芽空在徒見勸辭于石終古其
存

雜見事跡

先是涇州西路巡檢劉港走築川馬秦渭兩路有急發兵相援路由隴城之內回達恐下及事請募熟戶於山外築水洛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都都署斷截以狀聞命港及董士廉董其役今韓琦空無陝西還秦罷四路招討以散知永興軍又言兩城之旁多生戶今奪其地恐城工畢而寇至請罷之戰回極言二城之利不可無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召港士廉令還港士廉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請遂城之洙怒以二人違節制命部者狄青往斬之青執港港士廉于德順軍反周詢還是戰謀乃徒洙愛州洙水記聞

尹師魯聽官均州特院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禮去官詣鄧州以役事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旦道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靈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反與孀歸洛陽洙水記聞

知道者苟未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功驗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詢官過渠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靜以退為樂其人曰此犹有所徐不若道退兩忘師魯頓首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定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急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許之特方懷客書書記未矣在生矣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矣曰師魯遯夫意遂至平理殊可怪也空往見之為致冠而坐見矣來道文正意而笑曰希文猶以生人見得洙死矣與矣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矣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急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生人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向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速退兩忘猶存於胸中與沈存中筆說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特修伯長首為之倡尹洙師魯次第繼其後歐陽文忠公姜工偶儂之文及官

河南始得師魯乃出轉退之文學之蓋公於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爲古文則若師魯後化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其後師魯尤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頌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字抑歐陽公自爲之也歐陽公証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石法且謂人曰在孔子六經中唯春秋可當則歐陽公於師魯不薄矣業軍間改修 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然洙才下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固見錄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當守而都謝立耳洙何恨於洙手甫覆伏其識量之翰又言尹洙自謂平生好善之心過於嫉惡之翰以謂信然由是韓魏公曰希文字勤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以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事更不當顧身公雖更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爲恆負魏公別錄

范文正公嘗爲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師魯見明日以示尹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謂符運使爲都刺史知州馬太守誠烏脫俗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此正起俗儒爭論也希文撫己曰賴以示子不然吾幾失之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爲世所責尹師魯讀之曰此傳奇體也畢仲詢視所無問語

尹師魯謫官過大梁與一老衲語師魯曰以退靜
為樂衲曰孰若退靜兩忘師魯頓首若有兩得及移
鄆州時范文正守南陽師魯手書與文正別文正
馳至荆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少雨而化文正笑
之甚哀師魯急舉首曰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
猶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何文正不慮此
又問後事曰此在公耳乃揮筆文復逝取頃又舉
手謂文正曰亦無鬼亦無惡怖言訖長逝沈存中
曰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然尚未脫有無之見
何也得非退靜兩忘尚存胸中乎獨無馮子揚次
公曰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諺云冷藥在
一小說名點記內一條云尹師魯性高而偏中洛
中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游山須是帶得
胡餅爐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游山貴真率豈有
此理諸公奉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
駭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燔見前輩
云一時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扼吭無是理也
著然記者亦不當書此因釋清波雜志

校正尹師魯文集序

崔 說

昔者夫子立教洙泗之間瞻天下之英賢道一而
已成列四科豈有所差別而然歟蓋皆不失其本
心而已心者仁是也仁者天德是也是故雍之不
私己獲之則普物即事以體道也澤人以立我也
修文以限止也不然流於朴且乖術而設曾是以
為道乎統考觀於宋得尹師魯之文所尚節義所
長論兵明出事先任而無黨遺構不怒處終而精
故詞簡而切旨不繁故言不瑣其所不能其亦孔
氏之政乎當宋代談經作傳搆詞中政者莫當百
家然自三四儒之外許魯聲謂彌近理而大亂真
從於程氏者尹彥明稱庶幾馬行一手敬言執手
經道行乎富貴惡難噫何尹氏之多賢歟

余嘗讀歐陽氏誌尹河南先生之墓曰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又自疏云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若是乎文之貴簡而能爲簡者匪易言哉一日從北海孫公所得河南先生文集抄本受而卒業焉其文朴直繁嚴果有富于簡即碑銘書疏或詳至數千百言之多皆精于理核于事而無餘詞無溢氣雖詳而仍不害其爲簡也原春秋之所以能簡者孔子上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天子列國君臣行事本末與夫內外盛衰治亂得失之故靡不條貫洞達故權衡審是非明一字褒貶義無不該然則非大哉博學之孔子不能爲春秋之簡非博聞強記通知今古之師魯亦不能爲師魯之簡非博極學古集古千卷藏書萬卷之歐陽氏亦不能爲歐陽氏之簡而能以簡而有法一句遂盡師魯之爲文也此簡之所以有足貴而能爲簡者之匪易言歟攷之韓忠獻云天聖初公獨與穆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范文正亦云師魯流于春秋辭約而

理精得歐陽氏叔從而振之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尤延之亦云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師魯則又非獨歐陽氏之說也由是言之文之學爲古者必能爲簡而能爲簡者方可以語古嗚呼今天下之爲文而有志學古者其亦可以知所尚也已

師魯爲古文在歐公前而尹師魯者又有穆修鄭
條柳開筆柳鄭余未及見其文穆余軍集則代州
馮秋水方伯順治間刻于金陵文殊摘詩尤者甚
不知何以得大名也此集二十四卷詩一卷餘皆
雜文蓋北宋人文章之塵傳于今者猶見其全如
此集者是可寶也惜寫字多魚豕之謬安得別本
筆對之姑按正其可知者餘則闕疑不敢妄有竄
改康熙十九年庚申九月新城王士禛書

湘山野錄錢忠公鎮洛創一驛館命僚屬各作一
文謝希淡與歐公皆五百許字惟師魯止三百八
十字語簡事備誠公魏展今改集中不載此記豈
闕佚已多邪幸酉夏六月阮亭又識於周子監東
廂

宋宗室希弁續吳氏讀書志云志稱尹師魯集二
十卷希弁所藏二十七卷洙傳中所載亦同嘗攷
邵氏聞見錄云錢惟演守而都起雙桂樓建臨園
驛亭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
曰某止用五百字文成永叔厭其簡古自此始學
爲古文二記皆不載于集中今此集二十七卷與
趙氏志同二十六七兩卷則五代春秋而附錄一

卷則本傳及韓忠獻所撰墓表祭文歐文忠公墓
誌及論尹師魯墓誌乞與其子構一言狀并雜見
事跡七八條阮亭壬戌冬初再記

